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高鳳翰撰

南阜山人數文存稿

(清)徐 炯撰

使滇日記 使滇雜記

鳳山齋藏書印 精裝叢書

1262.49/1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

南阜山人數文存稿

(清)高鳳翰

使滇日記 使滇雜記

(清)徐桐

上海古籍出版社



937237



封面題字

謝國楨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

南阜山人數文存稿

使滇日記 使滇雜記

〔清〕高鳳翰等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大統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2.25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1— 8400

統一書號：10186·391 定價：1.30 元

##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序

我感覺到，發現好書，也和發掘地下文物一樣。發掘古物，必須有考古家用科學方法有步驟地、精細的探測。尋訪好書，也必須有精於版本目錄學、熟於學術常識和社會背景的明眼人，才能搜輯到有用的好書。因為「胸有成竹」，才能挑選出好竹；如果胸無成竹，茫無所知，就是有好書擺在面前，也會「如入寶山，空手而回」。我本來是學問淺陋、知識貧乏的一個人，二十多歲開始，簪筆傭書，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追隨於傅藏園（增湘）老人和徐森玉、鄭振鐸以及趙萬里諸先生之後，游於藝苑之林。從圖書館和私人藏書家及書店中，遇見難得而珍貴的書籍，就作為教材，向他們請教。他們總是熱心誠懇，「耳提面命」，隨時教導於我。我就把他們所說的話記下來，久而久之，對於書籍的好壞，版本時代的先後，也略知一二。可惜的是，我家本寒素，爲了奔走衣食，養老哺幼，不得不省吃儉用。偶而獲得一點稿費，得以絡續購到一些零星的書籍。至於善本書籍，佳槧名鈔，我自然是買不起的，只能拾些人棄我取、零篇斷縑的東西。好比買瓜，人家得到的都是些甘瓜珍品，我不過是撿些瓜蒂而已。所以我起的書齋之名，以前由工資和稿費所人買書，叫「傭書堂」，後來干脆就叫「瓜蒂庵」，名副其實而已。

我素來喜歡研究明清史和兩漢史乘，尤其嗜好明清時代的野史筆記，和漢魏以來金石磚瓦碑刻。因之我搜輯的資料，就從這方面着手。解放以前，我已經搜輯了多種，因為奔走南北，謀求衣食，以之易米，多半失去。解放以來承黨和政府培養教育，得以專心致力於教學和科研工作，工資和稿費所入，都拿來購碑帖書物，積累漸多。十年浩劫時期，幸未損毀。到了「四凶」翦除，撥亂反正，建設「四化」，承黨的關懷，派我到大江南北採訪書籍，作為科研參考的資料，所見的較多了，其中也發現了人們所不注意的所謂「斷爛朝報」，我就收了進來，因之「盈架累屋，儼然成聚」了。將來擬編成一本《瓜蒂庵藏明清野史筆記書目》及《漢魏以來碑石碑刻簿錄》。

人貴自知。我的目錄版本之學，是很不高明的，又喜歡自誇，每得到一種自以為銘心之品，就請我的好友趙萬里、向達諸同志來替我審查和鑑別。如我所藏內閣大庫中的南宋刻袖珍本《宋名臣言行錄》、清雍正間刻本陳夢雷《松鶴山房詩集》，趙君說：「這些書都應歸諸公家，不得為私人所有」。我就馬上轉讓給國家圖書館了。又如日本刻本的《大唐西域記》、知服齋刻本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等書，因為向覺明兄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故使物歸其所。同時他們也提供給我不少的資料，尤其是路工同志餽讓我明崇禎間刻本《玉塵新談四種》是當代的孤本，清宋起鳳著《稗說》是講北京明代內廷掌故的稿本，故友蕭菊君（璠）先生贈送我清潘耒著《救狂

《砭語》，談廣州長壽寺主持釋大汕爲清初三藩私自與越南交通貿易之事，爲潘耒《遂初堂集》未收，極爲罕見，故友陳乃乾先生題贈的清程穆衡《燕程日記》爲僅存的抄本，知友黃永年同志送給我桐西漫士《聽雨閒談》，記北京掌故及工藝美術，皆成爲瓜蒂庵中敝帚自珍之物。偶與知友呂貞白、包敬第同志談及寒齋所藏野史稗乘以及詩文集等書，亦頗有同好之感，乃就笥中所藏，選出十種，定爲《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承上海古籍出版社允爲影印，公諸同好，並請加以批評。倘荷不棄，仍將嗣出續刊，使先哲遺澤，不致湮沒於世云。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日，安陽謝國楨識於北京團結湖畔之瓜蒂庵。

南阜山人數文存稿





南阜山人數文存稿

序卷一

南阜山人小刻江干集序

山人四十年中所為詩合之共勒部四少時株守荒  
邛適意林莽嬉弄弋釣時雜童頑曰繫擊林集三十  
以後游歷海廣則山川友朋風雨聚散為多曰海集  
丁未之冬濫竽保舉戊申如京師所有車馬跋涉餐  
吐胃臆之言曰岫雲集雖所得不滿百篇而為生平  
出處之介不可不獨存之過江以來十年牛馬寄意



之端是不一致而總名之曰江干集其一切憂豫悲  
喜慰快之境皆在焉則今之所刻是矣家六安君與  
余相遇有別腸丁巳戊午間患難流離周旋百至而  
所為謀及寂寞身後之名者此刻其一也書來徵全  
稿甚力時稿已他有所屬急切不能便得就其所畱  
客囊者得此部粗為刪雜述其梗槩寄之嘻南阜之  
所留於人世者如是已耶山人病痿後左手自書序

味菊集序

山南張翁稚松者余城里中表兄弟也齒長於余三十有三年余嚴事之意自童子時即嘗受讀其詩古文詞蓋先生壯歲以後作也中間南北別去忽、輒二十年丙申春先生自燕中以倦遊還里復出近歲所作百餘篇相示伏讀之次追憶昔境覺其曩然不同者凡數端先生昔時之文鍾煉光恠半出造作讀之令人目眩心駭而於義理識解其能增益而饑飽人者不今若也昔之文能奇能肆能雄偉英俊倜儻

瑰璋而不羣而不能為閒情冷致一唱三歎之遺音  
則其味之淺深厚薄又與今殊也蓋先生昔時之文  
雄於才而今進於道昔時之文藝於史而今本於經  
昔之所以為文者鏤心劃腎而今則風生水動汨  
自然而流出也擬之人事則昔為報仇斂容目光攝  
人而今則高冠大佩橫詩書而說三代昔為垓下鉅  
鹿之戰而今則輕裘緩帶羊叔子之所以追武鄉也  
嗚呼文章至是為老境為實地為羽翼經傳有用之  
物而不同於風雲月露詞人流玩之作今之人不敢

望其能為其或能見此者亦少矣宜先生自叙之悲而欲以他日之魂冥、相應於異世之士也然又安知今之世之必無其人耶吾願先生歸於荒山靜坐時自檢生平所作斷自某年留藁某年焚弃其焚其留以道為秉干不為多一不為少苟不合道文詞雖工可祛也誠準此義勒成一書付託所屬不必親戚子姓惟能傳吾文者是與而更平其心易其氣痛洗從前少年光燄使此心與道合文與心應卓然為後世可傳者一二事則雖今之日不能以爵位烜赫與

當代鉅公爭旦夕之名千載而下其必有得於蛛絲  
蟬腹之餘摩挲歛歛為之表章而不能沒者已

嬾翁詩序

木有樗人馱有大瓠人有南郭子綦是三者皆世俗所謂無用而古至人用之以學道者其在今日則吾友嬾翁其人也翁生平有不可解者四燕領席頭雙目電射望之類武人而甚嫻於文博聞多識上下三千年間媿如說村中事而人未嘗見其讀書性喜默坐每家居則閉戶掃榻晏寢終日或經旬月不出而不為禪觀无想楞然木然而已行年七十不知世間有喜怒恨事而心如冰鑑玉壺洞徹萬類則又非頑鈍木

石也夫人而屏嗜慾絕營逐返聰明於混沌以文章  
為遊戲淡焉若忘嗒焉似喪非古至人之學道者其  
孰能之嬾翁之嬾庶幾乎莊生之旨與翁既以嬾自  
號宜其無往不嬾者顧獨不嬾於詩風晨月夕驅背  
枕前每有會意輒開口為五七言句然不喜脫藁其  
友朋甥侄輩率時時從旁記錄之久之成集且累累  
數千言而翁猶不自知其有詩也由此言之則是詩  
亦嬾也余與翁為中表於齒序為昆季行而其為友  
也則相善以詩故其詩余序之余得而友之若其嬾



則余固不可得而友也

嬾翁余故人張君峯山也以鄉曲親串為文字交  
往還近二十年此中關會頗深是序之作於一飯  
頃了之有識翁者呼之或出矣自記

春草堂詩自叙

詩必有叙叙必當世知名且顯貴有力者序之言大畧同非人人李則人人杜高岑王孟且賤若輿隸廝卒卑卑不屑意顧不必其有當於詩余之學詩也於今且十餘年意自九歲受書即從先君子竊聲律時以意為小詞詠之頗自喜每就草藏衣帶間未嘗敢以示人歲丁丑春先君子以公車走都門余已生十四年差長知人事因得假以書笥管鑰於是乃大搜所藏書得唐人讀<sup>集</sup>之雖意未了了然自是頗知體制

矣是年秋余從先君子以薄宦遊般陽般陽固名勝地又去新城王司寇不遠以故其鄉人往往能詩一時名士如李希梅克臣高梓岩之驛張殿傳元劉世琦肇昌皆卓犖有才氣而余以世好故得從之遊風晨月夕尊酒論文酬唱既多頗難自揜蓋先君子亦知小子弄筆饒舌矣雖復時有指授然恆禁不許作慮荒舉子業也余學詩從唐人入顧性獨不甚深好見放翁詩遂一讀不去手此十餘年來大約與劔南一脉精神相跌宕耳己酉丙戌間余友人高密李思

伯若皋來讀書於余家春草堂長夏無事因教余讀  
長吉青藤兩集漫大好之如曩者得放翁時也思伯  
亦能詩其勝余當數十倍風雨連牀切劇最久而余  
師霞裳先生亦於是時結詩社相與磨礱成就之嗚  
呼束髮讀書半生辛苦師友得力之處余安忍沒哉  
今詩之刻也從石村弟訂吾鄉王秀才無竟詩以工  
便付剞劂者也鐫成之日投我姜囊高秋風起掛帆  
歸來山園十畝茅屋一區出我新詩則山僧溪友野  
老村童杯酒歡賞如街頭鼓如田間歌烘然共笑而

余亦用以自樂非敢問世人也嗟乎嗟乎余生而因  
陋僻處窮鄉中故於當世學士大夫少結納而二三  
知己又復零落天涯無從索其序余詩者余自序之  
如此亦期其有當焉而已

梓岩遺詩序

梓岩幽憂侘傺人也生平足不越里閭年不踰四十而風波所歷羊腸虎口幾至百變既已困頓顛躓矣而又窮年藥裹善病多愁負志不酬而卒牢落以死讀槐安客傳其志有足悲者梓岩家淄川往者先君子以廣文遊其鄉與其家司寇公有通譜之雅余因得交梓岩梓岩與余為長者行而相洽以友友以性命所期許類皆古人事而相娛以文每梓岩至必出賞其袖中詩余方執藁就晚梓岩輒從旁抵足引手

嗚嗚作楚囚聲相視大笑已而泣下欷歔不自止今  
讀其詩八九皆道其傷心事是固有宜然者余聞梓  
岩家居多惡趣其尋常開口伸眉如是等時才問一  
有耳而其悽愴寥落緣感善悲又復如此梓岩梓岩  
人非金石奈之何其不愁且病以死耶梓岩既死其  
家益狼狽不可支余時已還膠州不得數通聞聞其  
後八年余以博士弟子應鄉舉走濟南道乃始一過  
其里而哭其柩因從其家乞其遺藁若干紙以歸歸  
而謀所以編次訂校而傳之者於今又十餘年而未

937237

果嗟乎余豈一日忘吾梓岩者顧以余時所就方與  
梓岩等窮途落魄不克自振又誰復能出其餘光刺  
鏃為吾忘友輕重哉余方有所遲以待其後而其家  
書來索稿甚力不得已粗訂之計得五七言詩二十  
有五古詩六傳一序一小賦一雜著附之共一卷略  
為點定芟雜藏之篋中而以原本歸其家嗚呼是乃  
余之所以報吾梓岩也耶



間齋詩序

德州古燕趙之衝也於今又近京師其俗矜飾尚氣  
舞智任術固由積習使然哉其風亦日變矣州之人  
趙間齋余友也間齋故貴胄子又生處其鄉宜其有  
不免者而間齋顧孤騫落穆枵然木然於塵垢之外  
亦可謂能自洒脫者矣尋常家居落落無所可其意  
性喜讀書而病羸厚所負而無以展其用處無用之  
日而又不得大肆其力於古其磊落激昂之氣鬱無  
所發則時一見之詩用以導鬱宣滯澆壘塊而破岑

寂几以適其閒而已以故間齋之詩能用詩而不為  
詩用無穴几斷髯之艱無嘔心吐血之苦而情與物  
會興由感生悠然得之心而矢之口偶一拈之風  
乎有餘韻也哉世之為詩者糾法律研聲調一有不  
愜如負譴訶終歲斃不得休以視間齋之詩毋亦  
太促迫乎哉雖然間齋之詩與此較上拙或有不逮  
要其間為不可及也而又得於紛々微逐之鄉尤難  
哉

長山王原長遺文序

長山王君原長者邑之落穆諸生也性淡泊嗜古好德而能文然以其情深善感又所值落魄鬱鬱多傷心事以故負才早逝溘然僅中壽可悲也余不識原長而交於其弟歷長歷長以弟畜余間於情愜意洽鐙炮酒闌之會時一談說家事每及原長則泣然欲泣余亦為拭袖不樂者久之嗚呼觀歷長於兄弟之間可以知原長矣原長為人狀癯竦長鬚冉髭數百莖指爪修潔如野鶴性喜搵琴不常作遇有會意或

傷心時輒一弄撫絃窅然神與俱淡噫方今淫蛙塞  
滿世界而原長獨抗心希音嶢然托意於古人則其  
不合時宜之槩亦畧可想矣今讀其遺文數則幽雋  
疎逸遙想遠慨多感慨嘆悽惋之音此固其性然哉然  
亦以遭時不偶無所發其牢愁鬱結而一托於文卒  
以幽憂致疾不能保其和以永其年也是其文亦有  
足悲者原長既費志以致而其弟復以同調齟齬見  
棄人世不能為抗滑脂膏之習弋取富貴出而求當  
世之顯人鉅筆為遺文重後日抱殘編於荒村敗屋

中護雨露而讐蟬蠹亦付之吐舌奈何而已今者昇  
其文而屬之余而余之叩藏齟齬又兩君儔也嗚呼  
生無所適其意死無所借以傳其文身既荒落抱恨  
地下數十年而始得一人之讀其文而哀其志者又  
余也是皆可悲也已

連理山人關河集序為徐中丞代作

向者山人有寄詩余既倚聲和之更三月餘山人書  
來復有關河集雕本之寄且問盲人道也余方發書  
卧几展詩欲讀而吳興通家同學沈固廬兄以事至  
話次及之則輒然向余而笑曰嘻事有甚奇鮮有甚  
難余與方公固嘗有象外之游相遇於關河之間矣  
丙辰中夏月望後先方公招我高樓橫天樹石蕭瑟  
以森爽烟雲突兀而纏綿觀畫壁之雄奇驚風濤之  
騰掀謂斯樓百景之咸備獨溪流峭瀑之缺然畫天

風與海濤聊以補造化之未全投余書以撮襟賦祝  
融之鴻篇蓋形骸之不事實神明以周旋儼莊周之  
蝴蝶相、遽、者蓋不知物化之幾遷與余聞之而  
笑未之奇也其明日冗襍少撥將為卒業讀至第四  
卷則居然有六月望日別天風海濤亭之作印之固  
廬夢境所見並其年歲月日無纖毫爽斯則奇矣真  
耶幻耶靈怪所至其殆有吟魂詩魄相動以天不可  
思議若故留為今日關河一序之因緣而作之合者  
也今觀其詩其景物崢嶸倚天拔地河聲岳氣之雄

偉則錢塘之潮滄海之日也其諷詠瀏灠儻菁蔥  
則馮夷之鼓龍女之簫天吳之閃爍珊瑚木難之壘  
燦焜耀鉢心劇目而詭譎者也其檢校軍馬諸什則  
博望之槎窮尾閭而探星宿其哭母鼎湖諸篇則嘯  
可崩山吼欲裂地九天雲垂而四海水立者矣至若  
丙辰以後之作幽憂詫傑則又成連之琴刺船人去  
荒島獨留海水汨沒鳥獸悲號精搖魄動先生其殆  
將移我情乎天風海濤之夢不且為山人之詩之全  
部鼓吹哉獨是固廬與山人面未嘗經情於何有此



夢之作不得之余而得之固廬奇矣且固廬不於他  
時至而與詩俱至而詩之至也亦然則又奇之奇者  
矣竊謂造化顛倒之夢山人離奇之詩皆於此有觀  
止之歎焉既為是說以序山人詩而並以告我固廬  
固廬倘其以余言為然乎哉

蟬餘集序

鳳有毛麟有角天下之至貴也而麟鳳常自棄而不  
知方其附於膺圻於額爬梳抑搔其脫而落之也若  
振槁然唯古偉人其自視其語言文字亦若是已矣  
然且有傳流於世稱道不絕往亡歎歎唏噓感嘆不  
能已者蓋必有人焉從其後而掇拾之故不墜耳此  
固其精英所鍾造物之愛護使然哉無亦異代好古  
者之幸歟文登徐兩峯先生崛起海上天下士不可  
以方域求千載人不可以時代論余自己酉與先生

相識於安慶至今且餘年<sup>十</sup>以世法始以道義終比來  
吳門下榻藩署所論愈深兩期愈遠間從談次時聞  
公自誦其一二遺詩皆肺腑性情語不可刊固不當  
求之聲律擬議間者因為請其全稿則先生笑謝以  
為不足存遲久復請已而且數日請不自厭幾如惡  
客索金泥人不已先生亦固却不可得始發其鹿則  
已紙爛如粉鼠穢成堆其幸存者才十二三耳先生  
笑指顧余而言曰嘻<sup>二</sup>者何以此煩瑣為哉用是  
補綴零落凡三易稿乃就緒其有磨滅不可辨者輒

以意完之凡若干卷一番先生一自挾歸時予年五  
十八先生亦年五十七而予尤以病廢不自支自此  
東歸且未審再奉何時千秋之託設非及此而亟圖  
之則鼓舞無人先生保無且因循而長置矣予噫百  
世而下其有得於此於蛛絲蠹腹之餘者又將以予  
與先生為何如也

蟬餘集序 代沈作

詩之始烏有也烏有而何以有有以性情也其終也亦烏有也有矣而何以烏有無亦以性情也是故

詩者性情之事也綜自有詩以來括天下古今之詩

凡三變其始本性情以為詩詩之自然者也其繼也

樹見童婦女之所能人道者也

以文言寫性情性情其經詩則其緯也文人學士之

詩朝廷郊廟之作制交遊百事之賦答報贈也文王清

廟東山七月之遺也舍此而言詩無詩也無性情也

聲律以為工組織以為麗三唐濫觴之餘皮已亡而

國風諸什卷第

毛將安附則眼中諸公滔滔滾滾是也之詩不知其為何詩也是故詩之為類凡三變而峯先生之自道其詩也謂吾他日未嘗學詩其有詩也成名以後之所率然而作矢口而嘩未嘗按之古人者也非童而習弗入也非癖而嗜弗深也非業而高居弗崇也且弗久也垂髮授書埋頭割舉嚶々伊々幾十幾年而博一第且弗工也詩之不工理有固然者也可自信也是一說也然也而不盡然也文者文也非文弗文也詩者性情也性情無待於文者也是故詩與文二而一

一而仍二者也未可同日語也公有性情為忠為孝  
凜如藹如也厚而正也其於富貴浮雲流水也澹以  
泊瀟以灑也其交於人肫然而惇慈祥而嚴毅也其深  
於情則又纏綿愷惻陶靖節之閒情宋廣平之梅花  
鋼心鉄骨不廢柔腸者也鍾而為情情無弗深激而  
為音音無弗正也性無盡情無盡詩亦與之無盡也  
是則公之詩也性也情也詩也吾將遊乎廣漠之野  
無何有之鄉也





徐大中丞壽詩小叙

壽必有詩詩必為祈年祈福之辭如祝如巫令人意  
穢此正興化李國宋大卹所謂壽詩壽言燒之可亦  
揚州天者也故作壽詩最足萎人氣骨蕪筆墨而傷  
性情比古來真詩人所以嚴戒壽詩而亦雅不樂以  
無味之詩強進而壽已也雖然世有鉅公偉然當代  
品業文章與古為徒於此有詩刊落浮華別據真意  
傾吐肝膈揚扝雅頌播之流傳為佳話遺之掌故為  
典則則申生嶽降千載須眉俱見矣壽詩云乎哉

明文小題尊聞錄序

余少而村居書舍築南山下山之去舍不三里齋課  
時倦則凭几而游跋足而眺山之樹石無不可歷；  
見其峰巒巖岫無不可領而數也亦或歲時從游提  
我長老披萊涉麓振策凌巔窮幽邃御混茫緣紆迴  
仰巖崒玲；瓏；玉；渾；雕繪萬狀凡四時之變  
化而呈露者亦無不飽飲沉酣駁；乎游息其中而  
不自覺矣行年三十游歷四方向之所欣倏忽陳迹  
然亦有時觸景流連慨慕遠想情深不禁試一追溯

某山某木某樹某石非不陸離滿眼紫翠盈前也而  
變化呈露之妙則已不啻縛風影而捕奔亡於無何  
有之鄉矣憑臆不足而索之人則或有能舉言不能  
舉：或有盡有不盡即舉且盡矣而人方以口擬形  
我復以耳授目依微影響終不若吾凭几跂足之時  
所相與親接而得之者之為面目真切也嗟夫少勤  
搜索老善遺忘事有殊軌而情同一轍者維余之於  
文字亦若是已矣予起家儒素百無所饒獨饒制義  
時髦先輩溢筴盈箱而前明小題尤所篤嗜總余髫

童以後以至成名十餘年來唇鈔膏誦無慮萬千把  
其文境其為幽邃混茫紆迴巖嶸玲瓏渾亞種：呈  
露變化爭奇眇向者凭几跂足之所見其靈怪有不  
啻十倍過者執掌至今不且為無是公哉辛酉春硯  
岡張子忽手曼編來乞余序投几發冊入手輒然故  
人依：爭相把臂目光才落心血已迎叩之冥：響  
若互答其殆與吾少時山中之樂優游盤桓所謂歷  
歷而頷可數者有不啻游予歸故鄉耳雖然少之所  
歷雜糅百端惡塊醜株時溷陵阜譬之市釜之臞越

宿而敗尾。出之音響終而寂。則又近科詭。遇之文偽。奇偽古。承突自雄而亡。其本心者。向者之予童而鮮。擇亦未嘗不汶然同嚼也。乃由今以思。有蹴蹋畚擲。恐去不遠耳。豈復堪措入胸臆間耶。張子勉乎哉。張子今者為山中人。標奇領異。方思與四方之士。日夕同酣而未忍與山頃刻別也。聞余言得毋適亡然其河漢乎。他日張子境異事殊。必有許余言為不真者。則張子亦將有津梁之感矣。張子勉乎哉。

試牘培風序為徐大中丞擬稿

善乎莊生之言大鵬之從海運而吞南溟也曰搏扶  
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曰風之積也不  
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曰而後乃今培風培風者其  
蓄也有原其發也無垠其鼓大翼而摩蒼天也以九  
萬里為上下者也積之至培之義也善乎莊生之言  
大鵬也余少習童子業嗜帖嗶耽帖括長而繹之其  
味益長其嗜益深其耽益力也培之漸也年二十八  
舉孝廉又二年成進士足爾於省門髀消於公車漸

歷宦途僕，燕市其嗜不輟其為味也引之而彌永也培之方壯者然也此培之已者也雖不能至不敢不培者其願力常無窮也既而一麾出守培於皖江則與郡邑諸生刮磨者五六年方培之深而遷吳臬則又相與培於吳培未及半而去之漳培而未盡心慊者也今以特簡來視蘓藩覽風未竟旋膺撫命投舊旅張新軍則培之願益宏而其為力亦愈厚也其傳檄也羅而致之者培之具也其閱文也集衆長會僉議教易而不厭詳者培之審也嚴等等第核

名寔一藝而常數十往復銖兩偶幸即用為憾者培  
之慎也白頭握筆霜髯自領鷄憲燈火襟於簿書老  
夫呶唔如少時者油然而喜則培之勤畢然而望則  
培之遠也綜今昔會窮達同甘苦合人已前與後數  
十年南與北數千里統而一之寤寐惓惓而不能以  
暫忘者培之終始其大較有如此也於戲余以東海  
下士濫邀主知寄封疆肩巨任敷政竭蹶朝不遑夕  
而猶悻悻之與我二三人時相周旋於丹黃鉛  
槧之間者非曰故習不除以寄玩好寔以言為心聲



心為治本人心風俗皆出其中培厥風即以培厥治也培之重大而求其本者也培風之文輯而刺之而廣為流布者欲以培之此者風四方也培之無已之心與培之不量之志者也維此人士及諸四方尚其培之又培津：不已則且有干青雲而直上者海蓮之從南溟也六月息也搏扶搖而上也善乎莊生之言大鵬也

惟酒是務圖序

酒非易務者也與造物為徒者務以天與性情為會者務以人以俯仰為懷慨慕為興者務以古降而角藝為歡拈吟為趣學士自矜用鄙俗飲而蝸殼蚶窠寔同世界則務酒而小焉者也晉陶元亮冲穆淡泊神與酒寄野老可引籬花可對隣有招而忘入室無人而勸影時一採菊悠然見山率我孤往無非酒興此飲而天者也務之上也謝高士揮杯邀月滌山翁意不在酒步兵沉冥伯倫悠忽此皆於糟粕之外別

有會心醉醒之微不闕杯筯則飲之中聖飲而務以  
人者務之次也又如漢書濁酒悲詫浮白明月飛鳥  
慷慨橫槊或自瀉其熱腸亦時據其雄抱突兀銜杯  
舉然望遠昂巖而神與古游者此又飲有別腸可謂  
務酒而個儻者也嗚呼自天地有酒以來吾不知其  
哺糟啜醢滔匕滾二而去者凡幾十百萬輩而其務  
酒而飲匕而可以酒名者數公之外更復幾人然則  
酒豈尋常肺腑微逐歡呼携榼操瓢酌酤而泥萎者  
所可語於酒之務耶海陵田君輪長者老詩家也宿

擅飲名因拈取伯倫酒頌語自寫別照其意見詎不  
超然遠哉吾聞其少時鯨吞一吸可盡數石與為飲  
儔者皆辟易避之今其鋒且少挫後起飲輩或輕不  
為憚而君亦復唾壺時撞奮歌老驥意若有不釋然  
者余請為君更進一解曰果務酒是正不在飲也君  
獨不見坡公乎坡公豪宕而飲量不過三蕉葉是天  
下之至不能飲者無如公也然其言有曰余性不能  
飲而喜人飲見人飲酒自為之酣適倘所謂務酒以  
天者非耶又其詩有曰春風入髓散無聲為酒言也

寫酒之深微入性情恐糟邱蠢漢不能會此妙理也  
赤壁之遊舉酒屬客放歌抗懷杳然千古即二客之  
飲且不啻為公作酒腸貯飲之地酒固與二客無與  
也又其山中松醪賦携仙招隱一往淋漓其二豪侍  
側螺螺螟蛉之語是皆具有幕天席地吸月吞江之  
槩則極古今之最善飲者又無如公矣由斯言之酒  
之務：以酒務以飲酒之人而不務以量然則吾輸  
長者其真可不必與世俗飲人爭斗石之量而區  
計較於上戶下戶之間而以為務酒之虛具也乎

哭汪孝子詩序

揚州詩人汪君澹人與雅雨公故相善余得公在吳門知汪君名自其所賦七事詩始余亦和有七絕句未相見而澹人沒欲往哭之而草於世俗無因之嫌且病脚亦並不能往心隱而已已又聞其令子綏遠英少能詩有孤鐘破雨出荒寺落葉裊風打客牕之句每聞人傳誦輒心愛之而惡其不祥何大似長衣通肩人語也未幾果病且死數日馬君秋宇過余容舍話其事淚淒然下謂自澹人沒後綏遠啜粥

飲泣以來無時不以眼淚洗面即死之刻猶嚶嚶作  
孺子啼也嗚呼亦可哀也已由前之情欲哭澹人哭  
以詩之可以哭猶可以不哭既草於嫌忍而不哭之  
可也由後之情則所以哭綏遠者以孝且以苦孝純  
孝焉若孝可以不哭是天地間可無父子死生性情  
矣嗚呼天地間亦安有是人哉亦安有是人哉

南阜山人數文存稿

傳卷二

賣菊翁傳

并墓銘

賣菊翁者故辛丑進士嘉魚令霞裳李氏也翁既以弱冠取科第出宰壯縣為朝廷吏其沒也於法當有傳贊銘誌豐碑大碣以表述其生平行事宦跡傳茲後來而翁固賣菊者也老而窮且以死其子孫方且貧乏凋落不自存活又誰復能持重幣壹千里百里登名公鉅卿之門求片語隻字哉翁之生今日而



不獲此以傳也宜矣雖然翁學於佛者也佛之教凡一切世間種種色相無非冥鴻雪爪了無住着傳不傳又奚論焉雖然翁學於佛顧不能忘情於詩之之徒得高子則又其支離門人也結習不除遂留藤葛高子既學翁詩之外不知也獨其事之關於詩者不可以不記於是乎為傳也曰東城之陽墨水之濱有屋一區望之竹樹蒼鬱禪闍佛火清梵琅琅時與詩歌金石之聲响答戶外者趙州庵也李叟賣菊翁居之翁習於禪故庵居所名趙州其師也翁老而貧

無以給則嘗蒔菊賣之以為飲酒資也故復用以為  
號翁生而宿慧七月即能言甫週歲即能了了記事  
嘗為余言當某家起樓時其乳姆抱之往觀至今追  
迴情事如畫彈指已七十餘年樓已三易主矣又往  
者十五六歲為舉子業其封君道乾翁患其不尚獨  
閉一室反扁之讀書之暇即好為禪家觀想法往々  
不學而能一夕結趺注香垂目定去彷彿如躡雲入  
霄漢間以手搦月精吞之清寒徹骨比曉猶覺雲氣  
盪胸冰雪冷々滿牙齒自是文思遂天進既壯尚氣

使酒好任俠擊劍之術棄官後嘗携數千金為萬里  
遊南窮閩粵北盡燕趙所至散金結客以詩自豪酒  
壚茶舍僧寺娼樓意興所之無往不遍顧性既倜儻  
不喜禮法士又雅不樂與貴介遊獨日與其博徒酒  
人縱飲市中醉則脫帽箕踞披髮跳叫以為樂或時  
携酒獨往走荒塹斷塚間澆酒悲歌慷慨自咤已而  
欷歔流涕痛哭而返人莫之測也久之倦遊遂稍々  
歇棄歸々則卜築西城得林塘陂池之勝翁手自誅  
茅縛艸編竹以為居是為麗草亭也環亭左右鑿渠

引水通以徬約雜植芙蓉芙蓉荷楊柳蒹葭之屬每至  
秋風蕭瑟夕暉素月時波澄煙歛萬影涵動澹宕空  
濛不謂人世居也翁日歌嘯其中一瓢一笠洒然自  
適或時一出遊則以小奚奴隨其後雲披霞斃芒鞋  
竹杖而已翁嘗有詩曰小橋着我拖筇屐多少兒童  
作画看翁丰度瀟洒長頸修眉望之如谿松露霍霞  
舉塵外政恐画有不及耳余猶意識翁之初即相遇  
橋上時方新秋翁露頂草履着白袷扶一長藤倚南  
岸上意望々然有所待盖宛然拖筇入画時也余時

才十許歲不知誰何然頗意其非常人下馬趨拜拱  
立橋側翁顧余家老僕曰是何孺子乃知敬我僕前  
具道所以翁領之而去余問僕：邨中人亦亦不知  
其為翁也歸白老父獨心識之其明日老父招客同  
人咸集則翁儼然來堂上擁高座矣酒數行老父乃  
呼童子出跪揖因以手指翁領余而言曰若所遇者  
非此翁乎余敬諾老父大笑坐篋客詢之亦大笑翁呼  
余前置膝上以手撫余額取案上新粟啖之嗚呼風  
景依稀猶然昨日而老父謝世已十餘年今復披淚

泚血為翁作傳放筆長號又不獨為知己之感與友  
生之痛而已閱數歲辛巳余年十九有贈姜器山前  
輩詩翁一日於壁間見之大歎賞既見余姓字則又  
莞然笑曰是曩者橋上孺子也今已能為小言楚楚  
揄人乎翌日翁走一老蒼頭投詩一卷有嬾殘正撥  
灰中芋且喜君來一問津之句余得詩大喜因即日  
馳翁所伏拜床下遂受業是時翁已去麗草亭為趙  
州庵中人久矣翁既老不出遊住庵中之日為最久  
而余與翁平昔往還之跡亦於庵中為多以遊以息

以酒場詩壇詩詠嬉笑直至於今而以哭也此其大  
較矣翁之來趙州庵也詩曰高家日貧其風流文采  
高懷雅況亦日多嘗一日天寒大雪老友二三輩造  
門訪翁時當午春已久而翁猶晏然卧內聞呼聲乃  
瞿然出出則披衣倒屣舉手向客而笑曰公等何來  
亦知李霞裳至今未晨炊乎適遣小婢持數葉書易  
得些少米豆已教家人煮粥作糜以食公等公等毋  
去也翁既揖客就坐坐甫定一小婢輒從籬外呼曰  
糜且就火而竈下無一莖薪奈何翁笑曰易易耳於

是翁徐起步出諸人亦出翁則自往墻間以手拂雪  
搜枯藜拾之復令小婢取樹上斷枝以去且謂曰是  
可作炊炊熟餘火猶堪煖客可以吾家老瓦盆貯出  
之翁狀既癯古指爪瑩然如削玉又從墻間拂雪雪  
光玉映皎然一色不減王夷甫揮麈清談時也諸人  
相顧歎曰觀李叟使人形穢此豈食人間烟火者耶  
已而糜熟具飯諸人復出錢佐酒於是縱談抵暮痛  
飲極歡而罷翁自為詩半菽篇記其事亦名翁留客  
云余既以詩受業與翁遊遂時時往來趙州庵而翁



亦間至余家其論詩絕去依傍獨以鑿空闢境為得  
解嘗曰人具性情各有靈慧奈何食人牙後語咕咕  
作堂下傳話婢子耶以故其詩如飄鷹墊窠不受籠  
絡少年諸作丰骨駿邁激宕自喜而氣勢未充集中  
所載亦絕少中年以後壯遊南北閱歷既多習次自  
拓探竒標異橫恣百出此翁生平最盛之時亦最盛  
之詩也洎乎晚節意氣都消木落江澄漸歸平淡然  
意或不列時成索寞則其精力向衰而翁亦已老矣  
今年甲午翁年七十有七以夏五月十三日示疾然

猶談笑不輟頰日影謂家人曰天殊酷契聞家老  
不解事乃欲于此時強人作客耶語畢大笑又二日  
而翁遂歿嗚呼翁自束髮為詩跌宕詞場六十年所  
得詩訶雜言不下數十百首今粗具藁箴其家其家  
既貧不能刻而平昔交遊如余輩者復無其力後此  
茫茫又烏知其不埋于荒塵斷壁銷亡滅沒于蛛絲  
蠹腹之間也悲夫翁之歿余聞訃即踉蹌往哭方下  
拜時一小鬟從旁過見余則悽然退去意惘惘不勝  
悲余感之益大慟此鬟自六七歲時即侍翁左右不

為肅客見翁詩所為賦雙小婢也往者余每至翁家  
媼輒呼曰胖客來則翁家不問而知為余也嗟乎昔  
訢於堂今哭於寢即此媼且不能不感舊悽愴而余  
又何能以無言耶

墓銘附錄

并小引

先生既沒之五月以歲十月朔三日來塋於其城南  
故阡之趾距余家河邨才數十武耳余既擬拾遺事  
為翁立傳至是復欲以叟叟之言作銘勒誌以蔽諸  
墓既而又以倉卒不克具石而止乃僅為銘言四十

餘字書方寸紙焚而告之嗚呼幽宅既封銘不及擴  
庶幾他日以一片石置之壟上千秋百歲後其有過  
先生之墓而憑吊者或且得斯銘於荒莽斷棘之下  
摩挲徬徨為之欷歔而流涕也銘曰

生也吾親死也吾鄰荒邨北去落日孤墳賦我新詩  
載我旨酒何以哭翁不哭而吟何以求翁斷霞流水

紅樹白雲

先王父誥封公家傳

高志清號還亭少貧不能讀書以子賢誥封奉政大夫福建提學僉事公天性慈祥慷慨好施與多隱德居常語人曰人有財不能濟困乏賑貧弱贍益族黨潤色交遊徒坐擁肥鎚與賣菜傭爭刀錐之利此與乞兒何異以故生平常數致千金皆散去鄰有翁媪傭屋而居者貧且病一夕大風雪填其門自計必死矣比曉而公適至怪其無炊煙也撞戶人則兩人已僵卧雪堆中不能起公棊而甦易以溫室留數日為

治衣具糧糗以歸兩人得無恙又常於除夜有盜入其家公覺之盜皇遽出則故相識也公憮然曰奈何至是若貧耶當告我今為盜盜幾何子不齒人數矣且微我子不幾殆耶其人感愧伏地涕泣陳痛悔狀公呼入具食投資而遣之終身未嘗言其事公既以子貴而往還多布衣交尋常謙謙毫髮不敢有所慢每自邨居入城經里門必下車里中父老見公道有起立者公必俯首荅之其造訪故舊必盡謝騎從僅一小青衣隨其後負杖而已或時與老友三數輩握

手欵曲徒步從市中行市中人有識公者咸嗟嘆曰  
此吾鄉高太公也其子方為大吏乃與若輩遊耶史稱  
萬石君質實誠慤有古人風如公可無愧矣

今上御極二十有三年州大夫舉鄉飲禮邑人交口  
推公公辭不敢當曰諸公縱謬愛奈辱朝廷盛典何  
至期邑人固請公固謝卒不出州大夫造廬禮之公  
所居河邨鄰煙相望百餘家徃徃以公為重公之歿  
里人但跣哭之至今頌遺愛云

先府君廣文公家傳

高曰恭字作肅號梅野別號雪懷居士少負雋才個  
儻有氣節頌卓犖自喜不遇立厓斥與人交和平樂  
易無賢愚少長皆盡歡以故人爭愛之偉軀幹堂堂  
八尺餘修眉廣額豐頤而長髯善談譎時為詼諧激  
宕之詞徃徃巧發微中傾其座人至於遇事可否則  
又鑿亡不少假早歲為諸生與弟雲曙并以能文號  
齊魯齊魯之士日奔走會壇下束幣拱手推為盟主  
而公獨以道義風節相期許時譽漠然無所動及雲  
曙公先公貴成進士入掌綸 治部曹出司文衡奉



簡閩粵公實學劃其事贊助有力焉工詩善書法間  
寫蘭竹以寄意少年詩規摹唐人晚乃出入劍南石  
湖間清遠間放超然有物外想書學大蘓獨能得其  
意思所在故落筆峭健筆拔不墮習氣其論画以立  
品為貴嘗曰讀書人遊心翰墨當取人間清虛高潔  
之物揮洒性情艷艸凡蒼不足辱吾筆也公村居近  
海午未之際島嶼紛然遂入城僦居水寨之司徒坊  
榜其壁曰遊戲少年場原是人中隱者移家城市裏  
仍為閉戶先生其生平才氣揮霍高懷雅量類如此

公以康熙乙卯舉於鄉累上春官不第已乃出就廣  
文得諸城三年以外艱歸服除再補淄川文旌所指  
聲教翕然所與遊能盡得其賢豪名輩一見輒為傾  
倒晨夕過從鼓吹風雅識者有江左人文之歎久之  
厭棄簪組慨然賦遂初歸門人輩相與涕泣留之不  
可得又相與投牒有司留之不可得於是乃相與製  
詩歌詠以送之排惻悽戀累累數千言不能休歸之  
日祖道供帳十許里生徒數百人其邑中自明府以  
下傾城出餞者亦數百人咸從道旁雁鶩行以次舉

觴公性不喜飲以意領之是日晨起束裝及此薄暮始登車諸公皆洒淚別其衙中胥吏至失聲既歸歲時問遺無間或有登堂請起居者詩筒文郵往還不絕以終公之世此可以想見風流矣

先叔父學使公家傳

高曰聰字作謀號雲暘生而穎異甫受書已能目數行下舉止進退如成人不好為嬉戲弄事方十許歲與兄梅野就外塾出入惟謹雖風雨急遽中未嘗先之家居歲時飲食服物有美好輒推兄太夫人油然

一笑鄰媪見者亦太息蓋其生平大節忠義之性見於孝友自為諸兒時已如此弱冠出應童子試學使施愚山先生竒其文目以國士拔之袞狀冠一軍公既為諸生有偉望而讀書刻苦益至嘗於夏月取巨缸置庭內注水其中以篋燈覆文映之尹吾之聲直徹雞唱每冬夜篝火長吟恣捐枕蓐極勦則據敗床斷木以息取其撼動易覺也久之太夫人有憂色謂如是行且憊因微諷曰功名不可旦夕致而人生精力易耗倘以過勞致損設不虞如老人何公惶恐謝

自是每夜深即取卧具覆牕上默誦之不令太夫人  
知也康熙丙午登賢書癸丑成進士以第二甲選中  
書舍人丁巳扈駕溫泉成應制詩十韵上歎賞  
已未馮小金榜稱旨辛酉典試粵東稱得人未幾  
以纂修實錄告成擢刑部員外又遷戶部郎中其指  
揮措置類有經濟不屑沾沾問故事戊辰奉命為  
福建督學使以便道抵家稱觴為二人壽太公飭之  
公跪受教曰此行必不敢負大人言及入閩絕請托  
嚴芑苴甄拔單寒亟亟若不逮每按臨榜發一郡誓

伏歡聲動天地往往有泣下者閱文無問寒暑一如  
曩時讀書法用是積勞成疾日周旋樂裏中得稍稍  
差已已上幸江南督臣王仁岳先生奏為廉明第  
一上首肯之事竣還朝應推京堂以外艱歸不果明  
年太夫人亦卒公既有宿疾又重遘兩大喪柴毀骨  
立日夜泣血苦塊中益委頓不可支及服闋當補官  
叅議公歎曰半生心血嘔盡南中今形骸雖存已不  
堪為世用矣且兩親皆背何以仕進為自此遂杜門  
不出謝賓客掃迹城市十年坐臥一小齋中雖親故

罕識其面人人想丰采烏辛已有例調天下學臣在  
籍者赴南河公聞命即力疾就道鬻田百畝以治  
裝尋以溫旨遣還是年秋上諭諸大臣簡舉賢能  
同時李厚菴光地彭無山鵬兩撫軍交章薦公有日  
月爭光之語公名由是益噪海內方拭目待公謂不  
時且大用而公竟以宿疾不起遂捐館公體貌岸偉  
鬢眉若神聲欬作洪鐘聲目光電碧顧眄煒煒欲射  
人性端凝不苟言笑望之冰襟霜面略無熱顏及接  
談汪汪淡泊雖至交不下一肺腹語然其居心坦白

不為谿刻久與處則又坐其光風霽月中心醉不能  
去公平時居處有常度不喜更張當杜門時所坐繩  
床置壁下公小勸輒倚壁假寐十年以來墻堊為穿  
髮漬黝然深寸許此雖細事足占恒德矣又往在都  
門藥宜人歎為置妾已購得一良家子畏公嚴正不  
敢言一日公退朝甚懽宜人為乘間道所以且令進  
見公公時方食遽推案起厲色曰奈何以是溷我亟  
揮出立還其父母而去公歿之日床頭僅一緡錢敝  
衣數具又敗箴中書函數十通皆未發則昔遊閩中



時諸津要所遺而公不省者也此數事人尤偉之公  
之歿且十年翰林黃崑園先生來眎學素重公名於  
是始移檄州郡立趨當事舉鄉賢禮君子聞之曰可  
無愧矣

高墨陽小傳

高錚符字子相號墨陽德獻公季子雍正癸卯孝廉也公初娶時德獻公與匡孺人已反目梅居有年所公常以為憂至是夕當合盃公堅坐外舍飲泣不入內內外交促公坐益堅促益急公乃大號曰人生父母相乖兒女尚何忍有夫婦哉今日吾志已決若兩老人不如初余亦終身此舍矣於是兩老人大感動意始解公乃婚公兩兄皆逾中年無子而公已舉兩男德獻公飭之曰汝年方富已有兩子忍令汝兄等

異日作莫教鬼乎此後倘三舉男與大兄四舉與二兄後公一一如所飭雖極鍾愛亦不作世人濡忍狀其後兩兄沒而寡嫂猶依所繼兒孫以居皆相憐愛如親出固由篤厚亦公平日教之有方處之有道也高行大節其畧見於家庭者如此公讀書以精刻堅卓為務為文必沉思語無游移理無影響蓋劃膚必見血痕刺骨必見髓縷如名將用兵金鼓明而三軍雖昏夜不亂老吏斷獄法律確而一字即生死難移銳而善入殆其至性肫摯所發見於文章功力者特

緒餘耳公授書嚴峻如束濕嘗謂教子弟法第一要  
使其憂懼無暇心乃不放讀書方有入處苟在我手  
有爐錘何患渠鈍成頑鉄世間除是無此事物我便  
無從煨煉成器耳不然牛草雖堅善鑽亦可成孔故  
公生平所成就後學率多中材以下人所棄擲豈可  
措手者自公沒而教法亡文章一脉繩尺無準衣鉢  
失傳讀書種子幾絕矣嗟夫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寧  
獨朝有典型人思老成哉

李希梅傳

并贊

李希梅名堯臣號寔庵希梅其字也淄川人少為名士連舉有司不得志遂慨然弃去為詩詠古文詞輒有聲海內之為詩詠古文者多稱之性淡泊嗜古喜讀書尤好筆墨事手不解画而深於画理其自為書物物清拙無俗韵亦不入格要能得古人意有可喜者鑒賞精鑿玄解超然破畦陌每有所往好從人家屋壁蛛網塵絡中搜剔断楮有佳者則摩挲愛玩不釋手或携以歸為完理題識而還之其或壞爛不可

治則款歐詫歎扼腕數日不能休似喪其所自有者  
希梅既雅好事常苦家貧不能多購然遇有賞心又  
嘗不傾囊易之析無衣餅無粟朽然長飢不顧也其  
讀不<sup>書</sup>屑為世俗章句儒往往喜求古人遺事遇有得  
輒欣然忘食與人言期期艾艾似不能出諸口顧反  
覆陳明久之卒得其理聞者亦解頤去著作等身而  
懶不畱稿其子弟有竊收者見之則徐笑曰糟粕耳  
一省擲公不復覽其高致如此晚益聞道志氣冲漠  
若神仙狀癯古白數莖鬚望之谿松露窪灑然蟬蛻

塵表矣近聞其於山中得奇石作雙芝形因賦石芝  
長詩以自名其居又自號曰石老人云贊曰瀟以洒  
慨以慷也芙蓉匿匣而莫掩其光也

跋後

憶余往者客淄川時在戊寅己卯間余年可十五  
六才髮覆額耳然所與遊者皆其老蒼名宿若張  
殿傳元高梓岩之灑劉世其肇昌與先生四五人  
者於余十年長或倍長獨先生長余幾四十許盖  
歸然稱翁矣每有燕集諸人咸在杯酒歡賞縱橫

論文余以不敏亦恭末議然或時時遺去與群兒  
戲縛竹騎馬糊紙作鷄先生見之不少恠余亦不  
為先生羞先生興至或袖手佇看良久俟余意盡  
以竹與鷄付見曹去則相與携手入座咄咄作縱  
橫談如初先生反以此謬賞之謂余頃直不欺不  
害其有童心也後自余別諸人東歸屈指十餘年  
間梓岩世其皆相繼下世今所存者獨先生與殿  
傳耳昨訂梓岩遺稿見其中有先生傳贊語清洒  
可喜皎々如其人顧其傳文則塗注漫漶不可識



余既雅愛其贊，不忍舍。又觸緒思，吾希梅不置也。遂為補作如右。嗟乎！為亡友訂文而捉其刀，其情已有足悲者。又况其撰述稱說，皆其平昔交遊往事，且為數百里外風燭不測之老友，耶！放筆愴然，懷人泣下如豆矣。康熙歲在丙申春三月念八日，膠州同學小友高鳳翰并識。

惕庵竇公傳

公姓竇氏名克恭字敬修以子巖封奉直大夫工部  
虞衡司主事其先自始祖諱璘者仕宋為左屯衛大  
將軍世居山西沁水之竇村高祖聯芳始遷河南柘  
城遂為柘城人曾祖三畏篤行好善多隱德生筠峯  
公諱如珠實以理學孝義啟其家則公之祖父也筠  
峯公生道康公諱天任能世其學是生公及長兄檢  
討公皆得指授有淵漁公生而穎異天性孝友承家  
學亟々淬礪若不逮少病羸不任勞勩因念醫藥湯

液皆外物不足固原本則日閉關靜坐默思名理久之道義涵濡天君泰而氣血暢病良已而為學之要亦灑然悟入矣自是氣體日健遂銳意向學既與難兄檢討公相磨礪已又負笈走嵩陽謁耿逸庵先生得受薛文清公集讀之大有所會既告歸沉潛體思驗諸存發每有得輒札記之名讀書摘語以寄嵩陽批答深許焉先生性篤孝問視之儀每逾常格雖疾病不少廢其後太夫人隨檢討公官京師卒於邸舍公以含殮未親痛創欲死既塋遂廬墓側朝夕展視如

奉起居者閱三年無一夕懈廬旁畊夫野老至今猶  
津津能道之先是太夫人常病劇不可以藥公匿密  
屋割左股和糜以進太夫人病竟瘥而家人無知者  
太翁道康公稍覺欲揚諸人公則泣止之曰見為  
母病不得已作此愚孝計方於全受之義怒然刺心  
奈何以市名乎嗟夫割股苦孝自昔有人而竒不炫  
人隱忍以合大義者非公之學道有素義理精嚴亦  
何能有此哉今讀道康公所為紀事命筆數行即首  
及此其唏噓痛悼猶聞聲情則道康公之所以哀其

志而揭其行者亦足規公純孝所感深入毛裏不第  
同於世人傳誌稱頌之常言已也公生平行事卓  
如此使得見諸措施其所成就可易量哉而乃僅  
人世閱三十五年費志以終可哀也雖然公則沒矣  
而其遺孤令子迄能樹立成名進士內肅部曹出為  
賢守紹世業以無墮家聲則天道不可謂無知而公  
亦可以無憾矣閱公家乘所載懿行善狀不一而足  
而大節之著誠無過此教事者故特詳而揭之以告  
後之鑒人倫而執筆國史者庶幾知所採擇焉

南阜山人數文存稿

記卷三

印存自記

皆先伯兄愧逃性喜藏印所至蒐羅不遺餘力每於  
荒邨廢園斷磧屯沙過之輒作留連狀市兒墜婦貸  
擔菜筥中有見必問必詳絮叨不便已即時遭  
煩賂獸叱之辱弗卹也朋輩同行者率笑以為痴而  
於此類不期而得者亦正不少矣余年甫八九歲使  
已時隨弄石伯兄間有選棄者亦復漫擲一二與之

久之漸置筭收秘興至背人輒發脈之願常自恨寥  
落不能與伯氏埒已乃興盡悒惱卷去數十日不一  
省私心自奮我他日能自致此當必令伯氏所藏三  
舍避我乃已則又虛擬自象已如攤金石於前者顧  
眙咄叱不已也轉瞬幾時洊至今日頻年舟車所至  
交遊投贈所積纍纍成冊而伯兄下世已近十稔後  
之所增不復能與共賞矣寒夜挑燈摩挲自對迴憶  
曩時又寧禁有車過腹痛之傷心哉冊成於兒子女  
魁題竟即以付之既從其請以了其夙願亦不欲教

數覽之重我今昔根觸耳



## 六印山房記

余蓄舊印五石而得六印其一為兩面印也其最古者為蘓東坡雪浪齋次則醉卧一片雲為何雪澳所篆以似王百穀者又溫伯堅所篆四其三為劉司農耳之先生故物其文為寶墨齋為蜉蝣島主人為鮮英閣鮮英閣者與蜉蝣島共一石所謂兩面印也其一為松麓山房不知為誰何物而予得自吾州潭氏潭氏故好古其所收往々皆可觀又其上有東海李慎先跋上語亦古雅可誦按其文義蓋嘗燬于兵燹

石斷而印獨完亦若有神物護之者可異也東坡印  
其石堅緻如美玉其色蒼黃漸上為淡碧又上為淡  
綠為白暈為蒼白脈石面參差宛若嵯谷其製歌卧如  
筆山就石斷處畧加鏤刻為雲縷為半月為水紋漣  
漪為奔浪洄湑濤窞澎薄之狀而平其下以受印相  
其形製似繪公所作前後赤壁二賦與大江東去一  
詞也嗟乎耳目玩好之物常無盡窮鼎鐘尊彝名書  
異畫上者或數千金其次數百其次數十非豪貴有  
力者不能致貧士百畝之供僅足糊口間有所圖則

捐妻子飲食衣服之費以給之一紙一練一篆一石  
所需無多而苦嘗萬狀然及其既得而樂之也則又  
與鐘鼎等此六印山房之所以名居也每於晴窓暇  
日發篋縱觀卧東坡於几上進百穀於席間劉司農  
一代人豪流風蓋世摩挲教過又不啻披襟把臂揖  
讓謦咳于吾前也嗟々荒村僻陋斗大山齋琴書蕭  
索之餘一旦得此教君子者相與周旋而出入之庶  
幾其不寂寞也已

重修膠州城隍廟寢殿記

代州牧薦師黃公作

古之事神遠而尊今之事神親而褻然因俗順人與  
時變動詭不失正其中亦有道焉考古祀典自天子  
建圓邱方澤擗土為壇掃地以祭降而諸侯卿士下  
逮庶人名嶽廣川五行百祀各以分屬誠通神接羣  
蒿悽愴洽於冥漠非有範金雕繪設象惑俗之幻且  
妄也然自上 帝下祇以至百神靡不歆格罔有怨  
恫三代以後古義浸衰秦祠漢峙雜然繁興佛黠老  
猾乘間蝟起於是琳宮梵刹布滿世界雲龍風雉葆

幢鹵簿爵號名字詭誕百出而祀事濫不可問矣惟鄉有社邑有城隍各從方域以報其禦災捍患庇民生成之德其制為近古而於禮為不悖不得以後世淫祠擬之者膠之城隍廟其制已久皆受天子錫命晉爵上公春秋享祀載在制典其神甚尊神之祭州牧主之如古諸侯得各祀其封內山川之義其於禮又甚正神正而尊禮正而古雖設壇以祭通誠冥漠無不可者而鄉之俗顧不能以無廟也更不能以寢則惑于後世事神之藝民蒙不知士大夫或知之

而不問而自昔牧民之官亦姑因之而不改也

皇帝龍飛四年歲在丙午余以特權來守是邦其  
明年冬十月膠人將謀修其城隍寢殿鄭重來告意  
愚而志誠似非丐官主盟莫敢集役則萬姓之命勢  
且獲罪於神而不可活者若必執此古義破彼錮習  
於事無益而民志傷矣又念神道設教或可借此震  
懾消其澆蕩其於權宜化民未始非法且神無定在  
生於人心神不血食則為餒鬼者生氣不接於人也  
今合羣情精貫神注積誠所感安知庶蒿悽愴之中

不依此以彷彿來臨耶陰陽日闢氣機日變執此教  
端表以人事亦未嘗無說焉於是寢成之日撮其義  
以為記既已因俗為理不矯不隨並告後之通人鉅  
儒識道理而達治術者

簞亭圖記

簞亭之始本無是公也設於心繪於目過於書記傳  
聞於南人之口耳謂竹叢深密之處曰簞之深不  
知其幾千里也包山絡谷含孕萬千吐納雲物烟蒸  
霞蔚而其出不窮者天下之大觀也自余來濟南乃  
真得斯亭而遊之涉其陬披其華揭其森秀沉酣跌  
宕於其鬱意菁意澗意之美且茂者益不啻日數十至  
也亭於何所非山非水可與把臂而遊鼓篋而嬉者  
亭而人者也人為誰謂朱君若谷若邃也邃為深取



諸筍：為竹也。君子也。虚心堅節。歲寒不凋。取以亭。  
吾若谷者。以象德也。象而圖之者。誰友人高南村也。  
圖且記：且效。顰古人以為禮者。遊戲之餘也。所效  
伊何歐陽醉翁亭也。

原麓山莊記

人古百有之樂無如山水不絃竹而音不藻采而色不盞梅脩脯茗醴薰飲而味一仰一俯拾而取之有餘樂矣然非特其人則山水之勝不出而樂亦不極而其人要惟賢而有力曠逸而無競於世者為能有之故山水之勝與人相濟而能成其樂為最難東武侍御王公可木先生由孝廉少年登朝為名御史一旦以無妄去官洒然蟬蛻不櫻念慮選勝買山結廬教子得原麓山莊者地當九仙五蓮之間為一色山

水絕勝處修篁古木幽泉在石絡繹相屬目不給賞  
而所居草堂尤據其最堂與而廣護以眉廊七壁外  
延長松亘嶺公則可壁鑿窓橫連如卷每一度啟萬  
綠森列縈朝霞拂夕翠金碧之精沁人心目蓋李小  
將軍有過之莫能措手者已出莊不數武即澗壑岸  
徑紛全蜿蜒四走水竹交蔭與天混碧蒼雪夏寒溫  
泉冬煥與如曠如兩絕人境公時携客羣遊亦或獨  
往則緣沿曲折各依方幅別洗爬疏使之為坪為  
嶼為梁為坻為磴道為陂陀為走磯坐具客來遊者

皆可憩息飲釣升降盥濯以為遊節而釋頓憊又嘗  
於邨邊得小阜廉隅正方四週如削古松虬盤縱擎  
橫攬踞其上公則置亭翼檻使可凭眺以收異境其  
諸設施類非尋常識趣所能營度噫邨壑之緣興與  
事偕倘所謂賢而有力相濟而能成其樂者是耶乾  
隆辛酉余自江南以老病歸客有好事者自山中來  
為余述之蓋如此余時方病痺廢足不獲從公為濟  
勝遊然猶時時從人傳說知公狂山中每於遊酣意  
得時未嘗不齒念老僮則使余病且不死得為山中

雙客尚當登公之堂借其階祀欄楯左右將扶之  
力為之騁望搜奇疏峯摘壑攬其全而為公賦之

單貞姬臧氏殉節記

單貞姬者高密單太學君覲公同死之姬其鄉人所為哀其死而相與私表而貞之者也貞姬姓臧氏故諸城士族女父以貧鬻為婢主人愛其端重異常婢也女蓄之年及并將善其歸時太學君以老嫗無子納為姬乾隆癸亥春二月某月太學君以壽終明日其父來微示招歸意姬慨然曰吾家本舊族父以資生鬻我自分已不齒人數不謂猶得托名族委身為周家絡秀竊冀或有少子女吐半生氣今縱無成主

翁歿有相從與去耳歸復何為者因出其衣物少許  
亟遣之自是諸伴媪皆知有死志謹防護不得間至  
四日單有女適膠州諸生高攀麟故嘗受書其父知  
大義姬稔之至是歸姬喜曰高家姑來我志矣已相  
持泣拜入夜高微聞其啟戶出次第拜祖先主及單  
君靈座前告語細絮不可辨但聞如約如約則其於單君  
彌留時早有訂言矣高方起聽未審條已寂然及衆  
未環視殊無投繯穉戾狀垂首合目含笑如平生蓋  
其心灰神死當太學君含飯入棺時已精與俱化豈

至今日死哉姬死議葬衆為倡義從太學君同封焉  
君故有妻陸前數年卒已別葬雖其家亦貼然不忍  
有異詞嗚呼是可以觀人心矣讚曰處卑而尊處柔  
而堅處毀而完處偏處嫌恃義而安鴻毛泰山



人境園腹稿記

外園門南向偏西即就群房開一尋常櫺子大門不必過作局面使人便不可測入門即植叢竹少東北折橫界以磚牆上砌一小石額曰竹徑由此北行東西兩牆盡以山石疊砌作虎皮文下柱上細磚結牆頂作鷹不落窠栽薜蘿俗名爬山虎者曰蘿巷直北至園盡處少南開內園門東向不用門樓即就牆開門內築發券方臺用重磚厚砌穿透中間以通園徑其內覆頂用粗木密排作架而以厚闊杉木板貼平使光用

飾觀瞻臺之南面接山墻用土堆起靠園圍墻曲折  
高下相勢蜿蜒外護山石斷續歷落綴以雜樹循墻  
南下作山徑至山勢當西折處漸底平下迤邐接作  
山脚属于荷池而止使遊人自亭中荷舫來者由此  
登臺此賓客遊覽明出南路之一段也其北面山牆  
外亦築一石磴陟上細窄以作暗道使家人輩伺候  
搬運供客一切諸件自內出者由此登臺此暗藏北  
路之一段也臺上當南北二路入首處各留一缺短  
欄閉之而四圍繞以矮花牆皆可坐憩中安一大方

矮石棹列石墩坐具于旁外砌一石額於門上曰結  
廬入境或曰入境園入門即植一太湖石相對作小  
亭曰拄笏亭取米元章拄笏拜石之義也接亭南界  
則遍列密栢如墻曰栢屏與登臺山徑相對列南走  
可二三十步相勢即西折其南即依東南兩界之間  
築土山東昂西陂即臺徑山脚也少點以石而雜樹  
山松文栝高梧長楸榆柳槐棗之屬掩映覆巒曰綠  
雲阜北界栢牆作路徑南則遠去垣外數十步隱於山  
後作小屋三四間竹籬茅舍雞犬吠鳴以居園丁更

相隔數步出之作三井不必甃砌旁植垂柳各安一  
吊罐墜石之野輓轡共築一三和土大潭以貯水而  
以地道總承之要令亭上不見但見簷脊樹頂愈藏  
愈有深致自此注水暗下而西至荷池東頭其一暗  
繞南折從藕花書屋後西行以達蕉坪再由蕉坪北  
注以入荷渠其一北折以灌亭前藥欄其亭曰四照  
亭方式而濶內列四額東曰夕佳西向以賞秋西曰  
東皇駐影東向以賞春南曰薰風生微涼以賞朱夏  
北則四照亭之總額也亭前植紅藥曰藥欄亭後作

一長軒踈檣短檻四五檻使其障日通風以蔭蘭桂  
曰併香榭其藥欄前臨荷池作一小船房四面軒敞  
但安短欄不設窓牖背亭向池曰荷舫出舫南行接  
一板橋紅欄翼之跨池穿荷小作曲折曰分香橋橋  
盡即置一五間長房曰藕花書屋而所引暗道井潭  
之水放之西出者則貯成淺陂于中壘土為坪種蕉  
數十百本所謂蕉坪也坪東岼作柵養雀三四頭就  
水飲啄曰雀柴再引此水明出繞藥欄亭屢而北別  
用甃甃狹底濶面之水道以種荷盡亭之北繞出其

後復南行逸亭而東折至栢屏之西脚而止所謂荷  
渠也其山後三井之水共蓄一潭者注此有餘則儲  
之以待別用灌溉而園中之水可常活不絕矣就  
此折處築一牡丹巨臺與亭側對以作春賞其四圍  
多栽楊柳桃李垂絲辛夷之屬而物色一大直挺宣  
石雄峙臺上刻字曰沁香所謂東皇駐影也其東則  
以此時見有之井專供荷池之用井設桔槔覆以草  
棚法將池井相連之處鑿下數尺中留東壁以界井  
而開西溜以通池仍復用甃甃起以作水櫃高砌短

橋立石井邊以受桔槔倒注之水刻文其上曰挹注  
潭挽水出井即傾其內旁注使西而於池壁承溜處  
銜一石龍首從口中瀉之此東南大概布置也由此  
過荷渠蕉坪而西則貼南偏盡處作一兩架茅屋曰  
挹甕山房接房北山築長卷牆依荷渠西岍北走及  
園中之半開一大月門去西牆五六尺開一館前敞  
後憲後植紫藤作架而列梧竹數十百本於前院曰  
來鳳館其房後空地則另依房以寔牆界斷或柴籬  
竹柵皆可中蓄山鹿數頭以助野趣更為蕭颯其月

門於墻南北之界只取掠盡來鳳館而止更以花墻  
墻斷其北畔而別以矮者曲折北去護以竹籬曰老  
圃秋容於西築茅屋三楹為餐英居其院中全以藝  
菊為主而雜以霜柿丹楓芙蓉秋色海棠蜀葵參錯  
相間以助冷艷而秋景妙矣北盡東折則南向作長  
廊護以朱欄曲折橫斜多種梅品曰香雪步於廊中  
間鑿後壁作門通以疎櫺細榻別為煖室者三楹以  
便風雪中時款佳客而額其上曰雪窟陽春至此園  
景畧盡由窟轉入則後層矣西植牡丹顏曰天香室



東植茂竹曰種玉草堂而園之布置西界亦無利矣  
大畧園中之物各有所宜如牆則外之東西巷宜薜  
荔南宜荼蘼內西牆宜磚花砌內北牆宜編竹其橋  
則有宜石版本版得約蜂腰或用檻或不用檻其石  
則或宜巧宜拙宜塊宜片宜色宜素又或直矗或偃  
卧或敬斜而婆婆或整齊而端重各以出奇爭新勿  
使雷同為要而四時之景與其方隅亦須先有全筭  
始足以備觀覽舉此遺彼缺畧荒陋未善也至其中  
所用欄楯窓榻几榻器具亦必變換勿生厭觀是又

所當博取佳式廣求妙品以成勝觀是在園翁主人  
矣

丁未保舉題名記

今上皇帝御極之五年實為雍正丁未百度修明飭  
綱肅紀薄海內外咸思効命乃猶惻念士類遺佚  
或多用是做古賢良方正法下詔所司內自五府  
六部外及制撫方伯連帥下逮州郡師儒令長奉行  
德意罔不欽：我東省御史大夫大中丞塞公承  
宣布政使岳公前後兩薦自李徵熊孔傳禮而下凡  
十有二人越歲戊申公車會濟將如京師四月吉日  
因相見於西城逯氏之園以紀姓名用昭齒序嗚呼

新知舊好孰非我輩之歡海澨山陬盡是王家之彥  
各期努力共答 聖明自茲以往凡我同人無或捐  
弃亦勿偏黨道義之好永矢勿斁謹記

于忠宣公墓工告成碑記

高陽後學錙耒以雍正六年戊申冬恭奉 簡命視  
臬來皖載瞻忠宣祠墓荒堙頽廢悽神愴骨伏念忠  
烈如公遺跡不振殊非仰體 盛朝崇節褒賢磨頑  
礪鈍之至意爰卜吉於越歲己酉夏四月之朔吉日  
乙亥鳩工庀材粗具墓門一石欄左右各一圓垣已  
亘一十有三丈工料銀若干兩皆出祿俸節冗計若  
干日而竣躬詣墓下并率董役人員奉司照磨錫某  
欽發來皖候補試用官高鳳翰趙本及邑人徐宗錫

等處祭告成刊石紀事永召後來

張節婦立額記

節婦為進士匡君璪羣玉女余表兄前輩張山民先生  
仲子婦二十八歲而寡撫遺孤克有成立代子職以  
貧苦色養生事塋祭殫精竭志三十有二年體翁姑  
心推長男為伯氏嗣存兩宗支皆闡大義合律例而  
貧不能請旌典其志有可哀者禮鄉有賢人力不能  
聞於朝則更老父兄義得公議而存諸野因為立  
額

黃夫人血影石新龕記

前明黃侍郎觀池州人靖難兵入公出徵兵圖再造計已聞金川失守知時無可為遂發憤投羅刹磯死其夫人翁氏時方留住金陵罹難籍中給配象奴夫人亦發憤投淮清橋下以死二女隨之婢妾從者十餘人當投水時夫人以頭觸橋石血淋成暈宛然如畫像髻髮襟裾明劃可辨眉目激怒尚勃々含生氣亂平後有僧某者見之取去指為大士顯像置諸寺以狡獪取香火錢無算後夫人以夢告居人曰吾黃



氏夫人也在此與僧曹雜處甚不便因遂移置黃公祠而當時王者少位置竟委地立公神龕前往來祠中者多觸喪夫人復以夢告土人然相沿久亦未有思變計者雍正癸丑鳳翰以保舉試用來金陵按志展拜一見惻然因遍告上官及同人之好義者醵金賃上遷之後舍後舍者即夫人祠樓下方也上奉其遺像而以下方龕其石薦以崇臺菴以簾閣貞魂庶幾其妥乎工既告成遂為文以祭并書其梗概揭諸壁以告後之人祠者是役也其主持風化慷慨而表章

者為安徽方伯李公蘭驛鹽監司張公鳴鐸督糧監  
司王公恕六安州牧靈公見曹潁州牧毛公貞故上  
元令陳公齊東新令姚公某當塗令姜公某故臨淮  
令阮公兆麟皆晚大義以培植忠孝節義為己任者  
其好義而同事者為志書館黃太史某邵太史泰其  
逆客偶聞而樂從者為張太史鵬冲其僑寓近地落  
拓而覓賓幕者為王君達雄君振國屠君梁皆典衣  
為之尤可嘉其祠址蒞江寧縣界其縣令為唐如柏  
云

王將軍戰馬記

故昭勇將軍有馬純黑長八尺驕驥爍：如烏龍蓋將軍平生血戰所與托死生也將軍老且家居馬特蓄以別攄示異寵惜之不令與常馬伍即馬亦自不屑就藁藁下與常馬爭棧豆矣居常瞑然垂膺若無知見然一遇陰霾風雨聞雲雷聲輒目光電燿頓踣長鳴穴地成洞深尺許其駭驕未嘗一日忘疆場也將軍家徧西陲邊庭率習行陣多鉦鼓將軍沒既數月一日馬聞鼓聲作前狀有圍卒掉鞭漫語曰休

乎馬將軍已死無復有用汝者蹴躡何為哉馬奮耳  
即凝神聽癡立移時竟暴嗥觸階石死嗚呼一馬耳  
負竒草澤托身豪傑遭時用武以功名顯可謂盛矣  
既已功成名立廢處間居而猶伏櫪不甘常懷千里  
蹀躞風雲悲鳴自詫何其哀也迨其卒以知己之死  
感遇捐生而必不為埋沒苟活混鴛駘以偷視息雖  
裂丈夫何以加哉

此事得之吾家右將軍旦復公、起家行陣事昭  
勇久故多知其遺事雍正己酉秋閏七月朔十日

偶從皖江客舍與同人汶上趙立齋作露虫談湯  
及之就卧入念忽有有感晨起遂有斯作南軒居  
士記於臬署校藝之東軒

## 蠃車記

齋中之童糊紙為車徑寸其直而廣其十七以為室  
規織莢以為輪貫弱棘以為軸折莠之莖以為轅約  
絲為衡繫髮為鞞而駕巨蠃以為牛與馬蠃性悍而  
善奔走不受駕則車廢而無所用童子憂馬則又綴  
蠅於鞞糜爛飼蠃以為餌蠃逐穢而羣附爭牽以行  
則鞞弦急而車以駛童子大樂撫掌譁然高生文勸  
方卧驚寤而出視之詢得故乃俯而笑仰空而吁曰  
嘻此其自古豪傑之所由以嗜慾以奔走天下者乎

此其民可使由不可使知陰驅默率日竭蹶而忘其  
故者乎此其力薄負重貪不知止車仆軸折而馬與  
牛猶仰沫斲藹而不顧者乎一戲之微發人深省古  
人澄心觀理無往不見亦豈必在大也耶

## 閱帆樓記

東海高鳳翰以雍正十一年癸丑由歙縣丞來監安慶府儒學改造 崇聖祠工自仲春迄季夏凡百二十日告成於六月之朔計工五千四百有奇計銀七百三十有四兩計堂而楹者五祠而楹者三廊廡亭樓楹而帶楯負祀者大小之數凡三十餘而斯樓之改建其一也凡樓之費皆就成屋節祠工餘料稍為增益計費不滿十金而式固且安即營私室不啻烏冢之人或有訾其迂者謂何與人事必乃爾耶余聞



之笑不置辯第引與登樓指江山之勝以示之其解  
與未正不必其強而同也樓名閱颿借景物以寓寄  
托頗有深心後之賢君子其秉司訓而至者登樓曠  
望把酒臨風當必有欣然矯首呼余姓字而為之引  
一大者即斯樓可以無憾矣時報竣工後又二十有

二日勒石

秦州重修三賢祠記

天下之事畏難者不足與圖大苟安者不足與見遠志孤而無與同濟者不可以有成後哀而無與繼美者不能以垂久此三賢祠之所由建也而一修再修而人不能以少忘而暫置者也按秦州三賢祠皆以築隄障海保民有功民懷不忘而祠於鄉為宋發運使張公綸轉運使胡公令儀節度判官監西溪鹽倉事范公仲淹也嘗論築隄之役首舉而倡議者范據議而請於朝者張中變幾廢奉命度勘堅持范議而

卒以有成者胡三公之事皆具偉識定力和衷交濟之賢而范公創始之舉尤鉅且艱非兩公所可比者嗚呼公在當時一監鹽倉判官耳位不過曹佐司不過一域設令中才處之苟能立廣隅盡職事勤督課謹蓋藏斤：循分以無得罪上下蒙詬遭辱幸矣亦烏能有此壯謀雄略身忘末吏慨然創高議建奇謀攄忠發憤白書上官請萬民之命而開海疆萬世無窮之利哉蓋自公而後無論世無其人即間有之亦且徒萬目驚心而不敢發即發矣而聞者見者不以

為越俎且以為病狂矣嗚呼公之識高見遠不畏艱  
難固所謂以非常之人立非常之業而張胡兩公後  
先共濟其所以排衆難而動朝廷者又豈世俗尋常  
所易覩者耶三公鼎峙裡祀千秋有以也夫然自此  
隄之成由宋迄今且數百年而土人傳頌與學士大  
夫之歌詠憑吊者皆以范名而兩公不與焉事貴於  
造始而功歸於首謀士君子竭蹶功名思欲少有建  
立其不得自創非常而徒狗跡踰轍以自羞萃於碌  
碌因人之傳者其所傷心亦重可悲已祠建於明嘉

靖中鹽法御史陳公縞改建於分司袁公君才重修於本朝分司郭公鳳羽其門楹規制祀田祭儀皆具碑志可按而稽不復書獨其歲久失修漸就頽落前分司林公慨然鳩工、未竟以改官去余踵修之凡若干月日而粗告成不可無所留以昭於后顧念尋常工費計簿之文不足以記偉績曰為書所見於古今豪傑所以大建白而垂不朽者其踞識見不可不高而同公寅亮踵事繼美之助必不可少而不能不殷、懇、於千百世後所以主斯祠與衛斯隄於永

永保固而不敝者蓋不禁臨文而三歎云

二貓記

貓蝥而烏喙者多饒而劣故相貓者并不蓄文登徐  
中丞雨峰公守安慶日有客汪携眷任署中亦敦篤  
人同時蓄二貓皆蝥而德嘗謂人家蓄畜貓最無良  
責司捕鼠而飽即高卧迹臭而遷即他就則不火戀  
其主人倏忽數移即人亦且利其可以誘致也而不  
復厭其涼薄其視籬落瘦犬依貧主以死生者其殆  
尤畜輩中之無心肝者歟汪之貓晨夕出入起居  
行步一唯汪是隨署齋治事每夜歸有常度或逾時

則以口銜掣主人衣宛轉跳號如相侵見主人離席  
則懼躍踴舞直前而去與徐公家貓雄雌居隔院常  
數月不相往來奴子輩皆笑以為痴而公家貓狀尤  
劣則所謂鰲而烏喙者也然其德亦尤高蓄處近厖  
終日不一窺家有乳雛而貓亦將子家人憂其暴雛  
雛而掠飼其子也常謹護之一日偶失記則貓方哺  
而乳雛至略不相哺子畢反抱兩雛而穩卧焉即雛  
亦偎煖相就貼伏兩爪間如其母向讀昌黎董生行  
雞為狗哺竊以為其事過奇或未必爾由今觀之茲



豈不為尤奇耶公為吏慈惠而廉性嚴冷羞為世俗  
徵逐態此亦中孚豚臭感召異類無足怪即汪容敦  
篤漸摩有自來矣嗟乎物有殊秉不關皮毛氣有蒸  
變機通微妙粉飾不足以結天下士而牝牡驕黃可  
以求千里馬也久矣獨一貓也哉

蕪州胥門復建萬年橋記代徐大中丞作

吳郡環城四面皆巨津其諸居民商賈四方冠蓋輪蹄絡織往來而問渡者日以萬數待舟以濟則苦雜運有風濤虞而舟人又善持緩急作居竒故往七語阻失業為行者病於理與勢必當橋且城之方隅六橋其五何獨缺於胥門之廣渡要津繁盛輻輳之所哉考於志詢於居人橋之有無興廢多傳疑無定說或曰前朝故有巨板橋毀且久民畏役重弗克舉或曰橋渡者實陰持之故謬為陰陽形家者言謂不利

於士大夫以相煽動一不察而羣信以沿以襲以至於  
今究其說則以窄崿山勢猙獰多煞氣幸水為之劃  
橋則煞可直引入城為諸不祥嚙亦惑矣山川之氣  
穿金貫石蟠虛際空而無所不達豈踴而行怯徒跣  
畏沾濡而不敢涉而必借橋而後渡者耶循是說也  
其又將何以處胥江以西之士大夫也嚙亦惑矣夫  
天下事非排衆特立者不足以斷始非輯衆合志者  
不足以昇艱非博謀廣議知人而能任者不足以有  
功而濟事何以斷準諸理何以輯本諸誠何以知且

任要諸公與慎而已橋之初舉決計於前制府郝公  
玉麟前撫軍張公渠連章入告事始定余時方司藩  
政亦以秉理祛惑交贊其議然終以鉅資無出為隱  
憂未幾郡守汪君德馨來聞余言慨以身任抗義既  
高衆奮益力於是乃倡義初獨百方經紀以底有成  
資醜於衆多者千金或數百數十各有差皆不呼而  
集肩摩踵接如流水鳩工於夏四月朔歷閏六而秋  
而冬甫八月而工就則為今乾隆五年庚申仲冬月  
朔長至節前之二日也是日龍合口又二日而行人

通橋乃大成於戲維此崇今復古之觀寔值陽長陰  
消之戾萬之衆惟騰蒿呼共祝請名之曰萬年橋今  
布政使安君寧袂可具牘允其請橋長三十二丈五  
尺有奇濶二丈有四尺高三丈四尺有四寸計費一  
萬六百餘金役鉅而竣速其士民之好義而勇於集  
事有如此然則前此之事其不徒為畏重役而不舉  
亦可知矣先是橋工方兆基客有為余言者今年太  
歲在申橋當之是且不利於官而藩署其首冲也君  
盍緩焉余笑謝卒以舉事是歲乃大豐稔余與吏民

且日以恬熙而享太平之福也亦安見所謂不利哉  
今橋且成巍然煥巨觀行安其履居廣其業學士有  
眺德之樂交游過從優游款洽之權而父老子弟亦  
相與各息其勞而博取其百貨以相資即士大夫不  
且有大愉快者乎利耶不利耶既落成汪守來請余  
文以為記余嘉其事之有成而樂為之書也並將以  
告後來云其他經費規制之詳別勒入石不復書

簾蛛記

高子病痿不出內戶者旬月客散擁榻目無所寄則常屬之窓與簾上附窓而媿於壁之穴虫多緣而遊有蛛初來登簾若涉大險簾有界隙動輒失之失之輒驚；輒退縮不敢前則惴上而行帖；而躡其勢若不終日者已乃戲令撤其窓扉使去壁遠而絕其歸奪其所安而重困之意初不堪久且苦飢無所食則強起而掠簾蠅一日而坦二日而躍三日則投擲如飛矣高子曰嘻世間夷險安有定形視所狃而

處者何如耳神完於危技精於藝能成於有偶勢反  
於絕援置之至危而後安置之必亡而後存色沮氣  
死神乃來告精神寂寞大道以通



跳鈍子記

南阜山人行於市有群哄而聚觀者一人高唱立場  
上拽長索綴錢丸於索末曰鈍子三唱而舞盡勢旋  
掣如風輪俯身下掠使鈍常出足下而左右作猿猴  
跳以巧避之百跳而不一失市人稱善焉曰跳鈍子  
或有竊慕而私效之輒索繞於脛匝之數重不得脫  
則伏地而號更求援手始得解一市嘩然山人旁睨  
而三嘆之他日與客遊金山戲談此事於山門下瞥  
見江光恍若有觸而作口號曰實地尋來不得過金

光滿眼是風波空中樓閣水中影造化老子也跳鈍  
遂相與大笑而別作跳鈍子記

褚千峯搜古遺文石刻記

褚千峯晉人也以鬻帖為業常游淮揚間大都托業寄意以樂與其通人學士遊所搜古刻三十餘種皆昔人所未見亦一奇士楊之宗人高鳳岡教為余言又常於好友馬嶰台半查兄弟處見其搜帖最夥分贈余者尤二十許余在揚候之久遲不至乃去吳猶真他時萬一遇之偶因製頃刻碑戲作此紙貽我鳳畱存手底俟千峯至而致之異時千峯倘具有東海之遊乎金石盈筮其必叩高生之門而示之

千峯後記

千峯名峻交游親匿者亦呼曰夸

讀上聲

予所著有金

石經眼錄文不尚縟特質而詳殘碑斷碣崩崖頽石  
或時約畧圖其狀樸野入古善畫者或不及裏斜廣  
狹記其上皆可擬想使覽者摩挲得之真好古家一  
勁助也足跡所至一切紙墨拓搨之具悉隨之幽岩  
邃台鄰射扁而覆者數：犯亦卒無恙坤輿曲指其  
所搜羅未至者惟東西兩川尚遺其一與滇南絕繳  
有未遍耳吁千峯信奇人哉

戲用頃刻帖法雙勾摹製西嶽華山碑記

術無大小與用為量物無古今以氣微形故不龜手  
之藥小用之為泚辟統而大用之則可以破敵制強  
圖霸而稱雄且夫百物始終新榮故瘁湧染蹂躪總  
以陰陽五行一造一化水漬纈土蝕花木侵火暈歷  
久而成積漸而致者自然之古也得其意吸其精用  
其剋制併千百於一息捷取而得其理者脫手而  
具有千年者也心與古會法與化合猶之自然之古也  
故曰術無大小與用為量物無古今以氣微形也此

頃刻碑本學堂小兒即嬉戲弄具所謂術之小而成於一時者莫此若矣西嶽華山碑漢代法物久去人間苦覓窮搜僅乃得之所謂金石大業歷千百年而不易觀者亦莫此若矣余在揚州從馬嶰台兄弟致此本用前法貫以意而營造之不旬日而古帖就即真鑿古者有弗廢倘亦以泝泝統之細技而成克敦圖霸之巨功者乎噫術無不濟氣無不達其不能極乎其量者用未善耳是以仁義本美號而宋襄因之以致弱車戰本古法而房琯用之以致敗拘於方而

不通泥於跡而不化雖三五邗隆之規亦不可以株  
守膠固而治天下也術亦烏在其有一定之大小乎  
哉



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十云高鳳翰字西園號南村別號南阜



老人又自稱老阜膠州人舉孝友端方為歙縣丞存為泰州分司  
工詩畫善書法稱三絕後與權使盧見曾同被逮抗辭不屈事因  
以得白病瘠右臂不仁作書用左手號尚左生又號丁巳殘人愛硯  
著硯史自為塘銘曰知其生何必知死見其首何必見尾嗟尔死生  
類如此後窮餓死惟兩哭之詩云最風流處却如痴顛米迂倪太  
是奇存歎千金仍托鉢已輸一臂尚臨池殷生滿灑談元日載  
錄昂藏對簿時相見說淮南傳傳故事遺文章患少人知而阜  
老人詩名豪甚而又不多見此舊鈔本余臨之于俞翁子良比還書  
時而翁已返用上不悉其住址聞已入雪竇山中余乃專為裝訂妥  
為保存以待鶴歸來也生紙極不易書何漫漶乃尔六年四月十五日剛立



按後漢書逸民向長傳云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  
何如生耳於此遂肆意與同好北游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  
知所終蔚宗之書俱在豈阜翁及其語耶 剛王記





使滇日記

使滇雜記



頒

詔及接送開讀儀注



康熙二十六年仲夏多風苦旱

皇上減膳撤樂齋居虔禱命九卿條奏事宜大霽  
恩綸凡十七條五月初三日於大清門外開讀百  
官跪聽宣讀畢行三跪九叩頭禮禮畢某日

禮部請

旨遣行人官齋

詔行人官到禮部恭領

詔書一道副

詔一道 黃蓋一頂 龍旗一對 御仗一對

欽差牌一對兵部用勘合馬五匹加引馬一匹夫

七名兵十八名

途中所遇省城以及州縣衛所地方文武官  
負接

詔迎

詔於公館安畢文武官負排班行三跪九叩頭禮  
或宿或行皆送

詔於郊外到日奉

龍亭儀仗香案鼓吹候於十里外使臣賚

詔到請

詔奉安

龍亭內設香案鼓吹各官跪候道傍司道各官前  
導使臣與督臣後隨迎

詔至督臣衙門奉安

龍亭在上衆官行一跪三叩首禮禮生請  
詔書宣讀畢又行一跪三叩首禮禮畢請  
詔仍奉安

龍亭內又行一跪三叩首禮禮畢使臣捧  
詔授督臣督臣受

詔授布政司仍安

龍亭內鼓吹前導督臣復遣官送  
詔於布政司騰黃督臣題疏報聞





使滇日記



行人司行人徐炯

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至儀曹恭領

詔書出國門餞者三四席親友送者馬上揮手不覺黯然是日天陰乘馬至良鄉固節驛宿暑氣不侵但酬應煩苦體亦少憊邑令接

詔及送皆如禮是晚微雨 唐地理志聖曆元年改良鄉曰固節神龍元年復爲良鄉今驛名固節尚仍其舊云案聖曆武后年號神龍中宗年號或以爲不從安史之叛改名固節誤矣

十六日大雨涼甚不似三伏時宿涿州廣文  
王士錦家君所取士移尊見酌

十七日天陰乘馬至忠義店謁張桓侯廟二  
十里外有樓桑村地志云漢昭烈故居

本朝春秋祀如故過祖逖里至定興鼓樂出迎宿  
固城

十八日過安肅道逢楊營侯錫瓚入都公館  
少憩即行宿保定巡撫于公率屬官迎

詔

十九日諸官送

詔皆如禮過慶都宿清風店自發都亭涼如初秋

不覺行役之苦大激店午餐見舒成赴任新  
息過此題壁詩脫落殆半筆蹟猶可識慶  
都帝王世紀堯母慶都生堯於此有望都山  
故漢曰望都縣金改今名堯母墓在縣城東  
二十日大霧過定州霧始散至新樂魯今起  
送於郊外宿伏城驛微雨霰霰作家書寄都  
中 新樂漢新市縣成帝時中山孝王母馮  
昭儀建宮於樂里在西鄉因呼西樂城時人  
語訛呼西爲新隋置新樂縣今驛尚稱西樂  
二十一日大雨至郊辰間勢少殺始發四望  
蒼茫烟雲無際輿中爽甚過真定道府以下

出迎城外兩堤夾池蓮始花香氣襲人宛似  
故鄉景色去城十里渡滹沱水急如黃河土  
人云漲時視黃河加險泥濘妨輿騎行次藥  
城宿陳廣文垓餉家釀佳甚與同行張用章  
陸漢標盡二甕 元史張起巖傳滹沱河水  
爲真定害起巖論封河神爲侯爵而移文責  
之復修其隄防淪其湮鬱水患遂息

二十二日過趙州距栢鄉數里有漢光武祠  
碑云斬石人處野史稱光武夜至趙州迷失  
路聞人語問弗應見二人立其旁怒拔劍斬  
之其一急走去熟視之石也案光武即位鄗

南之千秋亭改鄣曰高邑亭在今栢鄉縣界  
其有廟固宜石人之說荒誕不可信

二十三日發栢鄉過內丘暑甚路旁有菴名  
圓津室宇精潔長松數樹解鞍少憩微風忽  
至差可消暘乘騎至順德邢臺宿 順德地  
理志云故邢國也古邢臺三字刻在府糧廳

解

二十四日行至沙河驟雨浩漫阡陌成渠輿  
人行步艱苦不能前強之行至臨洛關宿是  
日止行七十里官解雨漏假民居止焉早歇  
無事與張陸二君手談移時

二十五日天明雨歇始行距邯鄲叢臺驛二十里有呂仙祠云是盧生黃梁夢處過客題詩甚衆與張君亦作二絕句飯畢遇陸冠周寅赴京兆試談片刻將至磁州二十里綠楊夾道蓮花滿池白者尤盛騎行其間香氣襲人行至磁州官舍雨益甚叢臺在城東趙武靈王所築劉郡趙都賦云立叢臺於少陽是也時地時葺以疲困未及遊李鄴侯枕中記記開元中呂翁度盧生事當是後人僞作考其時代皆不相符譌以傳譌遂立呂祠於此後塑盧生卧像云州界有彭城鎮出

磁器麤窳不堪供尚方或謂州以此得名案  
磁州本後周滏陽縣隋地理志魏郡滏陽縣  
後周置開皇十年置慈州臨水縣有慈石山  
鼓山滏山臨水即今州屬之涉縣又唐地理  
志惠州本磁州其土貢有磁石是知州以磁  
石得名非磁器也慈磁古字通 自入河南  
界大道兩旁夾種柳樹苑然成林每二十里  
建一郵亭僧施茶其間行者賴之

二十六日行二十里過漳河水漲風更猛惡  
良有懼心及半遇膠淺捨舟乘輿水行二里  
許登岸午至彰德晴霽飲于郡丞家定山署

中浹旬霪雨衣履沾濕人馬俱疲 漳水一  
名漳河漳有清濁泛溢無常當其盛時廣三  
四十里近邨民田多沒 疑塚在漳河之北  
形如小山纍纍不絕凡七十有二世傳曹操  
葬之以惑後人者宋俞應符詩云盡發疑塚  
七十一必有一塚藏君屍

二十七日乘霽少息作家書寄都中董郡守  
邀余及張陸二君飲奏家樂至丙夜乃罷黎  
明匆匆起行韓魏公畫錦堂未及瞻謁爲之  
悵然

二十八日過美里城次湯陰謁岳忠烈祠廟



貌肅然子雲等五人列坐兩廡有後裔爲奉  
祠生世守其廟又拜嵇侍中祠至宜溝驛宿  
更餘雷電大作雨盈尺五鼓方止 湯陰古  
羸里地戰國魏之蕩陰也縣西南有宜師溝  
水故驛沿其名

二十九日泥濘日出方行過淇水至淇縣有  
殷墟碑騎行紆道訪殷比干墓觀至聖題字  
墓前有廟棟宇巍煥遺像英偉漢唐以來碑  
碣甚多迨暮不及盡讀馳數里宿衛輝 考  
亭云武王分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  
鄘東謂之衛朝歌故城在衛州衛縣西二十

二里所謂殷墟也宋志衛輝曰衛州紂所都  
朝歌地當在衛輝也

三十日立秋半月來非連陰即澍雨畧無炎  
氣是日無風熱逾三伏午復大雷雨余坐輿  
中衣盡濕暨晴路已沒騎行二十餘里宿亢  
村驛復大雨

七月丁丑朔行五十里渡黃河水泛溢波濤  
洶湧心頗悸幸天晴無風舟楫尚平穩頃刻  
登岸至鄭州已昏黑所攜鄴下酒俱盡索之  
州守惠數罌名臘黃色似山東墨露進數大  
白陶然矣

初二日至郭店驛見宋相呂文穆墓碑過軒  
轅丘舊址宿新鄭永新驛雨終夜

初三日路隔一渠山水驟漲不得渡及辰雨  
少止水旋退以漁舟渡日亭午策馬晡時至  
禹州官廨宏敞秋颺乍動神襟爽然

初四日天復雨烟樹朦朧山雲黯黯過午餐  
策馬衝泥至襄城縣水陸都會塵市稠密昔  
黃帝至襄城之野七聖皆迷問道於童子即  
此地也志云在縣首山之麓

初五日侵晨微雨行後開霽四山回繞土人  
亦莫之名一峰特秀觀宇隱見行四十里涉

水渡頭有汝墳碑蓋汝水也宿葉縣民家以  
官舍水淹故案所歷諸山當即是首山史  
記封禪書云天下名山八三在蠻夷而五在  
中國皆黃帝所遊首山其一也名勝志襄城  
縣南五里有首山其言曰縣西諸山迤邐直  
接嵩華而實起於此故名首山水經注云  
汝水又東南逕襄城縣故城南楚靈王築南  
對汜城春秋襄二十六年楚伐鄭涉汜而歸  
杜預曰涉汝水於汜城下也晉襄城郡治京  
相璠曰周襄王居之故曰襄城城邑考云襄  
城古城在今縣西墉外

初六日過昆陽城山色葱蒨澗水潺湲行役  
得此殊恰遊賞道旁山有大石坡陀可坐千  
人攬轡迴顧爲之悵然行九十里地名扳倒  
井有光武祠云是帝爲蕭王時飲兵於此水  
甘冽其源不竭宿裕州官署庭甚寬敞少焉  
月上清風徐來蟲聲唧唧殊動人秋思

初七日過博望驛張騫封地也府城東北有  
博望城行四十里渡涓水土人名白河源出  
嵩縣雙雞嶺自入南陽境人烟蕭索附郭稍  
殷繁然亦凋敝之餘也

初八日熱甚復渡涓水府城西北二十里有

卧龍岡即孔明躬耕處有諸葛廟未及展謁  
行七十里爲貴人鄉乃光武故里宿新野  
蜀志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  
者卧龍也由是先主遂詣亮漢晉春秋云亮  
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  
隆中

初九日早發行三十里復渡涪水自南陽至  
楚境陸逕水紆凡三渡皆經其水十五里至  
黃家河即湖廣界暑氣酷蒸又七十里宿呂  
堰驛

初十日四鼓即發辰至樊城民廬稠密諸官

## 集此接

詔渡漢江即襄陽城下官舍甚軒敞峴山在近暑甚未及登惆悵移日襄陽本漢南郡地三國魏置郡曰襄陽在襄山之南故名釋文襄上也楚俗之人凡水駕山而上者皆謂之襄襄陽記云峴山高五百步東臨漢水上有晉羊祜碑杜預所稱墮淚碑也江漢之女好遊被文王之化其俗遂變然六朝猶有遺風如大隄曲可見也明季兵戈紛擾百姓逃已邇來僅得安集無復曩之靡麗矣十一日出城即峴山望見山上羊叔子廟復

行數里隔山即習家池宿宜城之鄆城驛暑  
甚不成寐 漢侍中襄陽侯習郁以范蠡法  
穿池養魚列植松篁於池側山簡鎮襄陽每  
臨此大醉而返土人云今止一汙池而已宜  
城乃唐天寶六年置漢宜城在今縣北三十  
里春秋鄆地故以名驛峴山南至宜城漢末  
鄉士大夫二千石數十家甲第掩映號冠蓋  
里今滿目丘墟草樹連雲耳 宋玉塚在城  
外三里有碑曰楚大夫宋玉之墓宅在墓前  
水經注宜城南有宋玉宅玉邑人雋才辯給  
善屬文而識音也案渚宮故事庾信自建康



遁歸江陵居宋玉故宅老杜詩云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又移居夔州入宅詩云宋玉歸州宅雲通白帝城乃知宅不止宜城江陵歸州亦皆有宅也

十二日四鼓即發行三十里天明午至荊門州之麗陽驛宿焉居民數家圍繞皆山暑甚不能出驛至安陸府治百里驛屬州租賦

民事乃屬鍾祥

鍾祥安陸附郭縣

十三日三鼓即發至石橋驛早餐道上青山似畫綠疇如繡襄陽以南皆山路苦炎蒸是夕宿于州之荊山驛州南四十里有長夏

河江之沱也昭君村在州城外杜詩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是也荆門山在城南虎牙山在城西各去五里兩峰對峙或以

爲彝陵州宜都縣西北五十里之荆門虎牙非是此特名偶同耳

十四日早行久困于暍體氣不快至州之建陽驛而宿州北一百三十里有建陽河驛以之名東晉以後都建業以揚州爲京師根本荆州爲上流重鎮比周召之分陝故荆州有陝西之號渚宮在府城東渚宮楚之別宮左傳楚子西沿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宮是也梁元帝於渚宮故地脩造臺榭後梁高

從譚鑿城西南築亭亦名渚宮

十五日過四方舖午前抵荊州將軍都統率  
八旗官及荆南道以下迎

詔停于西門公館祖仁淵署中遇陳孝則顧景原  
戴稼梅諸子

十六日出都匝月馬僕瘡痛乃別僱足力理  
行裝故憩荊州兩日得遊擲甲山有精舍數  
椽與禪師僧鑒劇談移日薄暮祖公邀飲署  
中主人病熱不能對客 擲甲山相傳關壯  
繆爲呂蒙襲荊州時軍士擲甲之所山有壯  
繆廟

十七日謁城南壯繆廟詢承天寺爲宋玉羅  
含故宅今存荒址羅含耒陽人就桓溫別駕  
卜居江陵城西後庾信亦嘗居之故哀江南  
賦云誅茅宋玉之宅杜甫詩云庾信羅含俱  
有宅即此地也 龍山近公館爲孟嘉落帽  
之地縣東有章華臺世傳楚靈王所築案志  
章華臺有三處一在江陵一在監利一在華  
容唯監利爲得其實杜預注左傳云章華臺  
在南郡華容城中華容今爲監利縣縣東五  
里有故城若岳州之華容本晉南安縣隋改  
曰華容非古華容縣也

十八日日出方發過大江風恬無波挂帆而  
渡行五十里至孱陵驛宿驛屬公安縣本漢  
武陵郡之孱陵縣地蜀漢先主號左將軍居  
此時號左公水經注云以左公之所安故曰  
公安舊城爲流賊所毀移縣于孫黃驛北仍  
公安名

十九日早發飯于順林驛宿澧州之清化驛  
澧州秦黔中地晉曰南平隋置澧州以在澧  
水之北也

二十日三鼓即發渡澧水復渡蘭江月色腫  
朦萬象澄澈四面皆山林木蒼鬱野花爛熳

有鰲山雪峰自呼成道處也誌不載土人言之過此樹益密峰巒爭翠真若画图距武陵大龍驛十里微雨萬山烟霧鬱爲佳境知山水之勝昉此矣 蘭江在州城東其地多蘭蕙楚辭沅有芷兮澧有蘭又云捐予佩兮澧浦故一稱蘭浦

二十一日早至常德武陵縣諸官迎

詔如禮宿官廨 武陵有五溪水經注謂雄溪楠溪酉溪无溪辰溪也後漢馬援傳注云土俗雄作熊楠作朗无作武在今辰州界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仍命張蒼拒楚師并統五溪

蠻又史記秦伐楚各築一壘以扼五溪咽喉  
五溪之迹居人已不能詳廣輿記謂五溪源  
出盧溪之武山 名勝志云沅水在縣城南  
發源牂牁至沅辰漸大水經注曰沅水出牂  
牁且蘭縣爲旁溝水又東至鐔城縣爲沅水  
二十三日大雨天將明始發沿江而行過  
河泐山飯于陬溪市午後至桃源邑無城郭  
土人云武陵溪即在河泐山下離城三十  
里考名勝志云城西三十里武山有巨石水  
出其下謂之武陵溪志云武山一名河泐山  
昔馬援南征門生袁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

和之名曰武溪深即此水也土俗濩作武武溪即濩溪爲五溪之一 桃源漢名沅南以在沅水之陰也宋置縣以桃源洞爲名縣南五十里有夷望溪水南出重山遠注沅水孟浩然宿武陽即事詩水迴青嶂合雲度綠溪陰武陽即桃源也

二十三日天雨過綠蘿山隆萬間長洲江今盈科以自號者也顏嵐峭石臨江欲壑從此萬山層疊飛舞生動度白馬江水清見底袁中郎記云雲奔石怒一江皆飛沫是爲浪光之天又行五里至桃源山與張君登山之巔



僧人引至秦人洞門石已屏蔽而仙跡得之  
傳聞水自上流涓涓不絕匯而爲池從岡而  
下過遇仙橋碑記纍纍未至鄭家驛二里許  
過一山石壁如削意頗賞之既解鞍驛舍日  
尚未晡乃復與張君步往山下灘聲如雷石  
被激盪皆玲瓏高下平坡處處可坐行亂石  
蔓草中所在皆成佳境徘徊溪濱薄暮始返  
二十四日天明始發茂栢層松傾山蔭阜遠  
望高巖雲屯如雪俄大雨溪流勃注午後山  
林蒼鬱盤紆深隱罕見人跡幾于迷道將至  
新店驛諸山連繞四面青葱嵐氛杳靄知爲

始霽矣至驛日方午猶桃源縣境

二十五日東方明大雨行後開霽連峰接岫  
夾于左右柔柯細幹盤繞山阿行路者時登  
峻巖時入邃谷過大平坡路稍崎嶇將至辰  
龍關竒巒絕壁疊秀橫空數山列峙境色幽  
深縱鞍少坐心境豁然又于攢巖疊嶂間登  
峻嶺即關口也桀石夾道止通一騎是日度  
溪水四十餘處西注東流莫窺其際潺潺之  
聲不絕于耳午餘憩沅陵之界亭驛與張陸  
二君步出村外坐臨溪水面對高峰命酒就  
石上飲少選驛官又進藥酒傾瓶而止辰

龍關要地吳三桂遣獬獬守之者一載糧竭  
遁歸滇南未幾瓦解土人云賊守關時蔡將  
軍毓榮知居民久苦賊導大軍從黃竹村入  
守關者聞柵後炮起奔散賊軍大潰官兵直  
搗辰州破之

二十六日過亂石關山少林木頗敗人意逾  
數里高岡複嶺萬木森羅與昨所歷無異至  
馬鞍關陟峭千尺過此皆萬仞峻巖松柏交  
蔭下臨深澗不止數丈隔岸峰巒對峙盤紆  
深曲引人入勝始聞猿啼自入武陵桃源山  
色竒秀應接無暇忘行路之崎嶇矣過芙蓉

關宿馬底驛 辰龍關以西十里一亭懸析  
于上官遊過者擊以相應

二十七日徹夜淫雨至天曉未止勢如傾河  
山水頓漲沸聲如雷路幾成渠且溪流迅急  
馬不能前兀坐一室以至終日 自入武陵  
境村里每立馬伏波廟馬援征五溪蠻於此  
故民皆祠之

二十八日溪流小緩辰刻方行激湍猶如怒  
濤令人心悸越青山坡山連空林木少絕無  
前日蒼鬱幽秀之致而稜稜峭石懸崖壁立  
亦稱勝景行數里峭壁飛泉觀者悅目越高

嶺凡五路稍崎嶇將至辰州有清溪逕二十  
里峰石飛舞尤竒絕是日所過山以石勝不  
以樹勝也至沅陵之辰陽驛宿于驛丞之館  
館在山上有一亭顏曰注水停雲俯臨沅江  
對矚郡治城郭樓堞井舍市廛歷歷在目未  
幾風雨大作烟樹迷離氣象杳冥至暮萬家  
燈火遠寺鐘聲皆隔江遙應明滅遠近意態  
萬端此爲不可多得之景矣 辰州古蠻夷  
地光武遣馬援平武陵蠻置辰陽縣陳置沅  
陵郡隋改辰州附郭沅陵 辰水在縣城東  
一里發源三嵎山流入沅水沅水在城西北

三里唐人詩謂沅湘流不盡蓋指分流處也  
辰之西北地接諸苗種類甚繁凡三苗槃瓠  
之遺皆蠻也南江諸蠻自辰州達于長沙各  
有溪洞生熟交錯雖抄暴鮮大畧故防苗不  
務窮黷道在撫綏而已辰酒味辛而醇楚  
中稱最

二十九日發辰州山雖重叠俱頽石蔓草無  
甚可觀徑畧平濶但苦水發隨處迅流過者  
艱之行數里渡藍溪水漲流急又四十里渡  
麻溪俱蕩小艇以渡將至船溪驛一里復過  
一溪無舟乘騎涉水水沒馬腹過此山徑漸

佳多松栢田塍隨坡高下溪水蓄洩隨宜今  
歲湖南苦旱此地稍稔宿于驛舍驛屬盧溪  
民屬沅陵

三十日山行石峻增如昨行二十里地名乾  
溪有洞深遠土人云此洞可容二千人亂時  
多避兵者洞後有門可通食物四十里平辰  
溪邑治在山中石城圯壞廛室蕭條荒殘特  
甚午後渡辰溪溪水清絕兩岸石峰矗立秀  
若天成望中有船挂帆而上乃知此溪亦水  
驛所經渡溪後山形如堆高松千株或密或  
疎景色亦勝宿辰溪之山塘驛館辰溪隋縣

本漢辰陽縣地離騷云夕宿辰陽者也辰  
溪西南復有一溪直下發于貴州銅仁府麻  
陽江與辰溪合流入洞庭

八月丁未朔山行雖無他幽勝然峭石茂林  
斷續有致行三十里至中河兩崖林木森秀  
有橋跨清溪長數丈左右朱闌僞將軍胡國  
柱所建也碑已毀滅至沅州之懷化驛宿驛  
去州百二十里驛官折桂枝以餉香氣襲人  
不見此花已七載把玩之餘殊動鄉思焉  
山中有石黑色居民鎔去土石即成鐵惟此  
山有之



初二日四鼓即發行二十里始曙大路夷坦  
山不高峻惟喬松老栢亭亭森列更進地更  
平曠飯于羅舊驛終日沿沅江而行山青水  
綠如在畫圖中龍津橋緜亘里許俗呼江西  
橋市屢布列下臨沅江爲雲貴通衢故稍殷  
繁然皆遠估阻兵聊營生業土著十無三四  
也將至沅州北望一山高數百丈環抱州城  
濃嵐疊翠儼若畫屏者明山也宿州之沅水  
驛 龍標故城在州南五十里唐王昌齡貶  
龍標尉李白寄詩云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  
龍標過五溪龍標蠻地因詩人以著

初三日漸行漸逼山路徑紆折未見峭拔午  
後行一徑絕似桃源但山勢萃嶮樹色朦朧  
爲不及耳登栗子關陡峻過于馬鞍辰龍又  
陟回龍坡石立如峰頗似關口見沅江中二  
艇順流而下爲之心羨 至沅之便水驛公  
館甚陋旁有一室軒窓明敞可面山臨水欲  
移榻就之以老屋將頽而止 楊升菴滇程  
記云沅州達便水驛號四亭實八亭每亭十  
里

初四日復渡沅江山無嘉木惟綠草叢生登  
蜈蚣關山連道迤形如其名終日繞江而行

隔岸巖壑嵐氣欲奔將至沅之晃州驛再渡沅江而宿驛夫半苗蠻長髮椎髻箬葉裹飯隨地而食言語侏儻苗有十餘種供役惟謹今所稱熟苗也滇程記云便水五亭而遙達晃州廢名存古夜郎地

初五日天微雨度坡四五頗坦山皆塊然土阜無林木隔溪有石如削可觀過此無佳境矣民苗雜處景色蕭條至平溪衛宿館舍略高敞可蔽風雨自此不設驛有衛如縣守備如今焉滇程記云晃州六亭而遙達平溪初六日微雨地濶坡平行五十里至清浪衛

衛屬湖廣都司復度沅江宿公館 滇程記  
云平溪四亭而達清浪

初七日大雨行五里登雞鳴關山徑縈紆溪  
流旋曲雖少林木點綴而高峰竒削勢最峻  
增五十里渡焦溪入黔中界副將知府設宴  
公館將至鎮遠峭石硯砢時有深穴窈不可  
窺至府治峰壁巉巖遍綴古刹過長橋四繞  
碧峰下臨清澗萃巖林泉石之勝館廨頗宏  
敞後窓對山壁立千仞聳拔蒼潤繞于廨後  
志所謂石屏山是也晚步後庭則山霽燈起  
密雨乍零更添幽境 古爲大田溪洞宋置

鎮遠沿邊谿洞招討使尋改軍民總管府治  
鎮遠中河山明初爲州隸湖廣永樂年改府  
屬貴州附郭鎮遠 撫溪在府治前受黃平  
興隆諸水過府城東流三百里入沅水 郡  
有生熟二苗熟者輸丁錢生苗習于剽掠近  
帖然矣 鎮遠爲雲貴門戶滇貨所出水陸  
之會無城依山爲固隔溪乃縣城周三里  
滇程記云清浪達鎮遠號四亭實十亭  
初八日天晴行十里陟油柞關石峰萃律屹  
立萬重鑿石爲關與辰龍相似而森峭過之  
又十五里至相見坡盤曲而上加峻削焉又

十里過華嚴洞題詠滿石間秉炬而入邃深  
幽窅頂如篆浮繚繞百折石乳欲滴正中結  
成大士像座下宛若獅子漸入漸狹再上有  
龍牀文若刻鏤水滴成冰陰氣襲面徑滑不  
能前矣行距偏橋衛五里尋水源復遊諸葛  
洞飛巖絕壁夾立數十丈中容水道亂石縱  
橫溪流澎湃傳聞武侯開道挽舟而上一石  
有四大字一石字六行土人云諸葛丞相所  
題苔蘚剝蝕第見字畫彷彿而已順治十六  
年撫臣某以楚米難于轉輓乃議開此鳩工  
鑿石之半舟乃得上楚米萬石徑至黃平城

下人以爲神後停運日漸淤塞矣 案志漁  
水發源黃平東流二百四十里至諸葛洞而  
出以水行石中盤渦傾反故商船僅至鎮遠  
而止 與公館對宇卽苗家其種曰黑苗長  
髮大袖衣尚青兩耳飾金環如婦人粧項下  
帶銀鎖如孩提狀與之食拜而受之志云九  
股黑苗在興隆衛與偏橋之黑苗爲一類色  
尚青性兇惡挽強弩名曰偏架明時常哨聚  
爲患 滇程記云鎮遠達偏橋六亭而遙  
初九日天晴所過坡峻險不至如昨四十里  
至飛雲巖下有一軒長林蒼秀由石磴層曲

而上萬石玲瓏凌空翔翥或若龍蟠或若虎  
踞或若幡幢纓絡變幻奇譎不可悉狀層巖  
若覆下供大士像色相莊嚴傍有聖果亭與  
飛巖相對其下則月潭寺青渠激注繞于前  
後王文成所稱山色之佳在雲貴雲貴之勝  
在此巖真非謬也復行三十里宿興隆衛作  
飛雲巖一律衛東數里有絕壁懸崖流泉奔  
瀉題曰玉峽飛虹故是佳境足賞惜未停驂  
也 興隆衛漢唐牂牁蠻地宋號狼洞 滇  
程記云偏橋達興隆五亭途經東坡有岩洞  
類普陀境垂乳結溜象雲朶芝英懸泉淙然



初十日守備宣應魁攜石來索飛雲巖詩書  
丹遂行三十里飯于重安驛驛屬施秉縣渡  
重安江江色如染藍岸樹二桓絙纜絕江舟  
循纜以渡再行二十里冒雨遊雲谿洞舊名  
大空洞土人訛爲大風巨石橫空軒敞如廣  
殿可肆几筵內有石田如畝畝溝洫之狀又  
有雙龍蟠于頂上宛若飛舞行里許遙望石  
梁橫亘高懸百丈流溪奔注冬夏不竭居人  
於洞內鑿石通水溉田千畝遊至此真竒觀  
矣又十里宿清平縣公館甚窄雨未止是日  
所陟老君關觀音坡路不甚險 縣屬都勻

府古西南夷地無城郭苗多民少雲溪之旁  
又有賓陽天然二洞皆深敞可以遊息 滇  
程記云興隆達清平七亭而遙 重安江源  
出苗境流入麻哈江

十一日夜雨曉未已行三十里飯于楊老驛  
雨益甚路益崎嶇距平越五里過葛鏡橋崖  
石峻削壁立萬仞碧溪如練坡半有屋數椽  
下瞰長橋景概幽勝郡有城郭在山中村民  
門外曲折流注浣濯灌溉皆用之 漢唐爲  
蠻夷所據宋克服麥新地內附號黎峨里等  
寨明置衛

本朝改府 滇程記云清平達平越號六亭實九  
亭而遥陟梅嶺關渡麻哈江地有羊雞之場  
乃諸夷互市處場凡十二當十二辰歷旬二  
日一市每場歲三十市歲暮即場釀會持牛  
角爲觴吹蘆笙爲樂男女踏歌互侑至元夕  
乃撤 麻哈江在府東南三里志云衛東南  
七里有三江口三江蓋謂麻哈與馬場羊場  
也馬場江在府南四里羊場江在府東五里  
葛鏡橋之水山溪合流會于此經楊老入  
重安江僧云葛鏡修橋者姓名明時曾官平  
越者也

十二日天大晴黃絲驛飯距新添衛數里有  
懸崖瀑布志謂東北有蔡苗山奔泉名曰白  
虹疑即其地矣萬山層疊中通輿馬路皆石  
齒行者側足溪水隨坡奔注響應千谷晡時  
至公館面山而宿 滇程記云平越達新添  
號六亭實十亭而遙經望城江西羅羅酉陽  
倒馬五坡有谷蠻關龍場蛇場行者範金飾  
馬蹄踏石鏗然爾雅所謂昆蹄善升爨漢書  
注所謂大宛馬蹋石汙血是也昆蹄範金飾  
馬蹄以禦石齒 衛西南有跳月溪苗人吹  
蘆笙男女相和作樂名爲跳月衛城皆營房

百姓絕少不過里許四圍皆苗家矣 志云  
宋荒服有麥新蠻者據其地嘉泰初始克服  
乃改麥新爲新添

十三日微雨行數里即晴十五里至憑虛洞  
俗名母猪洞亂草中拾級而上洞中有大石  
像懸崖繽紛若委佩流蘇伏龍踞虎之狀不  
可殫紀有一石淋漓從頂上直下若崖漿所  
滴成者洞內宏深以無火炬不敢入上復有  
二洞陡峻不可級旣出於大路傍復得一洞  
漉焉洶洶聲如雷轟乃憑虛洞伏流之泉匯  
而爲池下臨無際洞名雷鳴毀于兵火蕪涼

不復可遊所存學使一碑而已至龍里縣宿  
縣治居民不及數十家是日路險不如昨惟  
雲頂關高峻洞約十餘俱無名 滇程記云  
新添六亭而達龍里路夾長澗有長谷坪空  
洞坡野猪洞龍從坡 元初置州尋廢洪武  
二十三年置衛今改縣城周四里  
十四日早行天晴至新貴日尚午巡撫及藩  
臬兩司在闡中監臨提調不出驛道學道知  
府以下迎

詔省城在萬山中疊翠層嵐圍環前後城周九里  
有奇是日路稍平濶比鄉者道里似近 貴

陽古羅施鬼國漢屬牂牁郡爲滇南門戶

元置貴竹長官司明萬曆間改縣帶城有襄陽橋林多貴竹故以名司陽明先生詩有貴竹路從峰頂入此真境也野產紫芝土人呼菌王能解菌毒城市以猴兔二辰爲易所轄夷種不一習俗各異 貴山在城北二里蜀道所經滇程記云龍里達貴州五亭

十五日晴雨不常路如昨山勢穹隆溪水流注澎湃之聲不絕于耳行四十里大路没于淫潦平地水丈餘別取小徑行亂石蔓草中約五六里始合官道宿威清衛 滇程記云

貴州五亭而達威清山稍夷類峭澗 秦漢

黔中地西北八里有的澄河城周四里

十六日微雨行後開霽石路滑而平山或近  
或遠無甚可觀向午至平壩衛 漢唐宋俱  
爲羅甸國地元爲金筑府地明置衛 滇程  
記云威清四亭達平壩

十七日晴發平壩驛地坦平山皆荒丘頑土  
時露峭石亦或絕壁橫空或叢石碁布過午  
至安順之普定縣提督及知府以下迎

詔余族人觀成爲貴西道已左遷不出知府邀于  
城外觀射薄暮歸公館 古荒服地元置習



安州

國朝爲府 滇程記云平壩六亭達普定石城  
周九里三分 舊志云部多羅鬼會飲不用  
盃酌置槽于瓮以藤吸之男以瓊爲禮人死  
火葬

十八日天晴過狗場龍耳等舖至鎮寧州宿  
街道平行四望山如髻鬟城南闔有塔山浮  
圖標其顛是日適遇市集土人呼爲趕場見  
苗子買貨而回男子椎髻如囚女人跣足不  
袴州有城約二里有竒 滇程記云普定五  
亭達安莊實荒徼名都舊永寧安順鎮寧三

州同城今移鎮寧于安莊永寧于安南而升  
安順爲軍民府自威清以西皆隸焉 名勝  
志嘉靖十二年遷州治于安莊衛城其俗不  
分貧富以牛多爲大姓婚亦論牛

十九日早發月尚朧朧未及五里而曉十里  
至安莊舖又十里至白水河鎮寧知州設飯  
途中遙聞聲若雷吼俄見懸崖疊水自山下  
注爲深潭噴沫如雲霧冒數里僧云潭深可  
八十丈有水犀時出巖谷人或見之僧舍恰  
直飛泉對之悅目石壁題曰雪浪川霞貴陽  
最勝處也又數里陟雞公背殊高峻下坡遠

望崖間飛瀑數處匯爲清澗有長橋以渡復上坡五十四盤始達關索嶺與雞公坡兩崖相對而陡險盤曲此嶺更甚下嶺止九盤於關嶺驛易傳少憩復陟白口坡安籠箐象鼻嶺崖箐萬仞中有道如梁行者汗慄於象鼻嶺回望千峰如波濤劍戟不可名狀宿永寧州名爲頂站有查城驛居民不及數十家城里許官舍數椽僅蔽風雨深山邃箐盜賊可虞安莊四亭達關嶺爲一站關嶺四亭達查亭驛爲一站是日兼程而行夫馬疲困行裝二鼓始到此滇路絕險之首程始知不可

越站也 關嶺之半有馬跑泉流于關侯廟  
門外激湍奔駛越數武有碑曰亘古啞泉相  
傳武侯南征軍士飲此水輒啞今已湮 舊  
自查城至白水路賒馬痛萬曆中當事者請  
移郵傳于關嶺執政誤讀關山嶺遂承旨為  
關山嶺驛今仍其名 關索嶺有關索廟相  
傳索為壯繆幼子從丞相南征戢畧要害恩  
信覃孚立廟世祀之案壯繆子二長平同死  
臨沮次興為侍中逾年卒不載索名豈有從  
武侯南征功績彰著史反失之哉愚謂此嶺  
高險難登設關挂索以引行人故名之耳沿

訛既久後人輒據永曆碑文爲證謬矣 志  
云四十三盤而上關嶺復經修治今爲五十  
四盤盤互既多不覺其斗絕

二十日天晴陟黃土坡復上高嶺三至盤江  
過鐵索橋萬曆初貴州按察司朱家民以監  
軍征水西蠻過盤江不能渡請于朝以鐵索  
爲之兩岸山皆拔聳中流迅猛橋兩旁建樓  
憑窓一望峻嶺環繞暑氣鬱蒸不可久留過  
盤江坡路稍寬平至保甸驛午餐過哈馬章  
宿安南衛登玉皇閣眺望四遠在日晚景尤  
佳 滇程記云查城達安南六亭實十亭而

遙至盤江江出烏蠻匯于廣西者香江

即左江饒

瘴癘草青之日有綠烟騰波散爲宛虹駁霞  
觸之如炊秬菑苗行人畏之楊慎盤江行青  
草二三月綠烟生碧波是也守備高尚智爲  
余言四時皆熱隆冬不至酷蒸而已過數里  
便涼盛夏有瘴他處所無也 安寧至盤江

三十里源出烏撒經曲靖西由七星關下注  
經廣西至廣東其間崖壁隘東或穿深洞或  
注石端紆迴隱見不可窺究故舟楫不能通

鐵索橋長十三丈東西兩樓高四丈餘橋  
有板屋十三間俱用鐵索絆之吳三桂敗遁

焚橋重修於康熙二十五年，保甸驛舊在盤江爲盤江驛，以地熱馬傷移于保甸，改今名遠盤江五里。明設衛治于江西坡，後遷于此。此地舊爲尾灑驛站，包山爲城，周九里有奇。

二十一日早發，天晴過老鴉關，上江西坡甚陡，削坡半而飯，復上高聳寬平，約數里外踰芭蕉關，新興坡宿普安縣。是日沙行者十六石，行者十四，每步高坡肆眺，萬山皆在其下，烟雲繚繞，實曠觀也。縣舊爲新興站，康熙二十二年改爲普安縣，城周里許。志云：新盤

山在普安州東七十里新興站在其上 滇  
程記云安南達普安六亭實八亭

二十二日微雨登高坡烟浮雲繞結翠朦朧  
松栢競秀沉沉若暮每下一坡回望鄉所歷  
則白雲蔽之矣過軟橋驛在山趾夾以清流  
激湍潺潺似武陵桃源間過軟橋坡其水爲  
盤江之委至板橋坡黃土平廣樹皆青松復  
上白雲坡其峻埒于關嶺道遇普安州守入  
會城途間接

詔成禮而去宿州之公館 滇程記云普安縣達  
州號六亭實八亭而奇民無編戶土酋號十



二營長其部落有羅羅仲家犴獠夔人言語  
各不相諳譯以夔人夷俗有火炬二節於丑  
未月之二十四日擊鮮以祭小兒持火喧戲  
于市若中州上元然撒麻亭有八部山地名  
舊普安唐盤州遺址在焉 古夜郎地雲貴  
川廣之界唐爲盤州洪武時置衛永樂改州  
志云州治南一里有雄鎮山普安衛治在其  
下

二十三日微雨陟雲南坡驛道在諸山之顛  
盤旋而上最峻險以新闢治寬平易行輿人  
謂三年前未能然也志云州治北有番納牟

山陂陀相續往來者行石齒中即其地過此  
稍坦宿亦資孔驛驛務屬普安衛經理 滇  
程記云普安州達亦資孔號六亭實八亭  
二十四日行黔滇分界處 有坊題曰滇南  
勝境忽覺山平天濶大道坦夷山川明媚林  
樹青葱心目廓然從者皆有喜色戍防之兵  
列隊以迎宿平夷衛多羅驛天霽 亦資孔  
達平夷衛六亭志云衛本故越州地洪武二  
十三年建爲平夷衛城周二里有奇  
二十五日早發至白水驛午飯天晴景和林  
巒秀麗卉木繁茂風物絕似三春復行數里

山色蒼黃丹碧燦若霞綺金飈薦爽霜葉滿  
林始知李昭訓畫自以此地山水爲粉本非  
心造也將至交水南寧令張允文年伯遣郎  
君來迎置餐公館交水即霑益州治已刻有  
雨風至即晴諺云貴州雨雲南風信然 平  
夷達白水六亭爲一站白水達交水四亭爲  
一站是日以道路平坦兼程而進歇時尚在  
午未間 城外有太平橋交河之水經焉交  
水下流五十里爲交河合盤江蠟溪二水而  
名之也 盤江有二北流曰北盤江南流曰  
南盤江州據二江之間 霑益之烏蠻精卜

筮法用細竹四十九莖或代以雞骨占算輒  
應案離騷索瓊茅以筮筮王逸注云瓊茅靈  
草也筮小破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卜曰筮  
筮又漢郊祀志粵巫以雞卜李奇注云持雞  
骨卜如鼠卜椰子厚詩云雞骨占年拜水神  
即此法也蓋自荆楚以達于嶺表風俗大抵  
相似 交水即南寧驛至南寧縣二十五里  
元至元十三年立交水縣於此屬霑益州永  
樂初廢爲交水村州治實遠交水二百里土  
人尚稱舊霑益州

二十六日天將明大風雨將發乃止至三义

口南寧復設午飯策騎過響水關督撫遣迎者至宿馬龍州居民多瓦屋風景稍似江南  
滇程記云交水七亭達馬龍路平易行

滇畧云土人交易借貸無文字刻木爲信中析而分藏焉爨字如蝌蚪惟其類自用之市以丑戌日 有殺犬于道旁者問之云立誓也有枉則殺雞犬以自明

二十七日天晴無風經魯婆伽嶺于下板橋午飯策馬陟小關索嶺此於雲南爲最高然止關嶺之半登高一望山色如繡鬱然五采滿目爛煥山川之奇麗至此極矣將至易隆

驛有石壁廣數十丈題四大字曰高山流水  
峰巒競秀泉脉爭流夾路野花若張綺錦是  
日屢陟坡嶺而比黔中稱平 滇程記云馬  
龍達易隆號三亭實八亭 易隆驛在州西  
南八十里即易龍堡元時置易龍千戶所亦  
曰木密關有木密守禦所與尋甸府接界  
此地亦有小關索嶺即楊磨山上有關在州  
西七十五里

二十八日天晴微風至河口嵩明州境也州  
官迎

詔設午飯公廨過海子有漁舟數十兩岸皆沃壤

一路有流泉引以灌田綠疇參差巖石五采  
至楊林所所官新裁地并于嵩明故州官再  
接

詔居民稠密烟火千家田疇樹木花卉服食半似  
江左去黔中荒涼之狀遠矣河口楊林距州  
各三十五里 滇程記云易隆所達楊林驛  
號三亭實七亭 元初立羊林千戶所尋改  
楊林縣屬嵩盟州明成化省楊林并入州更  
盟爲明楊林爲所康熙二十六年裁驛歸州  
驛東有羊林山石狀如羊故元爲羊林所  
盤龍江源出嵩明九十九泉合流南入滇水

二十九日風日晴和山色如畫微風一起紅沙洒空赤水朔午餐又二十五里宿板橋驛公館督撫司道府縣遣人來迎離會城三十里是日可達欲於朔朝到以便從容開讀也滇程記云楊林達板橋號三亭實六亭明初傅友德沐英等征雲南師至板橋即此

九月丙子朔督撫以下迎

詔於昆明之歸化寺供於

龍亭至總督公廨開讀禮畢止公館總督范蘇公承勲撫軍石瑯公琳及方伯李奕侯世昌觀



察蔣亮天寅憲副孔綸錫興詔督學謝存義  
于道及守令皆來顧舊撫王在茲繼文丁家  
艱未行亦見訪余往報謁李方伯設席公館  
遂留景東郡丞湯素公南寧令張劍華同飲  
會城周九里餘 歸化寺在金馬山腹明  
成化間黔國公沐琮建 時兩主考試事甫  
畢亦出接

詔正主考檢討盧 熙副主考銓部張維雍發  
辰

初二日荅晤府州縣諸官復謁督撫

初三日制府拜

心詔到日疏來請官銜遷公館湯景東張南寧及  
年伯陸雲州先生來顧

初四日赴范公招 新中式舉人陳瓚等二  
十七人來見

初五日同湯景東張南寧遊五華山武郡丞  
天柱國楹攜酒肴至復遊安阜廢園道便晤  
李方伯酌數卮往謁雲州留飲更餘罷 吳  
三桂舊居周二里有奇堂閣綦煥制度侈越  
遺扁尚存東室吳世璠自刎處也嘗奉 勅  
變價而無售者因改其正屋爲縣學而公事  
會議亦就焉然土人猶稱弘化府余語當事

名稱不正范公乃命改稱會府 安阜園亦  
三桂別業棟宇輝煌兩廂對列絕無園林之  
致今已半毀宅後築土爲山樹皆松栢似北  
印累累之塚

初六日赴石公招

初七日赴方伯招

初八日先後赴舊撫王公蔣觀察亮天招亮  
天時已遷黔中方伯未行

重陽日督府招兩主考及余登高至安阜園  
飯畢復遊五華山 山在城之中不甚高而  
衆山咸在目中 西有愍忠寺屢毀于兵范公

講方圓二亭燦然可觀爲慶賀月吉之所范  
公顏其亭曰拜雲瞰望昆明淨練四繞山色  
微茫亦勝地也

初十日制府遣經歷余遣兵部差官齋副  
詔往大理提督署中開讀攷舊制十九年使者親  
往二十三年遣官往余以負病遂循後例晚  
赴孔憲副宴 會城至大理十三站有高坡  
如黔中險阻多瘴不設驛止可用肩輿時提  
督雲南者萬正色也

十一日郡佐武君招余泛舟昆明池風日朗  
霽水光映澈登羅漢山山陡峻至半嶺殿閣

參差綴于峭壁歷磴而上幽秀層縹有舍身  
崖廣不及尺下臨萬丈攀鐵索而行望見一  
小閣下瞰滇池波色潏灩同遊諸君無敢登  
者余攀援而上諸君嘆不如旣下回望險處  
反懾恐自悔寺側有碑爲王子淵移文楊升  
菴志云文古字缺不能竟讀歸至舟中夕陽  
在山萬峰皆紫少焉月出波光相映一碧萬  
頃主人令漁父唱櫂歌更饒別趣天末不易  
得也還館舍已更餘同遊者雲南太守羅衍  
嗣姚安別駕沈治臣 昆明池即滇池土人  
稱爲海子周二百餘里出處深廣故曰滇九

域志云亦名積波池盤龍江黃龍溪諸水之所匯也下流爲螳螂川川水縈廻安寧州治過昆陽州富民縣入于北金沙江 滇池上流名西河周圍五里中積蒲藻俗呼草海子名勝志云旁有黔國公別業名水雲鄉 羅漢山在太華山右去府城三十里俯瞰滇池上有羅漢寺觀閣甚多而狹小山徑亦窄輿馬不能行登閣臨窓海光映照爲滇省遊觀之勝太華山在碧雞西南蒼秀端嚴 十二日赴學使者謝存莪招 十三日石撫軍招兩主考及余遊太和宮官

去城十五里俗名銅瓦寺外有天門如武當  
高聳層巒盤旋石磴滇城一覽可盡明巡撫  
陳用賓建崇禎時巡撫張鳳翮移之雞足山  
本朝康熙九年院司道復建於此棟宇牕  
檻佛像龕坐悉範銅而飾金階城皆大理文  
石寓內所未有也復遊會府飲于層石之顛  
月出洗盞更酌逸興遙飛矣

十四日大理郡佐姚際離陸雲州張南寧及  
家蘭臯移尊來館飲至深夜 蘭臯名孺芳  
己亥進士武定郡佐巴遷遵義太守  
十五日慈親誕辰雲州南寧來祝

十六日余邀兩主考遊雙塔寺飲于僧舍復邀至公館觀射

十七日祝石撫軍壽午後登城樓觀兵以次日霜降祭旗纛也

十八日祝督府范太夫人壽李秉公張南寧來顧秉公名天墀官中軍守備慷慨磊落而遇事謹約無踈豪習氣善飲百杯無醉容

十九日督撫兩公來謝赴黃臨安宴黃名明晉江人談羅羅事甚詳時魯魁山羅羅上表歸附地邇臨安制府遣明入山受其冊籍

二十日謝存莪來顧復送席至公館是夜赴



舊知府朱君仁士毅之招同席者李天墀姚際離馬天選雲州南寧三鼓方罷馬字閑上為楚雄郡佐癸丑進士

二十一日兩主考招遊五華山午後酌於廬子純公署中雲州南寧兩年伯以上臺意命余作送蔣方伯之任序

二十二日往候兩臺得八月望日家大人自都門所賜平安書時音問遼絕不勝憂煩得之殊慰喜

二十三日李秉公來射觀德堂是晚武定守王清賢移尊就飲更闌別去

二十四日督府招飲在坐兩主考及撫軍  
二十五日午間朱君仁約爲竟日飲坐次值  
永昌守張君承賜沅江守紀君振乾皆往返  
投刺而未得晤者

二十六日赴撫軍招客與二十四日同

二十七日送蔣亮天先生之任黔藩晚間王  
武定及武郡佐來顧留小飲

二十八日餞蔣方伯于城外

二十九日天寒閱滇志一冊

三十日和曲州趙君永錫來顧謁兩臺制府  
署中得閱北榜喜家去矜及所知陸冠周湯

西厓吳元朗張弘遠王今貽諸子皆得售

十月丙午朔蒙化同知陳君文成來顧晚間  
李秉公武天柱來公館小坐 蒙化景東不  
設郡守以同知總理亦無屬縣

初二日雲州先生攜所著滇草來命作序又  
讀滇志二冊

初三日恭遇

皇太后萬壽節至拜雲亭督撫兩主考及余先行  
叩頭禮畢次布政司同文武衆官排班行三  
叩頭禮布政司前跪衆官亦跪禮生讀表畢  
布政司仍回原班再行兩跪六叩頭禮畢督

撫以下跪送

龍亭而退是日又讀滇志一冊

初四日同李秉公遊安寧州觀溫泉守備陳國祥送於郊外行三十里飯碧雞關策馬又三十里至州由螳螂川登小艇障以布幄順流十五里抵溫泉茅屋數家映帶左右上有官廨憩而飯焉秉燭以浴初入湯熱氣侵府少頃始定舊撫李方伯餉以食物是夜秉公即設讌于碧玉泉官舍碧雞金馬東西對峙中隔滇池相距五十餘里漢宣帝遣王褒入蜀所祭者也螳螂川出滇池環繞州治

水中沙洲肖其形故名 溫泉出石窰間高  
下石坡不假甃治水由沙中沸上清如天泉  
泉中層一色石如碧玉故名碧玉泉浴時垢  
自浮出少頃便可瀹茗東坡詩記云滇中寧  
州白崖曲江德勝關浪穹宜良鄧川三泊江  
川羅次所在有之不止數十處而安寧爲最  
且溫湯之下必有硫黃水作硫氣獨安寧者  
清香甘潔曾有人見其下露丹砂數粒乃知  
其故後周王褒溫泉銘云白礬上徹丹砂下  
沈華清駐老飛流瑩心大畧溫泉皆以白礬  
丹砂硫黃三物蒸爲煖流耳滇畧云滇溫泉

至多安寧州爲之冠

初五日大理郡佐來訪於湯池留與泛舟觀  
魚對飲終日兩岸桔槔引水溉田堰圩鱗次  
舟過若決呂梁水車高翻濺珠成雨飛灑空  
際酒罷再入浴無復昨夕惴恐四體和洽屈  
伸自如如有郎副將扶病坐湯亦來訪際晚復  
與姚李諸君暢飲武郡丞餉羊酒州守送酒  
肴李秉公今從者唱打棗竿哀婉淒苦不忍  
終聽

初六日姚郡丞別去乘舟渡西岸遊曹溪寺  
傍有溪泉自竇中出泠泠盈澗清甘可飲適

復坐湯兩臺暨州守皆餉酒肴 溫泉右一  
里有聖水泉一日三潮今水尚流注而無潮  
矣 曹溪夜月安寧勝景

初七日晨起坐湯加快適瀕行徘徊不忍遽  
去行時微雨乘舟至安寧觀鹽井策馬由高  
嶢復登舟李方伯設席舟中泛昆明遊龍王  
廟坐石坡久之池水漣漪一碧無際回舟至  
高嶢月出太華山巔武君飛棹而來暢飲舟  
中 安寧漢連然縣也華陽國志云連然縣  
有鹽井滇程記云安寧民食馬蹄鹽鹽產象  
池井今縣西北五里有呀巉山鎮山也其水

可以煎鹽 碧雞關下曰高嶢山有高嶢村  
初八日舟行還會城督撫司道諸公來顧談  
湯泉之勝

初九日往晤兩主考閱滇志李秉公武天柱  
雲州來飲

初十日兩主考來晤謝存義試事甫畢過寓  
談至深更

十一日李秉公約遊妙高寺殿宇壯麗上出  
雲表飲于寺前觀秉公射時已被酒然發無  
不中舉坐驚羨同遊楚雄別駕周蔚及張陸  
二君也秉公射時余與周君對奕日下趣歸



駕半途月出策騎回館舍 妙高寺離城二  
十里盤曲而上不啻關嶺在三華山深處地  
僻而勢竒梵宇巍煥清絕無纖埃鳥行草中  
見人不避後有高閣足瞰滇池志云昔蒙詔  
時僧廣白所建

十二日晤李方伯謝學使及雲州秉公

十三日撫軍入武闈雲州充同考試官謝敏  
公餉熊掌工魚諸物

十四日周別駕李秉公來

十五日謝敏公招飲舉人謝儀張白生來謁  
十六日舉人歐陽方曜傅作舟來謁昆明今

初上官來顧留周別駕談

十七日造督府署齋觀雲南地圖惠大理石屏

十八日發武舉榜中潘璵等二十七人雲州得士十人

十九日往謁撫軍會其同范公來訪相左晤方伯而還舊定遠令曹君振邦來晤曹已亥進士也 新中式武舉潘璵等來見

二十日督府招遊羅漢山與撫軍石公及主考羅張兩先生奕於舟中遊龍王廟觀漁人打魚寒天入水浮波上下口嚙手捕皆巨魚

撥刺鮮鱗即時充饌登山止及半還舟復奕  
數枰自辰及酉未曾停杯比返頽然矣

二十一日造督撫兩公及前撫王公歸公館  
武郡丞周別駕陸雲州李守備及楊守備來  
索飲嘗湯池青魚鮮美異凡鱗楊名琳

二十二日晤兩主考遊五華寺繞寺皆松柏  
參差映帶殊可遊賞邀李秉公諸君未至與  
張君對酌微酣諸君始至飯罷復遊圓通寺  
歸觀德堂閱射更餘就席 圓通寺在螺山  
之陽窮幽極阻亭榭臺閣皆附崖穴山在昆  
明北城內童然皆石作深碧色盤旋如螺故

名有洞名潮音深幻莫測土人云所通甚廣  
今閉矣滇池中望之惟螺山與碧雞獨高  
寺舊爲朝賀行禮之所今移于五華山

二十三日謝學使來晤赴前撫軍王公席兩  
主考與焉

二十四日以使事旣畢辭督撫諸公啓行午  
後督府伴來報大人總憲之命是日范公送  
樂部設宴公館羅太守雲州諸君共數人釀  
分會飲于館中消晝且志喜也

二十五日督臺餞飲武天柱惠十鱗魚似蛙  
其目有十字

二十六日撫軍餞於惠風堂還則雲州秉公  
天柱已在館復談更許

二十七日孔憲副餞行與者天柱雲州秉公  
閑上制府以南榜送閱喜道積師魯兩弟秋  
捷

二十八日發起馬牌謝學使餞行與席者與  
昨同方伯以督府命來留

二十九日李方伯餞行陪席者昨數賓外益  
以建水州劉挺同知郎埭

三十日朱君仁餞行同席者提舉夏宗堯其  
人然諾慷慨有丈夫氣見余頗契合恨相見

晚

十一月丙子朔兩臺來賀大人壽往謝羅太守武郡丞陸雲州李守備夏提舉數人置酒圓通寺薄暮復攜酒上五華山盡一更而散初二日大人誕辰司道諸官來賀往謝方伯邀飲署中與謝敏公奕

初三日督撫兩公來晤招雲州秉公飲

初四日李方伯孔糧道謝學使來晤

初五日與府縣諸君話別

初六日舊撫王公來晤

初七日晤兩臺及司道致行期赴遊擊張君

志招

初八日督臺遣雲南府同知武國楹到布政

司請

詔送至公館安

龍亭內兩臺及司道來送行

初九日辰刻奉

詔出省城百官於歸化寺送

詔兩臺設席餞行舊撫軍及司道諸官舉酒為別

兩主考於迎恩寺送

詔挈榼以待督府遣官護行澂江府韓俊傑惠康

郎魚

谷名大頭魚

武天柱李秉公陸雲州送至板橋

置酒

初十日發板橋三君又送至龍王堂酌酒而別黯然幾至隕涕是晚宿楊林 龍王堂乃楊升菴先生讀書處

十一日天陰大風寒甚宿易龍適姚州守王治國丁艱回籍同行其婦翁方永矣來訪同里人也

十二日天晴微暖午間策馬至馬龍宿

十三日行至響水舖南寧遣郎君殿臣迎置午餐南寧躬迎於二十里外有鼓吹亟遣去宿縣署中總戎李懋功副戎夏遠黃來訪是



日遺書謝督撫諸公署舍草覆墻壁傾頽荒涼萬狀萬里宦遊得此疲邑相對浩嘆

十四日別南寧益惆悵復送余交水霑益州守馬君其德郊迎晚不能進即宿于交水與南寧談二鼓乃寢

十五日別南寧早行州守送於郊殿臣送至白水策騎行宿平彝衛是日大風而山景樹色甚佳砂石撲面不能肆覽馬甚良六十里俄頃即到不至困人 衛已裁曲靖通判攝事

十六日天未明雷雨交作中途復大雪千巖

盡白樹雜青蒼不甚寒但塗滑輿人苦之澗  
中梅花盛開宿亦資孔驛駐後晴明是日至  
夜有着無酒乞於陳守備得二罌

十七日冬至就公館設

香案遙望拜

闕晴和宿普安州

十八日天晴將至普安州見一洞深廣奔流  
匯入洞中土人名爲觀音洞

十九日路盤曲高峻不啻羊腸無向時夷坦  
輿夫艱苦爲之惻然宿南安衛道遇兵部筆  
帖式往滇取提臣至京部審爲鶴慶鎮臣所

糾也筆帖式於仲冬朔日發都中是日至此地計二十一日當至滇中馳驛之速莫過於此衛已裁改立南安縣新令未至普安縣攝事

二十日發時天陰至盤江始見日光暖氣微蒸方信此地隆冬不寒也宿永寧州盤江至安莊名屬永寧皆土司為政而夫馬專責有司故其邑尤稱疲惡

二十一日天晴日暖行三十里亭午至關嶺驛止宿焉驛在山之西麓城周不及里許城外居民六十餘家

二十二日越關嶺之半爲馬跑泉久旱水涸  
廟前新竹已長百竿無復前時湍激矣坐頃  
之下嶺攜酒至望水亭對泉而飲賞心怡目  
莫過於此距鎮寧三里遊雙明洞俗名觀音  
洞先有一洞光明軒敞左右兩橋度橋入洞  
堂壁四周上圓下方崖漿滴成大士像若天  
工然崖間石筍數尺竒偉絕世出洞數武石  
峰坑律復得一洞下有寒泉注爲澄潭深不  
可測折而西流穿石至前洞之橋下磷磷有  
聲過碧潭兩山夾道多有如洞門可入者幽  
巖深谷雖好事不能窮索華嚴大空兩洞以

深入為佳此與飛雲豁然四達以明敞為勝

宿州治

二十三日天晴早到安順侯提督襲爵病初愈未勝出迎遣官迓於郊余往晤之留飲止

公館

二十四日提督堅留為停一日同張用章遊

圓通寺登塔山

二十五日雨雪提督置餐待于水橋天寒連舉數觴微酣而行宿平壩普定縣幕中客上海沈訥遠來晤留之飲已裁衛設縣名平安新今未至普定邑今攝事

二十六日天陰沈訥達訂同行至會城過威  
清衛地宿狗場舖 已裁衛設縣名清鎮新  
令未至廣順知州攝事清鎮至狗場二十里  
二十七日天陰行二十五里至貴陽巡撫率  
諸官接

詔禮畢同沈君夜飲

二十八日天陰赴馬撫軍世濟招

二十九日天晴晤司道諸君及諸郡守之在  
會城者酬應終日晚赴司道公宴

十二月乙巳朔天晴同張用章遊照壁山飲  
於山顛下山遇一僧坐石上談片刻晚赴諸

太守之招同貴陽尚琰已歸安順唐朝宣思南

姜登高已陞臨平越白邦傑都勻端木象震鎮

遠王清遠照壁山去城三里登之全城在

目萬山疊繞烟雲無際皆不及遊遙望而已

初二日發貴陽巡撫以下送

詔天陰下午大風宿龍里微雨

初三日發時晴明復遊馮虛洞奔泉作雷聲

心神為駭宿新添已裁衛并於貴定縣遷

縣治於此前治土人稱舊貴定

初四日五鼓微雨發時晴明道滑難行將至

平越路徑幽折溪水環流令人有悠悠世外

想宿公館陋甚

初五日天陰至葛鏡橋登三元閣復于橋上  
觀石壁流泉久之乃捨去宿清平微雨

初六日雨未止路稍平泥濘難行至大空洞  
題詩於壁渡重安江窮日之力得到興隆乞  
酒於守備得一罌已裁衛并於黃平州移  
州署於此興隆至黃平三十里

初七日天陰守備宣應魁置酒飛雲巖杯酌  
流連甚樂前詩已刻之點蒼石立于巖間讀  
同年金會公長歌爲諸刻冠愧之宿偏橋飲  
遊  
邦棟署中



初八日鎮遠副將張祚置午飯於中途宿鎮  
遠官廨

初九日太守王清遠遣人覓舟以待副將又  
置酒中河山遊中河洞飲寺中面對石屏下  
瞰長橋高山流水賞玩不置 中河山在府  
城東兩水夾山奔流下注洞在山南廣丈餘  
供大士像名太和洞

初十日登舟舟狹而長名鯀船行於叢石間  
順流如矢水聲淙淙兩岸千仞溪水清澈可  
鑿毛髮仰眺俯視應接不暇行五十里泊於  
羅漢溪

十一日舟中得宴起天雨兀坐傍山而行片石孤峰皆有竒趣泊平溪衛夜雨雪是日讀滇志三冊

十二日寒風颯颯擁爐坐舟中快讀滇志四冊得解寂寥行百二十里宿霸州

十三日積雪未消微霰復下寒風蕭瑟而山色明秀耀人心目泊沅州謁辰沅道王公舜年

十四日天寒如昨雨雪雜下霏霏終日山景更佳讀滇志三冊泊瀛口

十五日天尚陰過高雷洞灘水急聲沸如雷

舟行奇險而山水亦奇勝坐於船艙瞻眺不暇給諷杜詩數章以下大白至黔陽春秋時屬楚秦爲黔中郡漢爲鐔城縣梁置龍標縣屬辰州唐貞觀中析龍標置縣於朗溪之側即名朗溪縣天寶初更名黔江宋元豐更爲黔陽縣隸辰州府黔江源出牂牁經縣城南里許有赤寶山山勢插空日出霞映如錦黔水行其下爲沅靖二江合流處十六日天陰飲於令署中已刻發棹過鸕鷀灘行六十里至洪江烟火萬家稱爲巨鎮過大黎溪石壁崇峻天矯亘天四望萬

山或遠或近皆披霜雪泊舟茶陵溪

十七日早發天晴嚴霜雖零而樹色蒼翠雲  
山明媚猶如秋初過黃絲滾洞灘險與高湍  
等下午微得日光夜月皎潔水天一色登岸  
坐良久乃下宿桐頂

十八日行後復陰雨崖皆絕壁峭峙數十里  
不絕溪流少緩舟至辰溪泊處景絕佳已暮  
不及遊終夜悵然

十九日天氣晴和舟行僅邁此耳危石插空  
不啻千仞於懸絕處得寸隙即置屋如蜂房  
蟻殼下臨深淵上壓巍巖土人云賊據辰時

居民作避兵計築室於此惟取人迹不通險阻非所畏也崖隙橫一船長二丈餘又有石屹立如人志謂之辛女巖以爲高辛氏女化石之遺跡過浦市約四十餘里皆有綴巖小屋懸梯猶在兵革之苦於此可見過盧溪縣十里泊 唐武德初置縣先是梁天監中曾置盧州於此盧溪在縣西二百五十里 浦市稱巨鎮廛舍稠密估舶輻輳十倍於洪江二十日晴和過辰州於白湧維舟二十一日晴和順帆而下行一百四十里山高蔽天草木蒙翳諸峰疊秀泊水心寨以水

心崖得名見桃源志

二十二日雨至桃源晤汪令  
泊舟城南

二十三日四鼓即行寐初覺已至武陵登岸  
宿公館提督徐君治都岳常道甘君文瑛以  
下來顧是日風雪寒甚晚少止

二十四日晴和武陵令勞啓銑攜酒來飲午  
後赴甘君招

二十五日作家書寄都門爲提督所留羈一  
日程午後赴飲更餘始別

二十六日陸行渡滄浪水宿龍陽官廨  
龍陽山在縣南九十里三國志吳分漢壽置龍

陽縣 名勝志云良山在縣西南七十里良水出焉滄山在縣西南九十里相連爲浪山滄水出焉合流入江謂之滄浪

二十七日五鼓就道行一百三十里宿益陽縣 本秦縣又曰澆江以在澆水之陽也水經注云澆水又東北過益陽縣北應劭曰縣在益水之陽今無此水或亦澆水之殊目矣澆水東與沅水合流東北入於江謂之益陽江口 志云澆江一名茱萸江源出零陵經邵陽水口東北至縣

二十八日早行渡澆江宿寧鄉飲於王今錢

昌署 漢益陽地宋爲寧鄉

二十九日行至半途湖南撫軍丁公思孔遣  
官來迎乃渡湘江值水落蕩槳平渡憩長沙  
官解謁撫軍布政黃君性震按察鄭君端糧  
道趙君廷標太守楊君威盛郡丞趙君寧別  
駕王君駿來顧已初更矣 湘嶺之間湘水  
貫之湘水至永州與瀟水合曰瀟湘至衡陽  
與蒸水合曰蒸湘至沅州與沅水合曰沅湘  
以入於洞庭沅湘記云湘水至清深五六丈  
見底了了石子如樗蒲五色鮮明白沙如霜  
雪赤岸似朝霞 湘江中有四洲曰橘洲直



洲誓洲白小洲夏日水泛惟橘洲不沒即李  
衡種木奴千頭處古語曰昭潭無底橘洲浮  
志曰昭山在善化縣南五十里絕巘西奔  
秀起湘岸亭然翠立山皆怪石磅礴異木層  
蔭微露岩萼舟過其下往往見巖牖石窓窺  
攀莫及昭潭在昭山下水澄如墨深不可測  
亦名湘洲潭

除夕撫軍來顧司道郡守以下繼至方伯郡  
司馬縣令皆送栢酒荆楚風俗與吳下畧同  
爆竹鐘鼓不絕于耳家家守歲終夜謹譁遊  
子殊不忍聞

二十七年戊辰正月乙亥朔設

香案拜

闕司道以下來賀歲余往賀撫軍未晤晚飲公署  
初二日撫軍來賀歲晤談久之赴趙郡丞招  
司道三君以撫軍命來留

初三日晤黃方伯赴撫軍招對酌聽樂盡歡  
初四日赴司道招

初五日赴楊太守王別駕招

初六日司道置酒於嶽麓書院渡江三里肩  
輿而上敬覽禹碑謁崇道祠又謁朱張兩先  
生祠飲於曲水之亭風和日暖隨處酣歌不

絕於路佳氣葱鬱堂宇魏煥洵佳節快遊也  
晚飲撫軍署中 大禹碑刻山左右壁上七  
十七字蓋以亭 宋開寶間郡守朱洞創建  
書院咸平中州守李允則請賜書藏於中祥  
符八年周式爲山長召見拜國子主簿使歸  
教授賜名嶽麓與嵩陽應天白鹿洞稱四大  
書院乾道元年劉珙爲安撫使初禮殿中肖  
闕里聖賢像請張拭南軒主教事時南軒家  
於潭州乾道三年朱晦菴聞南軒得胡氏之  
學自閩來訪留兩月講學院中手書忠孝廉  
節四大字及道鄉臺等額於堂論中庸之義

荆赫曦堂於山頂紹熙四年文公知潭州增  
學舍至百餘間學者千餘人後真德秀魏了  
翁相繼知潭州皆以周程張朱之學勉勵士  
子教化大行元吳澄作記明弘治七年通判  
陳鋼等重修又建崇道祠以祀張朱二子郡  
人李東陽作記 書院前堂三楹懸

御書學達性天四字扁額 聖殿後有四箴亭石  
刻程明道視聽言動四箴及明世宗敬一箴  
又上為崇道祠設張朱兩子位 聖殿右為  
擬蘭亭亭前流觴曲水亭北有汲泉亭 嶽  
麓書院右有唐陳州刺史李邕麓山寺碑

道鄉臺宋鄒浩號道鄉謫新州道過潭潭守  
溫益逐客逆旅不敢舍夜渡湘江後張南軒  
築臺晦菴刻石以表之 嶽麓即衡山七十  
二峰之一志云南嶽周八百里祝融爲首嶽  
麓爲足又名靈麓峰去湘江六里

初七日辭行赴長沙朱今前詒之宴

初八日登舟行未三里阻風泊於江濱江船  
視風色爲行止風不利寸步不能前故杜子  
美有銅官守風之作

初九日守風

初十日行未數里復阻風

十一日午間風利行五十餘里宿於喬口少陵詩云喬口橘州風浪促即此地

十二日行十餘里阻風

十三日登舟以來無日不遇風雨是日雨小風微過三十六灣口至湘陰祭河神宿於蘆林潭離縣三十里大雨竟夕 長沙至湘陰

縣一百二十里古羅子國縣治在筓竹岐俗傳舜採筓竹於此因名 汨羅江在縣北七十里源出豫章流經湘陰分爲二南流曰汨北逕古羅城曰羅至屈潭復合故曰汨羅汨羅山在縣東北七十里上有屈原墓 黃陵

山在縣北四十里湘江之濱上有舜二妃墓其廟曰黃陵廟黃水出山下西流三十里入湘江卽所謂羹膾湖也韓愈有黃陵廟記傳云舜崩二妃攀竹悲衰淚滴竹上成斑故湖南多斑竹 三十六灣水在縣南湘江北流至縣門逕江口分一派東流有三十六折一派北流由陵子口出合洞庭 青草湖在縣北一百里與洞庭連曰重湖傍有磊石山水落則見山足水滿則與洞庭湖爲一

十四日守風

十五日早雪仍泊湖岸更餘朱令使至聞

慈寧宮之喪

十六日行數里風厲復止依一戍亭四壑曠  
野方就枕聞柝聲亂鳴訊之云有虎又鳴金  
吹角發銃乃去

十七日四鼓即發天質明風復動日出少衰  
行六十餘里狂飈頓作艤舟未穩心冲冲然  
午前家中使至南北俱有平安書旅懷一慰  
十八日午後風少衰得移舟泊善地終不能  
行

十九日風止浪息傍君山而行過鹿角鎮至  
岳州泊西門外太守李遇郡丞李鍾靈來晤



君山在洞庭湖中以湘君所遊故曰君山  
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即離騷  
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也秦始皇浮江至湘  
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問湘君何神博士對  
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始皇大怒使刑  
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岳飛征楊公  
伐君山木爲巨筏即此又山海經君山有石  
穴潛通吳之苞山郭景純所謂巴陵地道與  
荆江南來濁流洶湧夏秋諸江瀑漲入於  
湘江則成洞庭湖清流頓濁岳人謂之翻流  
水秋深水降還成湘江湖水又逕巴陵城之

跨岡嶺濱阻三江志云岷爲西江澧爲中江  
湘爲南江皆會於此名三江口禹貢九江即  
洞庭也許慎曰沅漸澗辰澂酉澧瀆湘九水  
皆合於此故名九江瀆湘最大皆自南而入  
荆江自北而過洞庭緒其間名爲五緒岳  
陽樓州城西門樓也唐初盛詩但云巴陵城  
樓大曆間杜子美有今上岳陽樓之句後人  
因以名之修於康熙之二十二年火於二十  
六年四月范文正碑亦燬巴陵亦作巴丘  
相傳洪水時巴蛇爲害禹治水斬蛇積骨成  
丘因名郡縣志云劉巴葬兵陽故號巴陵城

似未可據巴葬成都不應在此 鹿角鎮有  
道士狀卽禹貢之東陵莊子盜蹠死利於東  
陵之上是其地也 諸邑之地面湖背江每  
遇霖潦則壞堤決岸民無安止家於舟業於  
漁者十室四五土人以潭戶名之范文正詩  
幾處雲藏寺千家月在船以此也岳人以鴉  
爲神鴉無敢弋者舟過羣集於帆以食撒空  
飼之飛舞接食百無一墜故稱神鴉 岳陽  
門外沙磧中有鐵扭大小五枝各重千許斤  
或以爲壓勝制蛟蜃之害

二十日晴日微風順帆而下過城陵磯道人

磯白螺山午刻至臨湘縣治距江濱三里復  
行六十里泊新堤志云城陵磯在縣北十  
五里湘水南來岷江北注爲一郡水口又云  
縣西南四十五里有城陵磯彭城洲三湘浦  
水經注城陵山有侯景港侯景起於汝水之  
南而敗於三湘之浦一名侯景浦新堤又  
名茅埠江中巨鎮屬沔陽州名勝志云江水  
自巴陵逕白螺山南又逕烏林南東過茅埠  
口水經注云江水左逕烏林南與江南亦壁  
對岸

二十一日早行晴和過石頭口鎮泊嘉魚

圖經云嘉魚縣有魚嶽大崖之山瀕江爲赤壁北可望烏林陸口名勝志云魚嶽山在縣西北二里以形似而名魚山水驛設此本晉沙陽縣地隋廢入蒲圻又以其地產鮎魚因置鮎瀆鎮南唐保泰中始置縣又云蒲圻縣吳孫權置在蒲圻湖側今爲嘉魚之境元元和郡國志赤壁山在蒲圻縣西百二十里北岸卽烏林乃周瑜破曹操處蓋唐蒲圻臨江之地後析入嘉魚也山以赤壁名者漢陽漢川黃州江夏嘉魚凡五處黃州乃赤鼻山子瞻誤耳案史昭烈駐樊口進兵逆操遇於赤

壁則赤壁當在樊口之上又云赤壁初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則赤壁當在江南操引軍從華容道步歸古華容今之監利縣也顧起元赤壁山考曰赤壁在嘉魚宋謝枋得猶於石崖見赤壁二字子瞻所遊乃黃州赤鼻磯土人訛爲赤壁嘉魚西七十里曰赤壁烏林磯西北八十里爲石頭口鎮東北爲岳公城四十里爲蘄州鎮

二十二日天晴日暖早行至蘄州鎮泊於鄧家口

二十三日晴暖過金口鎮午後駕小舟至漢

陽其令張壽民吾姊夫也入署省姊骨肉聚對愉快可知并與家鄉親友話舊盡醉始就寢 三國志云魏初定荊州置屯沔陽以爲重鎮沔陽者漢陽也圖經云三國以前書傳多稱漢而不稱沔其後多稱沔而不稱漢志云江水在縣治東南環抱郡城北去即岷江也上接蜀川瀟湘洞庭諸水合流東南入漢陽府界又云岷江自岷山歷歸州彝陵宜都枝江公安石首繞武昌城北過黃州蘄州至九江出境 漢水在縣治北三里禹貢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

滋至于大别南入于江 案漢水源出蟠冢  
山經鄖陽均州光化繞襄陽城北又東南經  
宜城抵安陸至漢陽大别山入於江乃爲江  
漢合流今漢陽東門名朝宗門取江漢朝宗  
之義 圖經云漢水至江夏安陸縣又名沔  
通鑑載梁武帝築漢口城以守魯山蓋夏口  
漢口沔口名有三而實則一也歷考諸志皆  
云漢沔爲一有云在縣南四十里者謬也漢  
口在大别山北漢水與鄖水合流入江處又  
志云夏口正對沔口東漢謂之夏口戍又曰  
魯口即夏口正對魯山



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皆在署中而二十六日壽民置酒高會二十七日渡江至會城謁總督行清公余同宗伯叔行也復回縣署宿二十九日壽民設餞

二月甲辰朔晚別壽民登舟泊大江渡口即漢口也萬艘雲集帆檣蔽江市廛鱗次櫛比約三十餘里風景繁庶民不事田產惟趨貿易百貨會集商賈輻輳稱天下巨鎮但五方雜處奸宄叢生號難治焉漢水入江處謂之沔口吳魏相持以沔口爲重鎮

初二日遊晴川閣俯瞰大江渡舟如蟻來往

不絕閣與黃鶴樓分岸而峙會城之山川林  
藪粲然在目 晴川閣在大別山禹貢內方  
至于大別即此一名翼際山又名魯山俗名  
龜山望之後山高大致背前山如首殿在背  
閣在首旁有禹王廟山凹爲鐵門關關旁即  
禹功磯一名吳王磯長江之險與武昌共爲  
門戶吳之所守者禹功磯也小別山則在漢  
川縣 山下有石穴二後漢董襲傳孫權征  
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大紮繫石爲  
釘於穴口爲權所破又晉伐吳吳人於要害  
處率用鐵鎖橫截亦名鎖穴也

初三日渡江遊黃鶴樓峭峙江口與大別對樓三層六角眺望漢陽草木人物歷歷可數較晴川閣之望武昌更曠傍有湧月臺後爲仙棗亭亭已毀棗樹數株尚存黃鵠山在城西南隅山形蜿蜒俗呼蛇山志云黃鵠山蛇行而西吸於江其首隆然黃鶴樓枕焉其下爲黃鵠磯前人言黃鵠事者有四一謂仙人黃子安騎黃鶴憩此一謂費禕駕黃鶴仙去一梁任昉謂荀瓌字叔煒非費禕一謂辛氏沽酒道士画鶴於壁後道士復至乘鶴飛去以崔顥詩觀之似乘鶴實有其人要

之仙蹤荒忽未可知若樓之塑呂仙像旁卧  
盧生則好事者爲之耳仙棗亭即呂仙亭傳  
云有仙於郡治前吹笛忽不見惟見石鏡題  
詩末書呂字故名今黃鶴樓中之塑呂仙像  
跨鶴吹笛或因此耶 湧月臺在樓傍石刻  
頗古相傳是曹操筆志辨其非謂取少陵月  
湧大江流之句後人書之耳或云舊無臺字  
或云三字相聯余細視之不能辨但字畫古  
朴不似近代人筆

初四日祭江神守風

初五日守風壽民來訪

初六日守風壽民置酒晴川閣快飲冒雨歸舟

初七日天雨守風壽民來晤嘗熊掌一飯而去

初八日晴始解維掛帆行六十里宿於陽邏更餘人寂偕同行諸君步於舟艙明月流光水波激射徘徊良久心曠神怡 陽邏堡屬黃岡縣春秋爲羅汭元兵渡江處

初九日晴風未順行數里即泊千里無烟孤舟獨繫稍有戒心酒後令從者登岸射燈更餘始卧

初十日行二十里宿於雙流夾夜半烈風起  
十一日風猛停舟江灘震蕩終日不寧更餘  
始息

十二日早發揚帆過團風鎮三江口午餘至  
黃州府泊舟南門外之臨臯亭與武昌縣隔  
江相對訪蘇太守良嗣 三江口在縣北團  
風鎮之下梁元帝有泊三江口詩 臨臯亭  
子瞻謫黃州寓此王介甫問客子瞻近何作  
有客曰醉卧臨臯亭起而作寶相記千餘言  
介甫曰子瞻人中龍也

十三日與同行諸君遊赤壁得瞻東坡先生

像暢飲其側復移酌二賦堂之後軒風帆沙  
鳥烟樹晴雲江山之勝盡在目中太守聞之  
亦載酒來爲竟日歡月出皎潔如晝騎而歸  
舟 府城西五十里爲團風鎮一百里陽邏  
堡百三十里沙武口 水經注江水又左逕  
赤鼻山南其山臨側江川下爲赤壁磯蘇子  
瞻泛舟於此作賦謂即周瑜破曹兵處於是  
嘉魚之赤壁童子知之矣東坡在治東百餘  
步宋元豐三年子瞻謫黃州監稅寓定惠院  
故人馮正卿爲守以故營地數十畝與之是  
爲東坡時以大雪中築名曰雪堂其舊址尚

在治內縣學其基也 赤鼻山在漢川門外  
上有大悲閣燬於明末趙文敏所書赤壁二  
賦石刻同燼今所存惟東坡書滿庭芳詞  
白龜渚在赤壁山下晉毛寶守邾軍人放龜  
於江後城陷於賊寶與軍士赴水死者甚衆  
惟放龜者如有物載至東岸獲免視之乃昔  
所放龜也今石刻題曰毛寶放龜處謬矣  
南對武昌之樊山即樊口陶侃庾亮所鎮  
十四日微雨午晴以修舵泊舟巴河蘄水縣  
地也

十五日守風



十六日細雨微風過蘭溪經道士泐望西塞  
山突出江中峻巖如削山之南樹色葱鬱幽  
凝深奧不類人間是日行百四十里泊蘄州  
物產志云蘄州出竹宜笛宜簞白居易有  
寄簞與元九詩又產白艾綠毛龜白花蛇蛇  
首方背有花紋尾如雞距能愈瘋疾

十七日至武家穴泊廣濟縣屬也自過蘄州  
層巒疊嶽遠近錯出豁人神思是夕微雨遠  
望迷離烟景尤勝

十八日酣睡中聞篙工云九江在望矣亟披  
衣起洗沐方畢猶得望見琵琶亭鎖江樓風

帆迂激頃刻已過早飯罷至湖口之八里江  
度江八里至縣故名久困石尤乍得風便徑  
過九江未及登眺南望一山繚亘其高插雲  
漢蒼翠層疊羣峰隱見不可端倪即匡廬山  
也又望見一小山在鄱陽湖中舟人云大孤  
山是 登州總兵蔡元之任江程偶同遂來  
見訪 官箴夾一名小江市離九江五里即  
江西地界 琵琶亭在城西江濱白居易送  
客聞商婦彈琵琶作琵琶行立亭於此 鎖  
江樓土人名潯陽樓在府治東三里樓三層  
左有塔 湖口漢爲鄡陽鎮劉宋時爲湖口

戊謝客有入彭蠡湖口詩是也南唐始割彭澤縣五柳彭澤二鄉之地置湖口縣彭澤鄉即漢晉彭澤縣治陶元亮嘗為今往往有遺跡廬山在南康府城南自遠望之蒼蒼隱天非清霽不見其峰

十九日宿於湖口關前度江至縣治遊石鐘山半度風高浪激凌萬頃之波水如層雪舟若行雲擊楫中流浩然興懷至山半羣石森然成列坐頃之待同遊者未至忽聞寺中有人聲知童子攜酒具洗盞久待矣欣然就寺中與漢陽偕行舅氏同飲半酣步於寺左遊

史真司已

上

江聲閣閣之右石皆截嶮矗立江岸擊之噌  
吰相應如鐘下瞰漁人網魚不啻萬仞石多  
熙豐崇觀以來題咏復飲於高岡遠矚廬嶺  
俯臨大江踈樹連雲絕壁吞吐江濱巖洞爲  
水所穿泐玲瓏可玩茲實稱勝遊矣度江歸  
已及酉刻風靜波平大異午前 水經云彭  
蠡之口有石鐘山湖口有兩山對峙江岸南  
爲上鐘山北爲下鐘山茲所遊者下鐘山也  
予瞻泛舟於此作石鐘山記云微風鼓浪水  
石相搏聲若洪鐘故名石鐘  
二十日五鼓大雷雨阻風蔡總兵招飲舟中

觀劇

三十一日天雨阻風

二十二日煙雨空濛水天一色過彭澤十里  
一山突兀中流峭拔秀麗名曰小孤四面斗  
絕惟南崖之半有寺閣可登僧人棹小艇分  
衛其舟赤呼爲紅船次馬當山泊於磨盤洲  
終日大雨夜分不止 小孤山在縣治北十  
里大江中志云大孤似鞋亦名鞋山小孤似  
髻亦名髻山 馬當山橫截大江南岸烈風  
撼浪稱爲至險陸魯望銘云天下之險者在  
山曰太行在水曰呂梁合二險而爲一吾又

聞乎馬當 彭浪磯在縣北聳立江濱與小  
孤山對俗訛爲彭郎

二十三日守風終日雨

二十四日雨雪大風如昨蕩撼不寧浪高如  
山聳心駭目賴傍崖繫纜視巴河之中流而  
宿安矣

二十五日天陰早行過東流宿於黃石磯  
黃石磯明宸濠反兵敗問地何名舟子言黃  
石磯江西土語則王失機也宸濠愕然以爲  
不祥卽其地

二十六日行三十里早至安慶晤楊撫軍多

按察傍晚上岸遊迎江寺登迎江塔上鎮皖樓龍山聳峙於後大江浩瀚於前登眺足樂列炬始登舟焉龍山周五十里北鄆郡城如列屏展皖封鎮山也

二十七日天晴風未利將至哪叱磯風迅浪急轉舵不得危險特甚舟人齊力操楫始得依岸掛帆隨風還泊樅陽之上口

二十八日天晴行二十里至樅陽之下口以風未順而泊樅陽漢縣今爲鎮屬桐城離泊舟處尚數里漢武帝元封五年南巡狩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

陽而出即此地也

二十九日晴暖午刻放舟同諸君過襄船飲於汪氏風和帆緩行八十餘里過池州至更初宿於梅根江流瀾汗萬里無際坐襄船不自知其在舟也梅根河在府城東四十五里源出九華山會於五溪道此河入於江詩云火照梅根冶庾子山枯樹賦云南陵以梅根作冶

三十日早行微雨晚霽過大通鎮銅陵縣泊於鯉魚料大通池州巨鎮也江右磁器畢集大通河在銅陵縣南四十里其源一出九



華山一出天門山一出梅衝山會於車橋河  
至大通鎮入江

三月甲戌朔大霧行未二十里風勁挽舟荻  
港村市整密依山爲城天氣晴和與諸君遊  
鳳凰山石爲几草爲茵楊柳正綠梨花始放  
舉酒相矚不覺頽然斜陽晚色踈樹清風守  
風之苦殆忘之矣 荻港在繁昌縣西南四  
十里與赭圻城相屬西望無爲州乃江流險  
處 鳳凰山在繁昌縣西南山盡於江下爲  
荻港

初二日行二十里風阻還泊於舊縣午後風

微復行數里而泊

初三日晴暖至蕪湖泊舟

初四日五鼓大風午後細雨未開舟

初五日守風

初六日早行至西梁鎮復爲風阻同諸君遊  
西梁山巉石嵯峨橫江峭立山半石上勒天  
門二字旁刻李白題復登絕頂與東梁山對  
峙東梁山一名博望兩峰相聳夾以大江山  
下有僧舍數椽花柳濃艷鳥雀爭喧絕無囂  
塵復數武竹籬茅舍皆臨水背山雜植桃李  
亦復雅韻

初七日揚帆至江寧之龍江關

初八日泊關東門晤李觀察寅工

初九日守風

初十日開舟過燕子磯至黃天蕩江濶無際  
正欲維舟烈風頓作幾至不測隨風漂蕩忽  
得傍岸若有神助焉風雨交至波濤震撼終  
夜不得安寢泊處名朱家嘴猶未離黃天蕩  
也

十一日大霧風順泊於鎮江之銀山蕩小舟  
遊金山梵宮琳宇丹碧輝煌

御書江天一覽及墨刻心經

賜名江天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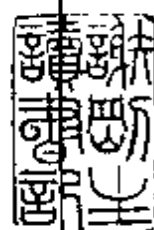
宸章煥麗樓殿改觀矣

十二日風迅不得進口祭江神遊避風館館  
在銀山寺名定波

十三日進京口

使滇日記

便滇雜記



行人司行人徐炯

道路

雲南越在天末自爲一方內外皆壅道路一有梗塞雖兵如貔虎食比京坻祇坐視而已故通滇道路最爲要事

雲南由貴州入湖廣新路

即東路

自會城至曲靖

過霑益州越普安安南普定平壩威清貴州平越清平偏橋鎮遠清浪平溪晃州沅州辰州以達長江自曲靖至沅州一千九百里行苗地中小有蠢動路即梗塞

雲南由烏撒入蜀舊路即西自會城曲靖靈益

州烏撒驛周泥七星關畢節衛赤水衛過摩尼

所普市永寧衛永安驛江門驛而至納溪縣納

溪北百里即合江縣屬瀘州共一千二百十里

雲南由建昌衛入蜀路自會城過富民縣武定

府元謀縣姚安北金沙江黎溪站滇蜀之界也

又過會川衛渡瀘沽古孫德昌所建昌衛古邛

禮州所瀘沽驛冕山所越舊衛利濟驛鎮西驛

河南站富林營濟大渡河險過金沙黎州守禦所

大相公嶺即邛峽山王陽所過九折坂過嶺三十里至榮

經縣水經注所謂牛頓頰馬搏穎即此道也武

侯南征從此

雲南由廣西路會城過晉寧州登關索嶺過江  
川縣通海縣曲江驛臨安府阿迷州皆由夷地  
羅召驛彌勒州之彌勒灣者豹速為廢驛廣南  
府狄青遣兵追  
儂智高至此富州納桑寨廣西鎮安府之納桑  
箐歸順州下雷州龍英州左州南寧州此道別  
有小路不能詳也

元世祖之兵自西番而入明太祖攻滇諭潁川  
侯等曰關索嶺本非正道正道又在西北蓋謂  
不必專事黔中也元朝取道瀘州置驛於永寧  
赤水之間蓋由蜀之東南明自永樂以後取道

貴州置驛於普定普安之間則又捨蜀而事黔

矣楊氏曰諸葛武侯入南中分軍一出牂牁今

川遵義府西南皆牂牁道一向益州今曲靖雲南皆古益州郡也而躬率步騎渡瀘

入越雋今四川建昌行都司入姚安府境即隋史萬歲自越雋入青蛉弄棟之道自是有事南

中者未嘗不師武侯之成法唐天寶九載鮮于

仲通伐南詔統大軍出南溪路今四川敘州府分遣越雋

軍行會同路安南軍出步頭路步頭今臨安府十三載李

宓伐雲南亦分二道宓自蜀入廣南節度使何

履光督軍自海道入又貞元五年異牟尋謀歸分遣信使由西川黔中安南三輩俱進于成都

安南路即所謂海道也宋寶祐初蒙古攻大理次忒列在吐蕃境內

分軍一從西道入曰晏當路在今麗江府徼外一從東道入路由白蠻即今



姚安或以為曲靖路誤也忽必烈將勁騎從中道入從越巂渡金沙江至北勝州此中道

也元至順初遣撒里帖木兒擊雲南叛者時雲南諸王禿堅等

為亦分軍一自四川進一由八番進今貴州也至順二

十四年明玉珍攻雲南分兵三路一由界首入

在敘州府一由建昌入一由八番入明初洪武十四年

傅友德等帥師討雲南分軍出四川永寧輒烏

撒而大兵自辰沅出貴州向曲靖此從來攻取

之大勢也

曲靖東通兩廣西接四川北連貴竹南上滇藩

要衝之地

山川

滇南多山水亦不可勝紀姑掇其尤著者

其名山在大理者曰點蒼山在永昌者曰高黎  
共山在麗江者曰雪山在武定者曰烏蒙山在  
景東者曰蒙樂山唐大曆中蒙氏僭封五嶽四  
瀆以點蒼爲中嶽烏蒙爲東嶽高黎共爲西嶽  
蒙樂爲南嶽雪山爲北嶽

點蒼山一名靈鷲山在太和縣西龍首龍尾  
兩關之間緜亘百餘里若屏風然高六十里  
有十九峰環列內向峰夾一澗懸瀑而下爲  
十八溪注於洱河巖厓積雪經暑不消亦名  
雪山前襟榆江後環漾水林阻谷奧而無毒

蛇猛虎冬夏氣候調適四時有花後漢郡國志永昌郡有邪龍雲南二縣注云縣西北有山特高大狀如扶風太一與雲氣相連結案大理在東漢爲永昌郡地志所稱卽此山也高黎共山在騰越州玩古名崑崙岡介龍川潞江之間潞江冬月無霜而此山霜雪嚴沍高廣四十里登之可望吐蕃雪山麓川江流經山足由芒市以入緬中

雪山一名玉龍山在巨津州東北舊名越滅根關當吐蕃麼些之界極爲險峻其東爲寶

山州

烏蒙山一名絳雲露山一名雲龍山在祿勸州東北三百里北臨金沙江與東川爲界山有十二峰八九月間常有雪又有共命鳥火其頂爲烏龍泉下流爲烏龍河

蒙樂山一名無量山在景東府北九十里其高無算一峰特出上有石枰絕頂有毒泉人畜飲之皆斃

金馬碧雞名最著皆近會城金馬在城東二十里碧雞在城西滇池之外二山相距五十餘里漢郊祀志宣帝時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王褒持節求之如淳

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世傳爲滇池左右二  
山是也又地理志越巂郡青蛉縣注云禺同  
山有金馬碧雞應劭曰青蛉水出西東入江  
也案大姚在漢爲青蛉縣今其地有蜻蛉河  
卽應劭所謂青蛉水也漢金馬碧雞之神當  
在此事跡荒遠并所謂禺同山者亦不可攷  
後人遂取滇池左右二山被以此名耳

九隆山在永昌府龍泉門外十里又有哀牢山  
在府城東二十里

九隆山者九隆兄弟所居也高千尺一名九  
坡嶺蓋山勢起伏凡九云其麓有泉自池湧

出凡九竇郡人甃石爲池承之其下匯爲大池可三十畝名曰九龍池又北勝州有九龍山一名九頭山在州治南高萬丈登頂四望見千里

哀牢山本名安樂蠻語訛爲哀牢孤峰聳秀如拱如坐雄視西陲高三百餘丈延袤三十里

全滇郡縣羈縻之地大川有四北流而入岷江者一曰北金沙江南流而入南海者三曰漾備江其南曰瀾滄江其南曰南金沙江蓋水從地之兩脅分流其中必有最高之地脊自西番羅

岷山東南至蘭州又東南至麗江鶴慶姚安又  
東南至定遠臨安轉而東北至澂江又北至於  
尋甸皆滇境也又北至烏蒙轉東而至赤水又  
西南至安莊東至貴陽又東北至偏橋赤溪又  
東至湖廣之常德而地脊始盡常德之東即湘  
水北流而入岷江矣滇之四大川一入岷江三  
入南海以此地脊聳起而界之也

南金沙江有二源皆在西蕃當孟養之北東曰  
大居江西曰檳榔江至孟養而合南流四百餘  
里受麓川江之水又南入緬甸境過金山又東  
南行四百餘里至八百境而受路江之水自此

皆行於鹽地至交趾入海

麓川江出麻里北之高黎山南過騰越南流  
四百里而至干崖又西南流三四百里而入  
南金沙江

路江又名怒江源出番地當茶山之北流四  
五百里而至永昌又南流三四百里而至隴  
川又南流三四百里而至木邦又南流三四  
百里而入南金沙江 唐地理志安南通天  
竺道自羊苴咩城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又  
西渡怒江至諸葛亮城二百里羊苴咩今在  
大理怒江今在騰越江波洶湧如怒也或作



路江聲近字訛耳

瀾滄江在南金沙江之左源在西蕃南至蘭州南流六七百里而至永昌又東南流二三百里而至鎮康又南而東流六七百里而至元江又東南流穿車里至交趾入海

漾備江又在瀾滄江之左源曰可跋海在麗江玉龍山之南東南流至賓川州又東至蒙化之北受西洱河之水又東流至楚雄轉而南入鎮沅東境南至元江處溪左能東南車里境又東南至交趾而入海

西洱河即古葉榆澤源出浪穹縣罷谷山下

東南流至大理府城東而南下入漾備江

南金沙江皆在羈縻蠻境瀾滄漾備二江其北而在滇境者少其南而在蠻境者多

北金沙江即古若水源出西蕃南入麗江境東過玉龍山北東南流入鶴慶東流至北勝州東行至永寧之南受羅易江瀘沽河之水東至環川站受滇池之水東北流過烏蒙山之西又東北流至平彝長官司入馬湖江馬湖江受大鹿芭蕉諸溪水東流四五百里入於岷江

凡雲南姚安鶴慶麗江四府之水在地脊之左者皆入北金沙江而滇池爲最大

楊士雲議開金沙江書曰雲南四大水惟金沙江合江漢朝宗于海爲南國紀天設地造本爲天下用也

大地必有險阻賴人力平之大庾嶠函仙霞古稱絕險今日過之者如康莊陸旣如此水何不然岷江古惟入海與齊魯燕趙絕不相通自會通河旣開而閩廣梁楚吳越之食貨至於京師者皆由水道視向之車殆馬煩輦致艱阻勞逸不啻千萬矣雲南物產饒沃甲于西南常由貴州二千里險阻陸道穿肩胛足至辰州而後入舟負擔之費過于物價公

私病之竊考滇池在雲南會城之南受黃龍盤龍諸水匯爲大澤北流經富民縣名螳螂川又北流經武定州之東偏北入東川界合于金沙江金沙江又東北流至四川馬湖府之平夷長官司而入馬湖江馬湖江東流六七百里至敘州入岷江故有水道自滇之祿勸州廣翅塘至馬湖府爲路一千二三百里本商行十日可達其間雖有艱險非絕不通舟者也惟武定府有一石礙江行者阻絕故寧捨水從陸惟鑿去此石始可通行鑿之之費不過萬金先正言開此道者不一其間水

道平險民夷情態惟明朝雲南巡按毛鳳韶  
之議最詳

見滇志二  
十五卷

王驥征麓川欲鑿此石以

武定酋長阻之而止蓋驥已用兵于南勢不  
敢開釁于北也萬曆初巡撫陳用賓欲鑿武  
定之石又被阻而止夫王驥當正統時國力  
已疲兵勢已鈍大權握於奄寺以三十萬兵  
討一土酋而不能如志故氣惛于武定今  
國勢方強士卒效命武定一九之地朝下  
勅而夕報命復何難哉且爲雲南越境之患  
者則有東川東川隸於四川雲南所不能制  
其地於曲靖咽喉之道止隔一嶺壘兵越險

如夷狙伺叢箐殺掠仕商踰嶺如鳥鹿滇兵  
坐視而不能追問之四川如石沉海凡北境  
諸蠻之叛亂東川始則發縱而默助以兵末  
則藏賊以邀厚賂爲滇南之禍者三百年今  
若開此道則烏蒙東川有蠢動者不十日而  
滇蜀之兵入其腹心授首無日矣爲雲南曾  
臆之患者則有武定蠻酋地雖迫近會城之  
北民多爨蠻勇悍好掠其酋阿英鳳朝文鳳  
克累世稔亂若鑿此石通江道則蠻穴成坦  
道不敢包藏禍心矣是以開鑿之議屢建而  
阻之者不一但得廷議決計方面官力行之

一舉手而旦夕可以奏功了獨便於行旅於以制東川烏蒙之死命誠要務也

東川之地距成都二千里距雲南孔道曲靖州止隔一嶺蠻賊剽掠雲南以非所屬不能制四川雖其所屬地絕遠力不能及坐視其爲患于滇境以爲鄉鄰之鬪明末方面無人是以此然亦明初畫疆定界者無訐謨用小智之所致也夫漢中爲西川挈領據西川者置重兵于漢中則北來之兵畏擬其後必不敢越之而窺劔門西川不得漢中則劔門東西不獨陰平來蘇其不通大兵而竒兵單

隻可入者頗多此獻賊所以據鹽亭而不日  
斷首者也烏蒙東川滇之漢中挈領之地也  
據滇南者置重兵于烏蒙東川則東而畢節  
之路西而建昌之路皆不能以兵入雲南故  
割隸四川以扼滇南之吭此爲亂世分割之  
防而於郡縣一統之世則無謂也今不獨九  
州一家而更四陲無警宜伸訐謬斥小智割  
烏蒙東川屬之雲南二蠻有所舉動朝發而  
雲南夕聞雲南兵食之行也順流而北不五  
六日而至蠻地至于小小寇劫文移取之儔  
敢抗逆消三百年之禍患以建萬世之利及



時爲之

李元陽以瀾滄江爲黑水張機以南金沙江爲黑水禹貢雍梁皆有黑水瀾滄不在雍州界機說是也後漢郡國志益州郡滇池縣北有黑水祠

楊升菴曰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又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鄭玄云三危在鳥鼠之西南而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脇案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滇池有黑水祠酈道元註水經銳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馬端臨輿地考云孔鄭通

儒亦莫知其處是年代久遠遂至堙涸無以  
詳焉今案杜氏通典吐蕃有可跋海去赤嶺  
百里方圓七十里東南流入西洱河合流而  
東號曰漾濞水又東南出會川爲瀘水焉瀘  
水即黑水也長寧周文安公云三危山在雲  
南麗江其原委旣詳足以補禹貢之注矣濞  
水今大理之西百里土俗訛作漾備唐書姚  
韋道討擊使唐九徵率兵擊吐蕃虜以鐵絙  
梁漾濞二水通西洱築城拒之九徵毀絙夷  
城破之建鐵柱于滇池以勒功即此水也黑  
水祠在雲南昆明縣之官渡今名黑殺天神

土主俗祠禱之極衆馬端臨生于宋季土宇分裂紙上之言難以考據今三危黑水祠漾濞皆在中國余寓雲南二十餘年目擊耳聞是以得其真并書以諭四方之好古者又有黑水在灣甸州南數十武每歲五六月水自地湧出人馬近之則病飲之則死土人以氈浸水中久之取出絲毫可以殺人世云孔明南征至黑泉是也

諸葛孔明所渡瀘水在建昌境內屬四川

楊升菴曰孔明出師表五月渡瀘今以爲瀘州非也瀘州古之江陽而瀘水乃今之金沙

石江考二

江即黑水也其水色黑故以瀘名之沈黎古志孔明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四百餘里至兩林蠻自兩林南琵琶部三程至嵩州十程至瀘水瀘水四程至弄棟即姚州也今之金沙江在滇蜀之交一在武定府元江驛一在姚安之左卻據沈黎志孔明所渡當是今之左卻也

蒙氏以黑惠江瀾滄江金沙江路江為四瀆滇池在會城西南周三百里其流北向合北金沙江而入于岷江

漢書滇池澤在益州滇池縣西北方三百里

旁平地肥饒華陽國志云澤所出深廣下流  
淺狹狀如倒地故曰滇池九域志云滇池亦  
名積波池周廣五百餘里盤龍江黃龍溪諸  
水之所匯也稱南中巨浸焉

物產

貢金原無定額嘉靖十三年始派解二千兩春  
夏辦足色金一千兩值銀六千三百六十三兩  
秋冬辦成色金一千兩值銀五千五百六十七  
兩萬曆間奉旨驟增始以閣臣王錫爵請免繼  
以撫臣吳定請免又以科臣王德元疏增一千  
兩天啓時以撫臣疏免增加至

本朝所解止四十餘兩民得息肩明時滇民爲金  
所困今京師足色金一兩值銀九兩滇中則銀  
十三兩人從都門帶至滇中頗得利

迤西諸郡皆濱金沙江北勝州水流稍緩可以  
淘金

案後漢郡國志永昌郡博南縣南界出金注  
華陽國志曰西山高三十里越得蘭滄水有  
金沙洗取融爲金又水經注云蘭滄水出金  
沙越人收以爲黃金蓋金雖此地所有貧民  
淘而煨焉日僅分釐愈採愈耗而貢額反增  
此其所以困也

滇志云寶石產于猛密之寶井或曰如廉州之  
珠池泗水得之或曰以鈎鑱入水取之其始甚  
大經風而碎夷人取之與外人交易既久夷人  
見揀擇去取亦知高下不如昔之任人擇取期  
於得價而已是以其價益貴好者愈難得又夷  
方多毒藥旅途多盜避稅取逕路行者受禍愈  
酷余聞近年夷人防寶石更密有帶出境者立  
死寶石固有大小者碎之始可匿出小者亦不得  
賤今京師此石所聚雖取足滇中然滇中反不  
若京師之精以土人婦女不用粧飾羅羅所用  
喜黑色者故美石多歸京師而本地反難得矣

滇產紅銅每百斤值銀四兩五錢加牛脚路費  
四兩零約九兩可到常德直可十五六兩行銅  
非總督旗號不能出境由滇省至鎮遠二十餘  
站皆從陸鎮遠入舟下沅江又二十站至武陵  
武定產白銅每斤值銀五錢佳者至一兩外欲  
製器皿必雜以鉛乃成

楚雄之銅作器皿曬之日中自發古色謂之栗  
色銅今所傳宣爐銅似栗色相傳煉時功倍故  
其色特異又云大內燬寶石入銅液致然余疑  
或是楚雄之銅爲之耳嘗見人家供玩多有玲  
瓏秀巧似石非石詢之乃銅也



永昌產寶砂可以攻玉

臨安產盧甘石

點蒼山石白質而黑章作日月雲樹山川鳥獸之形善畫者不能繪余所見太和宮銅殿中文石乃其最佳者但由點蒼到省城十八站輦致非易

楚雄產石青石綠

雲南產鹽非池非海汲井而煎有黑白琅三提舉司全滇兵餉大半仰給於斯三司之鹽非不足供全滇之用云賴豪強緣爲姦利會城鹽一斤直一錢至曲靖則錢二分再遠愈貴不得價

則不售故羅羅遂至不得食鹽而百姓之食鹽者亦少至貴鹽如珠玉而利盡歸於姦猾之徒國課之虧坐是今籌策者欲倣江南行引之法責成州縣州縣之苦殆有甚焉

檳榔樹皮如青銅體如椶櫚本不大末不細亭亭萬枝若一葉布于顛葉下有房房綴數十實大如桃李人以海蠹壳灰扶留藤同嚼而咽其汁可解食後胃中煩悶客至先進之所盛之器極精巧富貴之家先令女人嚼去澀辣之味以進客爲敬 愈益期與韓康伯戲云檳榔木大者三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栖葉下華秀房

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榘其皮似  
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  
覆虹其伸如縋繩步其林而寥朗庇其蔭則蕭  
條此分明畫檳榔圖也 檳榔供全滇之用稅  
最重即萋子亦有稅萋子即扶留其葉佐檳榔  
而食

元江產普洱茶出普洱山故名性溫下氣消食  
臨安甘蔗小而佳造糖供通省之用永昌有黑  
色者

永昌雞蔓乃樹菌秋雨生深山古木上味美甲  
於全滇形類雞欲飛而斂足故名取滋作油雜

以醬則味變

神豆小兒服之可不發痘

潞江產何首烏最大象物之形者爲佳

廣南府有馬金囊咀之飲水消暑

順寧有藟醬升菴云南糯藤似竹杖以其實爲醬色黃勝于豆醬而斥史漢注吳都蜀都賦注及齊民要術爲耳食或曰藟醬即雞夔醬蒸其鮮汁爲之

元江地在南最熱產麒麟竭木高數丈流脂如膠血亦名血竭

尋甸有伏苓伏神長絲覆地

大者一人止  
可負三四枚

紫檳榔滇人時刻所食實時犬血塗樹以厭之  
不爾則存空園

阿芙蓉阿魏騰越志謂不產本地而滇中者爲  
佳

信天翁鳥名滇中有之其鳥食魚而不能捕俟  
魚鷹所得偶墜者拾食之蘭廷瑞詩云荷錢荇  
帶綠江空唼鯉含蘆淺草中波上魚鷹貪未飽  
何曾餓死信天翁廷瑞滇之楊林人見楊升菴  
外集

姚安有錦雞鸚鵡麝香翡翠 曲靖山雞時呼  
大軍早回

武定鸚鵡清晨集灌木者千計

共命鳥生窮山中

刻木爲鐙如履可輒矢

博物記雲南郡出茶首其音爲蔡茂是兩頭鹿名也永昌有之

元江枕中雞如鳩置之床頭每更輒鳴可警夜時有人餉予一雞短足長鳴俗呼叫雞晝夜不絕聲

曲靖得稚象以長繩馭其足踰年乃可貢

麗江獵犬即旅獒也大如騾能禦強暴 順寧

有玉面狸短脚狗逸周書獻今曰西南產里百

濮以象齒短狗爲獻產里即今車里短狗即此短脚狗也

碧雞山下有二洞產金線魚細鱗赤文爲魚中佳品楊升菴集有云滇池鯽魚冬月可荐中含腹白號水母線即是品也 蒙舍地西洱河亦產鯽魚大者重五斤

大理江魚三寸滿腹皆子土人呼工魚却合古韻

澂江產凍食魚俗名康郎魚出撫仙湖大首魚出江川星雲湖首比魚身較大肥美總在首撫仙湖與星雲湖相連中有界魚石康郎大首二

魚至此各不相越越則鬪而死爲兵兆

滇池產白駿魚形如婦人白肥無鱗

滇中無蟹宋人錢昆性嗜蟹求外補曰但得有蟹無監州處則可東坡詩云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錢公若補滇官必解綬而去矣

順寧有脆蛇見人則斷爲數節已而還合如故爲接骨之勝藥又土蜂身甚大冬穿土爲穴人取其子以爲醢

優曇花樹即木蓮花在城中土主廟內高二十餘丈枝葉叢茂每歲四月花開如蓮白花微黃



異香芬馥開十二瓣閏歲則多一瓣占花多寡  
可以知歲閏相傳蒙氏樂誠魁時有神僧菩提  
已波自天竺至以所攜念珠分一顆植之而生  
余於撫署中見樹兩本十月中花有放者在大  
理和山者人謂之和山花

廣西府騰越有刺竹以爲籬落城郭筋竹堅而  
直以爲搦不須鐵刃邛竹亦名扶老可爲杖  
廣西府有雞腿竹甬甬盾戰馬他府不及  
永昌有麻竹可以代麻爲繩屨此郡所產饒于  
他郡多來自諸蠻

臨安有方竹

北勝州有獅頭柑狀如獅頭而色黃其大如碗  
味最甘 又產木棉今稱攀枝花最煖人且除  
濕氣高年者用之大有益

尋甸有野蠶可爲布

景東有大小香稻卉有百日紅

蒙化芭蕉可充食品

臨安石榴花甚艷 又有觀音藤葉赤土人謂  
之血樹又棉花五色

曲靖草葉山茶花可爲口脂

鎮沅介在爨夷竹則藤衫苦笋果則南棗貨則  
莎羅布爲獨多

楊雄蜀記云雲南越氐氍音豆分蜀也今之氍氍

胡蔓草能殺人土人名火把花

雲南有五葉草葉形如菊能已毒瘡入夷地者必攜之以行咀此草覺無味者中毒也急飲其汁以解之

巨竹出蕎甸窮山數尺一節夷語呼竹爲蕩却合禹貢之名

刺桐俗稱鸚哥花形似之色丹樹高數丈

波羅蜜樹如荔枝樹而稍大皮厚葉圓有橫紋小枝附着樹身一枝含數實花出大如斗皮亦似荔枝有刺類佛首螺髻之狀肉如蜂房近子

處可食與熟瓜無異而風韻過之于如肥皂核  
大亦可燭食味似豆春生秋熟交人珍之今臨  
安屬縣亦有

滇土多花山茶十月即放花最勝

南史云南海頓遜國有酒樹似安石榴採其花  
汁停甕中數日成酒甘美舊志云樹頭椽高五  
六丈結實大如李土人以麩納罐中懸罐于實  
下汁流于罐以爲酒名曰樹頭酒或不用麩惟  
取其汁熬爲白糖其葉即貝寫緬書用之今緬  
甸有此

滇黔總無美酒釀三日即飲遲數日便壞其色

味俱惡醉則飽悶難解

降真香名上江香者勝於他郡筭紙亦佳

雲南有毒糊無刃狀如朽鐵中人無血而死言  
從天而降入地丈餘祭地方掘得之

時俗

郭義恭廣志曰建寧郡其氣平冬不極寒夏不  
極暑盛夏如五月盛冬如九月天下之異地海  
內惟有此案月令記五氣之中位宜在西南此  
地豈當土行戊巳之域乎又曰朱提之東南六  
百里土氣和適盛夏之月熱不蒸鬱猛冬之時  
寒不慘慄

日中暖氣逼人飯後易生飽悶服檳榔中氣始  
開四季如春日炙如初夏稍陰如早秋一雨遂  
似深秋夜卧四時皆擁絺衾樹木蒼翠經冬不  
凋

雲南地曠人稀多江右商賈僑居甚爲土人之  
累客人訟土人如百足蟲不勝不休官府不能  
制

由昆明至永昌地漸高由通海至臨安漸下由  
臨安至五邦寧遠地益下下故熱五邦以南民  
咸翦髮以避暑瘴

鶴慶饒雷民多死于雷者少亦歲五六人

兩逸人才臨安爲最余在滇中見謝敏公所試諸生文多不羣之作臨安約居其半餘亦斐然可觀何地無才誠非虛語

雲南屯戍之所防盜之處名曰哨蓋吹荻以警守也

大理婦女戴次工大帽有古意

楊升菴晨霧詩序曰安寧之境杪秋初冬天將晴霽晨必大霧千里一白如銀色界須臾日出霞彩暉煥亦奇觀也

點蒼山雪夏日不消學使者謝敏公於大理科試臘月雷電交作徹夜驚恐或云山有螭龍爲

傳習錄  
三  
火炮所驚致此然余出滇時在十一月猶值迅雷可知滇地冬雷不足異也

滇南風俗元旦桃符門丞往來賀歲春日春盤賞春元夕賞燈張樂三月三日修禊清明墓祭端午蒲觴角黍七夕乞巧穿針重陽登高飲茱萸酒賞菊十月墓祭臘八日作五味粥廿四日祀竈除夕爆竹與江南無異言語飲食大都與金陵等人謂之小南京除夕飲歲酒先少後老歲華記所云屠蘇酒乃先少後老杜詩但把窮愁博長健不妨最後飲屠蘇滇中尚存此風男子少事耕種婦人不務女紅山廣地稀夷漢



雜處欲其勤本不可得也無蠶桑之業終歲遊  
嬉欲其無蕩不可得也志云風俗淳厚民遵禮  
教恐未足據

土人男女臂皆著銅釧謂南詔建松明樓滅五  
詔也獨鄧睽詔之妻謂其夫曰恐有變授以銅  
釧後五詔已滅枕尸相藉鄧睽以手有釧其妻  
得尸以歸銅釧蓋本諸此

雲南通省以六月二十四日爲正火把節云是  
日南詔焚殺五詔于松明樓故以是日爲節或  
云孟獲爲武侯縱歸是日至滇因舉火被除或  
又云是梁王殺段功之日命其屬舉火以禳之

二十後各家舉炬于庭人持一炬老幼皆然互相焚燎爲戲燭鬚髮不顧貧富咸羣飲于市舉火相撲達旦遇水則持火躍之黑鹽井則合各村爲兩隊火下鬪武多所殺傷自普安以達雲南一境皆然至二十五乃止

交易用貝一枚曰莊四莊曰手四手曰苗五苗曰索秦滅六國楚公子莊躋王滇秦雖遣常頰略滇五尺道惟滇不并于秦三代遺制皆爲秦所廢用貝古法惟滇獨存

漢民多士類臨安號詩書之郡畏法敬老崇文人繁物溢賦罔逋愆永昌衣冠禮儀悉效中土

士知向學男耕女織騰越雖遠閩兩江衣冠文物金騰並稱楚雄地饒而士務學鹽井之利贍乎列郡曲靖山川平曠多科第耕織蒙化冠婚遵家簡朴潯江士風錚錚民務耕織蒙化冠婚遵家禮民尚儉質鶴慶文教丕興科第不乏姚安盡力畝畝人文漸盛以好佛樂施爲常廣西士知學問民勤耕織風化異昔尋甸諸夷雜處置流官建學校以來舊俗漸遷武定俗尚強梗難治松皮覆屋簔瓊遮身學校旣設漸有省會之風景東民多百夷性本馴朴田舊種秫今皆稻禾元江多瘴四時常熱一歲再收而庠序寥落誦

讀幾廢麗江衣冠遵漢俗不類澤板屋不陶焚  
骨不葬以帶刀爲飾夷人負險立砦讎殺爲常  
廣南儂人沙人男女同事犁鋤構樓爲居好巫  
不信醫恃險剽掠時相讎殺順寧男耕女織解  
習字文九種雜居信鬼以雞骨卜改流官後漸  
變舊習永寧多麼些蠻朴野勇厲山居板屋盛  
暑披氊所轄四長官司習西番俗性旣勇悍隨  
畜遷徙又有野西番者倏忽去來殊不可制鎮  
沅多棘夷信鬼輕醫婦勤耕蠶略無少暇產子  
浴于江北勝野朴耕織建衛置學人文漸盛惟  
流移之人聚黨構訟夷人以採獵爲生浪蕩勇

厲善戰不離金革

南詔以王逸少爲聖人建學祀之元賽典赤始立孔廟

川廣雲貴諸夷飛槍取人于數十步外發無不中名曰梭標

貴人至以松針席地爲敬

舊事

漢武帝元狩年綵雲現南中雲南之名始此仁果居白崖白人之名始此土人盛覽從相如學歸授鄉人滇之文學始此元封中滇王降置益州謂於九州外益一州也益州之名始此元和

中滇池有神馬甘露白鳥乃建學立師滇之學  
校始此唐貞觀中張樂進求遜國于細奴邏姓  
蒙氏諸蒙分立六詔之名始此開元中南詔皮  
羅閣兼并五詔南詔之名始此

史策所載滇中事始于楚之莊躋繼以秦之常  
頰漢武帝元狩元年之王然于柏始昌而彼土  
所說雖渺茫不可不留之以廣見聞至于南詔  
以松明樓并五詔之事其說異于史傳而近理  
尤不可輕棄也

漢武帝元狩時常羗治滇池

舊志云常羗羗豪之裔羗  
豪王滇國或謂即莊躋

仁果治白崖兩國角立武帝嘉仁果而惡常羗

以玉印冊果爲滇王奄有全滇之地常羗世絕  
于然于兵至仁果降郡縣其地而酋長皆仁果  
子孫不殺生不尚采染仍號白國十五世至龍  
佑那武侯南征封佑那于故地命以張姓十七  
代孫張樂進求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冊建寧  
張樂進求爲首領大將軍趙州南有武侯紀功  
鐵柱歲久剥落樂進求欲重鑄之合酋長九人  
祭天有五色鳥集於鐵柱又集於蒙舍詔人細  
農邏左肩經十八日衆以爲天命所歸樂進求  
乃妻農邏以女遜位焉自隱去是爲南詔之始

邏滇志  
作樂

細農邏之先蒙迦溺水死妻沙臺哭之坐于江  
涯感沉木生十子季曰九隆世世相繼分王川  
公農邏既受國仍居蒙舍九隆之裔渠帥有六  
分據其地蠻謂王爲詔故曰六詔蒙舍詔在蒙  
化府浪穹詔在浪穹縣鄧啖詔在鄧川州施浪  
詔在浪蕖縣麼些詔在麗江府亦作越析詔蒙  
舊詔在建昌衛六詔惟蒙舍最在南俱姓蒙氏  
滇志云五詔之并於南詔各有本末滇載稱皮  
羅閣建松明樓會五詔舉火焚死遂滅五詔非  
也

蒙舊詔最大其王原照子原羅爲質于南詔歸



義欲并其國知原羅闇弱乃歸之衆立原羅居數月使人殺原照逐原羅遂有其地

鄧睽詔景雲年中其王豐咩爲李知古所殺子咩羅皮自爲邈川州刺史治大釐城歸義襲敗之三傳至顛文託南詔虜之

施浪詔其王施望欠居苴和城與咩羅皮合攻歸義不勝歸義以兵脅降其部施望欠走永昌渡蘭江死

越析詔距曩葱山一日程貞元中豪酋張尋求烝其王波衝妻因殺波衝劍南節度使召尋求至姚州殺之部落無長地歸南詔

浪穹詔其王鐸羅望與南詔戰不勝退保劍川  
三傳至羅居貞元中爲南詔所虜

永昌浪穹鄧啖劍川總名浪人亦稱

浪二

先是有時傍矣川羅識二族通號八詔時傍母  
歸義女也其女復妻閣羅鳳咩羅皮之敗時傍  
入居遼川州爲閣羅鳳所猜徙置白崖城後與  
矣川羅識詣神川都督求自立爲詔謀泄被殺  
矣川羅識奔神川都督送之羅些城

唐書驃國之地南盡溟海北通南詔樂些城東  
北距陽苴咩城六千八百里楊慎謂溟海即今  
滇海又謂樂些今作摩些案陽苴咩城今大理

府古南詔所都東北距大理六千八百里安得以滇池爲南履蓋驃國即緬甸棘夷之地南盡大海自阿瓦江頭暹羅浮海而東或通閩粵唐書以南海爲滇海而用修承訛遂以爲滇海耳又案摩些今爲麗江府在大理西北驃國亦不應越大理而北通摩些則謂樂些爲摩些者亦非也今臨安府南有摩沙勒巡檢司外通元江老撾諸裔驃國北履其殆是乎

唐書昆彌國一名昆明西朝蠻也在爨之西洱河爲界其俗與突厥畧同相傳云與匈奴爲兄弟之國漢武帝得其地入益州部其後復絕諸

葛亮定南中亦所不至武德四年 高治中吉弘  
使南寧因至其國諭之入貢新唐書又云土歌  
濕宜秔稻隨水草畜牧夏出高山冬入深谷今  
瀾滄衛永寧浪蕖間當是其地風俗亦畧同大  
理志乃謂昆彌爲白崖非也諸葛亮伐南蠻戰  
于洱水之南白崖姚嵩入滇古路何言不至耶  
其實昆明以池得名昆彌之爲昆明聲相近而  
訛耳

夷語謂坡陀爲和以和在城中故名大和皮羅  
閣徙河西始築此城

唐代宗廣德二年閣羅鳳築陽苴咩城今大理

府城也鄭趙楊段皆居此

萬曆十五年雲南按察使李材遊擊劉天俸以孟養兵擊緬甸兵大破之使箇思箇報功數浮多材以聞得進鄖陽撫治巡按蘇州蘇鄴劾材天俸首功不實皆下獄充軍中官爲之也鄧在滇貪虐取金佛以歸人謂之蘇扛佛以對密陀僧爲笑

二十五年順寧土酋猛廷瑞與大侯奉赦相讎殺燒鐵橋遂以反致討呼寃求白於叅政李公著送印爲信且行賂焉公著欲行撫以所賂置縣庫爲兵餉而不力爲別白副使邵以仁襲滅

延瑞改順寧大侯爲流官公著被逮死于獄後  
巡按毛堪知其寃上疏辨雪不報

三十年元江土舍那鑑弑其姪憲奪印左布政  
徐樾陽明之門人素好兵勇于任事自以兵討  
之賊預壅水上流官兵至決之樾微服賊不識  
亦被害當事者欲易了事反尤樾輕進朝政不  
公如此

武定土目有四十八馬頭鄭舉爲之綱州郡公  
私取給與所由無名之索積怒日深舉故非良  
人巡按訪發歲必及舉行金輒得免使酋鳳克  
蒙童也萬曆三十五年舉遂挾克反勢張甚次

年擒克而舉走匿東川索賄乃獻之

四十五年武定土酋鳳繼祖反兵備張澤自以兵討之敗績被執巡撫呂光洵會土漢兵討賊大破之賊挾澤請撫賊還謂澤密光洵曰奉命致討事已垂克寧失一道臣耳亟進兵賊怒害澤官兵急追賊購以重賞繼祖之黨殺之以降此即樓玄不顧其子擊殺劫賊之意盡如光洵土司何敢輕動廷論曰以賊殺賊何功之有神宗末年政事如此

霑益州土婦設科貴州土舍安邦彥之妹烏撒土酋安效良通之土目李賢等爲之用天啓二

年二月科以土目補鮓柰科李賢期曲等反焚劫霑益倘唐炎方松林交河白水諸站堡隨陷平夷殺指揮曹三捷及軍民數百而武定蠻張世臣又糾合小東川蠻千餘攻陷他頗補知二營殺管營官三月張世臣及東川土酋祿千鍾祿阿伽以兵數千與設科合攻嵩明叅將袁善以蠻目沙源援嵩明擊敗賊兵設科等焚掠陸涼州知州郭俊義以兵出禦戰敗死之世臣又與阿反阿堯張拱漢誘脅撒衷等蠻民反攻武定府城叅將李思忠以兵擊賊大敗之擒諸賊世臣遁去世臣素兇悍與東川烏撒有姻好阿



反等鳳克之餘黨也四月叅將尹啓易等以兵自交水進至霑益效良自以水西烏撒兵拒戰官兵敗績七月補鮓安應龍等攻陷亦佐焚縣治民居八月又攻越州焚劫關廂村屯九月攻羅平不能下十月安效良以兵入霑益十二月羅平之圍猶未解三年正月補鮓阿九安應龍等攻破阿源諸寨復攻師宗退駐偏山二月官兵殺賊首五百級補鮓阿九安應龍復攻霑益官兵擊敗之四月誘執阿九於法于寨殺之叅將施翰追勦補鮓安應龍諸賊至亦佐擒酋婦隆氏拔歸順坎者蘆塘三營至普安擒從賊三

隴應麒及安應龍妻屬斬首三百餘級師還勒石除羅平苛政七十二條以羅平各蠻之亂有司橫征致之也

小言

滇南之地雖平實高于黔山皆西向水多南流舊志東以曲靖爲關霑益爲蔽南以元江爲關車里爲蔽西以永昌爲關麓川爲蔽北以鶴慶爲關麗江爲蔽東北貴州東南交趾西南緬甸西北吐蕃

八百老撾交趾諸夷以元江臨安爲鎖鑰緬甸諸夷以騰越永昌順寧爲咽喉吐蕃以麗江永

寧北勝爲阨塞

明軍從大將軍南下留戍于彼及五方之人僑寓不歸者曰漢人生于彼地曰夷人夷有二種居黑水之裏曰爨居黑水之表曰僰爨屬郡縣僰屬羈縻總計夷漢漢三夷七又分計兩夷僰七爨三諸郡之夷種非一曰僰人曰爨人即羅羅有黑白二種曰摩些曰秃老曰些門曰蒲人曰和泥蠻曰百夷曰小百夷曰土獠曰羅舞曰撒摩都曰摩察曰儂人曰山後人曰哀牢人曰哦昌蠻曰懈蠻曰魁羅蠻曰尋傳蠻滇蠻盡此而習俗各異

南方有百國是爲百濮鄯闡國滇也昆彌國大理也句町國臨安也牂牁國烏蒙也

觀音像在圓通寺壁上識乃云吳道子作

董難百濮考云古之濮人卜人即今順寧蒲蠻也尾濮者以鹿尾椎其髻者也木棉濮木棉即攀枝花濮地多有之

建安瀘川驛有孟獲城乃其所居之地升菴遂謂武侯只到建昌

梁湘東王徵南寧刺史徐文盛赴荊州土民爨

瓚遂據一方

隋梁睿疏

何孟春云元金齒宣慰司在伯夷蒙樂山下去

今金齒司南千里夷死以金鑲二齒而葬故名東川蠻與武定尋甸諸郡止隔一嶺最爲滇害由東川屬四川滇撫鎮不能轄也此明初分土者不知事勢夷情致然

鎮安州在滇南西粵之界有安得寨寨東山之石自地拔起四環若城中有平疇良田美池一年耕可食三年伐竹構屋績棉爲布居民有老死不出峒者車馬過之聚觀驚詫真避秦桃源也

升菴記云漢書注有邪龍雲南之稱邪龍乃羅刹爲厲於民普門大士閉之巖下後人建塔以

鎮之在大理上洋溪案漢地理志邪龍雲南二縣名也屬益州郡後漢屬永昌郡當時以邪龍名縣蓋取諸此

滇中環湖之地多蚊而寶珠寺無之

滇人不知琴武侯鼓之土人有求學者爲著琴譜一卷征南之兵有思歸者武侯各與一磚曰枕此卧即抵家用命者從言信然不用命者不得也名爲雞鳴枕有釜不炊飯自熟滇人至今道之

段素興以逸遊失國如孟昶王衍

順寧東四十里瀾滄江五六月江中有物黑而

有光有聲觸之者即死

巨津白石雲山長四百餘丈距金沙江二里成  
化庚子五月山忽中裂半走入江中山上樹木  
如故水壅淹田禾

雲南府十五里有爨王碑題曰大周昆明隋西  
爨王之碑成都閭丘均撰文洛陽賈餘絢書丹  
諸葛營在府南十里武侯屯兵之所及還漢人  
遺此者聚族而居至今呼爲舊漢人

旗臺在諸葛營前小海子內武侯豎旗之所土  
阜周三十餘丈隨水高下雖巨潦亦不能沒  
雲南志略元人李景山著不傳雲南圖經志明

初王魁著有云王常重脩雲南志景泰時石布

政陳文著

有云安簡宜是其謚

弘治時彭綱亦有著述雲南

通志隆慶中滇人李元陽著萬曆初有李仁甫

雲南志後包汝鈿有新志草滇志

夷有髡者曰光頭百夷蓋習車里之俗額上黥

刺月牙所謂雕題也

漢李元禮碑在楚雄府南一里上刻篆書漢光

和五年閏四月十五日漢李元禮等字餘莫辨

相傳爲李膺遭黨錮流妻子門人於此

石城碑在城北二十餘里段氏與二十七部諸

蠻盟時立



菩提樹在姚州白塔元兵破大理高太祥死之  
其族星散有一女流三民間不知其兄弟所在  
因手植此以卜存亡九植皆茁久之物色其兄  
弟咸得焉今存者九族其二族在姚安一族在  
嵩明一族在楚雄一族在北勝二族在蜀二族  
在黔洪武中皆授土官九菩提樹皆無恙僧家  
採其實爲念珠

武侯土城在大姚縣苴却江馬鞍山麓有鐵椿  
武侯開路時屯駐處

磨崖碑在北勝州東山澗中壁上有磨崖碑三  
字

細儂邏所耕之巍保山在蒙化東南二里武侯  
曾斷其山脉

蒙氏龍迦獨自哀牢與子細儂邏將其衆至壠  
圩山下築壠圩城山在蒙化

普光寺在雞足山之頂山形前出三枝後出一  
枝誠如其名然飲光入定之雞足山自在西域  
非此也

南夷之叛恒起於訟獄之不平政事之不理二  
者由于官吏不才是巡撫之責也

孔明故壘在趙州東北三里九龍池山頂遺址  
尚存

建寧縣城在趙州南即今迷渡市武侯南征置  
建寧縣時築

唐城在趙州南十九里唐李宓築

元世祖故壘在白崖南七里許

諸葛寨在鄧川州東三十里獠豬洞南山頂有  
石墻遺址相傳爲武侯一縱孟獲之所下有龍  
潭石壁上有龍形仰觀有日月星辰之紋人馬  
揮馳之狀層見叠出如雕刻然孟獲所據銀坑  
峒即此

德源城在鄧川州東昔鄧暎詔居之南詔強盛  
以星回節召五詔爲會鄧暎詔妻慈善止勿往

鄧暎詔不可臨行遺詔鐵釧後五詔俱被焚惟  
憲善以鐵釧辨夫骨載歸南詔以其哲欲娶之  
不從遂餓而死南詔悔之表其城曰德源城  
穀昌城址在雲南府■七十餘里亦名苴蘭城  
楚莊驕築

黎州有啞泉其出無方人馬飲之立死

諸葛碑在雲南府東二里舊漢營唐廣德初鳳  
迦異築柘東城得之其文云碑即什夷爲漢奴  
夷畏誓常以石支之

天威逕凡龍關以西皆是孟獲對武侯曰公天  
威也南人不復反矣故曰天威逕高駢有過天

威遜詩

銅柱唐御史唐九徵遵河尾而西見吐蕃築城以鍊緮梁渡漾濞越點蒼九徵夷城毀緮立

銅柱

元立金齒大理都元帥府于銀生崖甸遠不可守移于永昌改為衛相去千里而仍金齒之名段政嚴封高泰明子明清為演習守牧也今姚安之地

仁果十五世孫龍佑那能撫其民號大白子國侯武侯仍以其地封之世為酋長張樂進求其裔孫也

蠻語謂甌爲碌琫祿豐縣之名因其訛也

楊升菴曰陳霸先九錫文鞠旅滇池之南陳師桂嶺之北以此考之霸先曾至滇也

吐蕃在雲南鐵橋之北一名古宗一名西蕃一名細腰蕃在唐常寇雲南南詔不能勝事之爲兄後劍南節度提南詔兵搃其巢穴斬首數十萬斷鐵橋自是不復爲雲南患

唐僖宗乾符六年嶺南節度使辛儼遣徐雲虔使南詔南詔驃信待雲虔甚厚授以木夾遣還宣和書譜云章孝規嘗爲路魯瞻書雲南木夾彼方所謂木契蠻夷之俗古制未廢故其往復

移文猶馳木夾今土司尚用之獮獮總以木刻  
爲信若無此寧死不受命也

金沙江一名犛水後訛爲麗水楊升菴曰千字  
文金生麗水韓非子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  
今之麗陽也

唐書永昌南有茫天連茫鮓茫施皆樓居無城  
郭有金齒銀齒漆齒三種以漆及縷金銀飾齒  
寢食則去之今芒市長官司大伯夷以榴皮及  
藥染齒使黑初無金銀鑲飾及寢食脫去之說  
永昌郡傳尾濮穿空以安其尾廣志濮有折腰  
劉唇九州記袁牢人渠帥耳至肩三寸南夷志

穿鼻蠻在柘東以徑寸金環穿鼻中隔下垂過唇又有長鬚揀鋒皆妄謂狄青追儂智高至大理者以昔日通名記之耳儂人今在廣南府云是智高兵之遺種

滇地少水凡湖澤輒稱海

黔多洞壑滇多溫泉溫泉之勝推安寧洞壑之奇推飛雲

景東蘭津橋亦鐵索爲之

順寧有藤橋

使滇雜記



右使滇日記一卷、使滇雜記一卷、行人司行人徐桐等

清康熙間精寫刻本。桐著。有公衣江南賦注。刻本亦極精

善。桐為徐乾學之子。姓華名族豪門。故能上達於朝。信

寵錫。得以身修此職。先是自康熙朝平定三藩。統一

臺灣之後。時有安業。多匪。言曰。康熙皇帝乃命行人

司行人領詔四方。考察民隱。宣示德政。藉以安民心。穩

固其統治。徐桐適當其職。命其出使雲南。徐桐於康

熙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首途。出法年三月由滇巡視完畢。北上長沙

漢口。略流而東。遊覽名勝。返崑山省視。記至十三日達京口

而止。所記一路古蹟名勝山川。委託微引典故。尋源溯流。頗

為詳實。而過山川風物。巖壑蒼華。光景仿蕪。道元文不絕

注之筆法。所敘文字。頗極其秀。幽美。不失作家之風。至記

吳三桂既降平定之後，湘滇各瘡，業亦復，猶有淒涼之狀，而  
 官吏送往迎來，揮霍之狀，已絕。清初政府腐朽之狀況，至今難  
 憑。則記交通道路山川物產時俗，舊亭，各少教民，極風俗，而以此  
 言結之。自明正以來，記滇中史事風物之書多矣，而以明揚升  
 廣公滇載記之，其行程記之為最善。其書能經其後，為述滇中  
 史事及民俗物產，亦可以參攷，而錫刻印刊，字體尤為精美，  
 而流傳絕罕，故為之印於世歟！一九三一年五月廿七日，安陽謝國  
 楨記於北京寓廬

